新世代小說大系

神秘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8

神秘卷

新世代小說大系

黃凡／林燿德主編

8

新世代小說大系

神秘卷



8

王幼華
今 靈
阿 盛
林 婷
梁寒衣
陳裕盛
溫瑞安
楊麗玲
蔡秀女
鄭寶娟

希代書版



封面／新悅設計

20位當代名家推薦

子敏（散文家，兒童文學專家）

新世代小說大系，透過小說類型的視角，精選了四十年來台灣小說創作一百零一家的作品。編者的努力，使小說的創作者、鑑賞者、研究者手邊都有了一幅可用的創作心靈地圖，藉以瞰視小說創作世界多彩多姿的全貌。

王溢嘉（健康世界總編輯）

在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裡，不僅政治要多元化，文學也要多元化，《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十二種主題取向，展現了新世代的豐繁心靈，也記錄了社會的多元樣貌。

司馬中原（小說家，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值年理事）

文學面對無限人生，新世代的作家羣懂得尊重這種「無限」的位格，無論取材與表達，都靈活的顯現出眞正自由的風貌，粉碎了擠牙膏式的傳統道德規律，開拓出新人文的天地。這一記極具震撼力的重拳，正符合我久久的期待，文學所要的，正是這樣的無限與自由。

沈謙（空中大學人文科主任）

編總集除了羅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同時會顯現編者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眼光。「新世代文學大系」與其他的總集選擇角度不同，縱然不能展現全貌，但反映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文化理想，必然值得期許。

余光中（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的讀者之前。此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當可體認當代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感受，怎樣幻想，而得到自知。彼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不但可以窺探此岸的心靈，更可在迎接工業化、民主化的未來時，加以參考。按照主題來分卷，是調整新焦點的好辦法，值得一試。

新世代小說大系

李瑞騰（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訊月刊總編輯）

我很高興看到這樣一套書的出版，它有斷代的文學史意義。做法上，它明顯的有選「人」和選「類」取向，這無可厚非，問題是(1)在選出的「人」和未被選出的「人」的比較之下，如何提供一份更合理的名單？(2)以「類」編選「大系」，雖是一種「突破」，但是否最好，應有更強的說服力；另外，這樣的類分是否可以成爲一種典範，主其事者不能不深思。最後我建議此套書應有一篇強而有力的「總序」，而不僅是一篇「宣言」。

東年（聯經出版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逐漸脫離邊疆文學的陰影，新世代小說家居功至偉。這一代的小說家拓寬視野，有更深刻的生命反省和現實關懷。《新世代小說大系》呈現了這種飛躍的氣勢。

周何（師大文學院院長）

給新世代的中國小說作品作一時代性的價值定位，眼目所開十二大類，足以呈現今日社會人生的各種品味，必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篩選和痛苦的裁決，相信這套書是最具推薦價值，最有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如果在「小說」之上冠以「中國」兩字似更合適些。

阿盛（時報周刊編輯主任）

沒聽過那一個蠢人說過「台灣八〇年代沒有作家」。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作家，問題只在於這些作家是「什麼東西」。『新世代小說大系』編輯立意很好，這該算是八〇年代台灣文壇的大事。希望所有稍具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去買一套，當然，莫只是擺著好看，要用心去看。

馬森（聯合文學總編輯）

所有新生的事物都是值得重視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否已有成熟的表現，都值得閱讀，也值得向讀者推薦。

我不敢相信自己有那麼好的運道，但天使們向我保證人在生前的行爲將會在未來各得其所，上天堂是我該得到的，於是我加入了天使們的歌唱，醒過來，才發現自己還坐在椅子上，一天又過去了。

老先生以一種非常了解的表情看著我。

昭明從台南回來時已經超過了半夜，一進門就忙著沖涼，我跟他說有事要談一談，他說他累了一天，明天再說吧。

深夜裏，我聽見野狗在巷口哭，有人起身大聲趕狗，狗去了不久又跑回來，在不遠的空地裏長嗥。

我緊緊貼著昭明，他赤裸的背後都是汗，可是讓我心安，任何一個女人在這時候都需要有個伴，昭明迷迷糊糊地翻過身來摟住我，我睡著了，夢見老先生離開此地，我們又恢復了平靜。

天亮時，我看見陽台上有影子在晃動，打開落地窗，老先生在那兒打太極拳，還有板有眼的。

昭明上班後，我問老先生要不要吃早餐，他緊繃繃的面孔上露出了微笑，這是他頭一回有明顯的意思表示。收拾好家事後，我在他旁邊坐下，心裏充滿了寧靜。

每當我把該做的家事都做完而且做得很好時，心裏就會湧起這樣的寧靜，坐在這張椅子

上還令我有一種甜美的、難以言喻的快感，我相信這種感覺可能非常接近幸福。

垃圾車十一點才來，叮叮噹噹放著少女的祈禱，一直到快駛出巷子我才警覺到家中的垃圾已經滿出袋子了，趕著下樓去倒，張家今天破例鎖著門沒有做生意，閒站在門口的洗車工人告訴我老祖父前天晚上過世了。

他死了嗎？爲什麼昨天還在我家出現？他是人還是鬼？我想，其實早在昨天之前我就已經有了答案。

說不定那只是我的幻覺。

昭明對我的「白日夢心理」，有他所謂的心理學解釋，他說我可能某方面不滿足、不平衡，便以幻覺彌補現實的缺憾，他引經據典的說，一般人偶爾也會作白日夢，但多半能夠以理智去克服，而且可分辨真僞，我則不然，非但不阻止自己扭曲的心理還故意誇大，完全是一種引人注意的方式。

他只差沒大聲高呼：妳發瘋了。

我沒有瘋。

我也不想同他爭論。他怎能夠相信「一張椅子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能帶給坐在其上的人無上歡樂」之類的怪談？我漸漸明白，有些東西是大多數人看不見的，甚至完全感覺不到的，就如同每個人的天賦才能不同。我無法强迫昭明一定得跟我認同。更何況我也沒耳聽

目明到什麼都瞧得見，更不足自誇。

我逐漸習慣了老先生的存在，也曉得昭明察覺不到他，當然更不了解椅子帶給我的快樂，儘管每回他坐上去，都告訴我「很舒服」，但我又不是三歲小孩，真假還看不出來嗎？

我後悔告訴昭明有關老先生的事，他常常搬出他淺薄的幻覺理論，懷疑我的精神狀況，再三要我去檢查。但也有幾次，他因爲遲歸怕引起我的不悅，故意表示他看到了坐在客廳椅子上的老先生，但演技、動作都很拙劣，倒是老先生一看到他靠近，立刻會機警的閃開，直到他坐定了，老先生才坐在另一個位置上。

我覺得昭明很滑稽，但男人肯這樣做，不是很可愛嗎？

有天半夜我睡不著，起身看昭明。

他的輪廓分明、五官長得極好，但當我瞪著他看時，突然起了奇怪的變化，他的臉像是被什麼吹皺似的，湧出了許多皺紋與斑點，皮膚被火燒焦似的捲縮了起來，像火鷄脖子，連身體都整個乾縮變了型，在短短幾秒鐘裏，我眼睜睜地看見他的衰敗。

我毫不猶豫地去拿相機拚命拍著，一等底片洗出來後，我就有證據讓他知道，有些東西他看不見，但卻真的存在。

昭明被閃亮的鎂光燈刺激得醒過來，剎那間，我照到了他愕然的表情，他的情況在清醒與睡夢的一線間有了變化，老年男人的醜態像潮水般迅速地褪去，皮膚、體型，甚至眼神都

看得出急遽的變化。究竟是年輕還是年老，只是比例的問題，某些潤澤的、富於彈性的東西在衰敗裏舒展開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當他開口說話時，又老又年輕，扭曲的臉非常的滑稽可笑。

他一下子又恢復了正常。

「妳不睡覺在幹嘛？」他不高興的問。

我含含糊糊的應了聲，然後下床到客廳去照老先生，他驚醒過來，非常不悅的躲避著。

第二天一早，我到附近的沖印店洗照片，偌大的店面竟然空盪盪的，所有的大型機器都搬走了，只剩下一個店員在掃地，她告訴我，自從快速沖印登陸後，低廉的價格與沖印方式打垮了所有保守的業者，這個店的老闆原以爲靠細緻的手工可以撐下去，沒想到根本沒人理這一套，短短一年間，昂貴的店面，一百多個員工的薪水，賠光了老闆廿多年的盈餘。

我問她今後這個店要做什麼，她說老闆的兒子到日本去買快速沖印的機器，現在又有一個新管道，相紙將比水貨更便宜。

我把底片拿去另一家沖，洗出來的是些我完全不認識的老人，從玻璃櫥窗外看在開放系統輸送帶上不停轉動的照片，張張都非常詭異，有幾個學生從我身邊走過去時，也停下脚步一起看，看了半天，問了一句話：那些老古董是誰？

照片的影像有男也有女，每個都是死氣沈沈的。最令我駭異的，是其中一個很像我。知

道自己老了時就會是那可怕的樣子。真是無法忍受。

拿到照片後，我急急地打電話到昭明的辦公室去，想告訴他竟然發生這樣的怪事，也許他看了能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他最擅長做任何解釋。）他助理接的電話，明明知道是我，卻裝作完全陌生的說——主任出去了。我問說什麼時候回來，她說不知道。

我經過公司時，剛好看見昭明在對面街上等往板橋的公路局，這時候他到板橋去幹什麼？我跑過街，當他上車後，也叫了一部計程車。他在監理所下了車，沿著一個新社區一直往裏頭走，我叫計程車停下，跟在後面看他到底去哪裏。

他在有如迷魂陣的巷道裏轉了半天，終於從褲袋裏摸出鑰匙來開門，一個在院子裏玩的小孩聽見開門，飛撲了出來，大聲叫：爸爸！爸爸！

我激動得幾乎不能呼吸，這樣的情節就像租書店的廉價小說，或者日常報端的新聞，說穿了非常庸俗但也非常的不能讓人忍受。

可是我坐在回去的車上時，那短暫的麻木已經逐漸消褪，我發現我對昭明的過去從未深究過，也從不了解他。也許我早就該用作白日夢的時間去想——他到底在想什麼？

下車時，我把整袋的照片遺落在車上，恍恍惚惚地走回去。進了門後，我坐進了椅子裏，讓它美妙的感應撫平我的傷痕，由於一種奇怪的心情，我向就坐在旁邊的老人傾訴我的心事，我以爲老人不會有任何興趣，但當他開口時，我著實被嚇了一跳。

我清楚地聽他說：事情已經發生了，妳有什麼辦法！

我用足以代表最驚異的表情看他。他告訴我有關他的遭遇。（如我原先所推測的，他果然是個鄉下人。一輩子安分守己。七十歲生日時，才開洋葷出國旅行了一趟，沒想到回家後發現兒子竟把家產賣得精光，連傢具都被古董商收了去，幸好古董商一次帶不了那麼多，把椅子留在空屋裏，他就坐到上面，第二天跟著古董商的車子來到台北。）

我問他，爲什麼不去法院告兒子遺棄：他說，法院的大門開在哪裏我都不知道咧。

由於昭明所作所爲，我不想再面對他，到接近下班時間時，我離開了那張心愛的椅子，在外面亂走，走了一個多鐘頭又累又渴，正好走到了火車站，有一班南下的車靠站，售票員問我到哪裏，我隨口說出老先生家鄉的站名。

到了彰化，夜已經深了只剩下野鷄車，等了很久還凑不齊人數。司機最後建議我以四百元車資包車，回程還可以稍微等我一下。

我告訴他小村的名字，他說好極了。我就是那個村子的人，妳要找誰，沒有我不認識的。我說出老先生的名字，他說，妳來晚了，老傢伙去年就死了，他跟旅行團去日本時，在途中發作了心臟病。聽說骨灰送回來時，他顯靈過，把新的屋主嚇得半死。

車子在夜色中飛馳，司機說得口沫橫飛十分興奮，竟然越過了分線道，我提醒他注意，他說：安啦！安啦！開了十年車還是模範司機哩，話還沒說完，只聽見句地一聲就撞上了對

方的來車，電光石火間，我被彈了出來，正要呼救，卻發現自己輕飄飄地往上飛，我愕然看著逐漸在腳下縮小的地球。

那天夜裏的夢實現了，我來到我所最憧憬的天堂，可是我已經開始後悔，爲什麼要跟昭明鬧氣，就算他有了別的女人又怎麼樣呢！我之所以不高興完全是面子問題，真心裏我並沒在乎過。

當我這樣想時，頂上飛來飛去互相唱歌的天使突然消失了，我十分迅速穿越時空，正確的落進我家屋頂（幸好我住在頂樓，用不著從別人家經過），再坐進我的椅子裏，累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深深地睡去。

我打了一個呵欠再醒來時，一切都像未曾發生過。

我看到昭明在打電話，門鈴聲剛好響起，他去開了門，再回頭說沒講完的電話：「對！你們的人已經到了。」

我還在奇怪畫廊販賣部那兩個工人又來幹什麼時，他們已經抬起了椅子，我不楚大叫出聲。我沒把握昭明會聽見，可是他轉過頭來了，問那兩個工人：你們聽到了什麼嗎？

工人詫異的望著他。

昭明突然說等一等，他困惑地走過來盯著椅子看。好像沒法子移開視線，我開玩笑輕搔他胳肢窩，他也一無所覺。

「先生，我們馬上還要趕到別的地方去。」工人催他。

「等一等——」昭明說：「這張椅子——回去告訴你們老闆，我不想賣了。」

工人們離去時態度很不好，但昭明一點也沒在意，他像找尋什麼似的，非常仔細地查看著椅子，最後下定了決心坐下來，正好坐在我膝上，我伸出雙手緊緊地環抱著他，他的身體傳來了我最熟悉的味道，和一股愉快的顫慄。

有請蝶仙

•阿盛

阿盛，本名楊敏盛，一九五〇年生於台灣台南新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生活》版主編。現任《時報周刊》編輯主任。著有《唱起唐山謠》（1980年蓬萊版）、《行過急水溪》（1982年時報版）、《兩面鼓》（1982年時報版）、《綠袖紅塵》（1984年前衛版；1987年遠景版）、《如歌的行板》（1985年林白版）、《春秋麻黃》（1985年林白版）、《散文阿盛》（1986年希代版）、《阿盛別裁》（1987年希代版）、《吃飯族》（1987年希代版）、《滿天星》（1988年希代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86・9）。

起先我以爲他的腦筋有問題。

就像小孩子自家玩遊戲。他面前平置一張四開大小的畫圖紙，紙上有縱橫交錯的線條別分出一方一方的小格，小格裡各有一個字：他右手上持著一支筷子，筷子上綁一條細針線，針線另端有一隻剪紙蝴蝶：閉眼喃喃一番之後，他的右手懸在紙上方，顫顫微動。我看不出來這是幹什麼。

只當他是個有怪癖的老漢，這大都會多的是奇人異事呢——第一次見到他在公寓三樓通道上玩紙蝴蝶時，我是如此認爲。

第二次在通道上看他同樣蹲踞做同樣的事，不免我心裏生出疑慮——是不是「神經病」？

很想找鄰居問一問，可又没機會。公寓中人，面色都很哲學家，輕易打擾不得：再且，我剛搬遷來此不久，曾經還因爲生疏而誤敲兩户人家的大門，差點被當成賊偷，以是不太敢去詢人。

第三次，老漢的特殊舉動當真嚇了我。我停立樓梯轉角處，聽得他對著手上的紙蝴蝶自

説話——友清哪友清哪爹鮮爹鮮，友清哪爹鮮，友清友清友清，爹鮮來將喔……

我確是頭皮發麻，愣在原地，同時決定主意要看個究竟。没料到，他突然張眼望我，露齒而笑：我的心縮緊了一下，這關頭，他若作狂，可能很麻煩。他堵身在通道上……我没把握叫得開任何一家的門……向樓頂跑更無退路……他的腳邊有一根長棍……

他的笑容忽然僵住，顯然我的表情使他困惑，或者，這是準備不友善行動前的徵兆？大約過了很多秒鐘，他没有起身，却搖一搖手上的紙蝴蝶，對我努努嘴。

清爹鮮哪。他説。

啊？什麼？我答。

他招手示意。我戒慎謹防走下樓梯，立定離他一公尺遠，這才仔細瞧他，眼神無散光，衣服可稱整潔，頭髮不亂絲……應是正常人吧，最好是。即使不正常，最好是「文瘋」而不是「武瘋」……

正轉念間，他笑了。

你，住這裡？

對，我上班了。

等等，來看看我清爹鮮。

什麼？清什麼？

爹鮮啊。

我聽不懂，依然站著，兀自思量他為何帶棍子。尚未想通呢，只見他伸手抓起棍子，我反應火速，毫不考慮的衝過他身邊，衝下樓梯，衝到街路上。

第四次，居高臨下一眼瞥見他之後，我悄悄回五樓，從家中取出木劍，走到三樓，冷靜看著他。

他手上的紙蝴蝶在畫圖紙上顫動，注意看，像是從一個格子飛到另一個格子，又飛到另一個格子，格子裡的字，我認出了幾個，到，來，回，中，好，子，外，不，7，2，3，8，5，金，安，生，女……

概略我看了兩分鐘左右，他喘一口大氣睜開眼睛，紙蝴蝶放定在一個格子上。他手按著紙蝴蝶，似乎在研究那個格子裡的字。

然後，他發現我了。我故意將木劍挪到面前，示威嚇阻之意。他看樣子是吃了一驚，滿臉惶色。我這回先發制人，很鎮定的開口。

你在做什麼？

怪，年輕人，上回……

你究竟在做什麼？

告訴你了，清爹鮮嘛，上回怎麼了？

什麼是爹鮮？

這個啊，蝴蝶嘛，仙嘛，神仙嘛，請來問事情嘛。

帶棍子做什麼？上次你是不是要打人？

打人？你說什麼？這是拐杖啊，上回你很怪，跑得……嚇人。

鬆了一口氣，八成不是瘋人，對話有條理。不過，通道上請蝶仙……？蝶仙？沒聽過，只知道有人請碟仙，那裡來的蝶仙？到底是怪異，防著點比較妥當，台北什麼都多，包括神志不清明的人。我以前剛當記者，碰到一個在萬華龍山寺閒坐的人，頭頭是道的談了十幾分鐘，末了才驚覺是個間歇發作的狂漢，說是離親別友到台北，說是被倒會，說是有人陷害，說是隨時可能挨打，說是曾經大富，說是郎中設局詐賭……最後悽聲大笑，旁人跑來說，這人是神經病哪。害得我懊惱許久，我本是為了一個專題採訪而隨興採訪他，那個專題題目是「都市人際關係現況」，其中有個子題是「精神異常者何以日漸增加」。

這老漢會不會也是……，我保持既定姿勢，想出一些話套問。

蝴蝶怎會有仙？為什麼不到屋內去……請？

你不知道，蝶仙要在室外請才靈，蝴蝶會飛，是不是？

你自己……發明的？

學來的，從一個有法力的人那兒學來的。

你問些什麼？

家人啊，兒子啊，女兒啊，家鄉啊……都可以問。

不是碟仙嗎？碗碟的碟。

差不多，差不多，蝴蝶仙更靈。

靈什麼？比如說？

他不答話，指一指紙蝴蝶下面的字。步下樓梯，我站在他面前，那個字是「香」。正想問究竟，他搶先說話，幾乎不停口。

香，這是我太太的名字，她在河南省，你曉得？我問蝶仙，她是不是還在？信不信由你，問了六次，都很靈，兩次是「香」，一次是「安」，一次是「分」，另有兩次是「忘」：蝶仙的意思，大概是叫我忘了她吧。我現在這個太太——現在的，在台灣娶的——，神經病，兒子女兒都走啦，幾年都見不到，想病了，兒子在美國，娶媳婦也不回來，女兒呢，嫁到台南，斷了線似的。我問蝶仙，兒子怎麼啦？「走」，你看看，一個字，走，蝶仙靈啊。你要不要請一請蝶仙？我教你，很簡單，試試吧？

還是擔心，這人，直覺他是有點「那個」。我婉拒邀請，告辭了，木劍就擱在樓下的貯藏室門口。

約有一星期左右，我到東吳大學演講，在校門遇見老漢。學生告訴我，他是教授。介紹

一番之後，他對我提出問題。

有緣呢。時報周刊上登的——夏麗蜜，你認識嗎？我想見見她。

不認識，可以打聽，您有興趣？

有哇，通靈的事，都有興趣。

大學教授？我想起他在樓梯通道上請蝶仙的樣子。這社會真是稀奇古怪事不少。交談許久，我答應他，陪他去見一位據云法力高强的通靈人，就是教會他請蝶仙的那個人。

通靈人的大屋子外有大庭院，我們三人坐在一棵樹下請蝶仙。一張比全開報紙還大的紙攤開放在地上，紙上數不清有多少格子多少字，紙蝴蝶比老教授用的還大一倍。

約定好了，老教授要問「家鄉還有多少家人在？」

屏息觀察，通靈人閉目請仙，紙蝴蝶移動了，先是緩飛的樣子，逐漸的，近乎旋轉，最後，紙蝴蝶大幅度的飄向一個定點，盤轉不去……紙蝴蝶落定了，格子裡的字是「七」。

我轉頭望著老教授，只見他紅著眼眶，神色灰敗。通靈人一語不發，兀自坐著看天。

又去了兩個？又去了兩個？上次是九個人啊，怎麼……。

不需問，我立即明白老教授在說什麼。趁著通靈人收拾物件進屋，我很嚴肅的提醒老教授。

真信嗎？可靠嗎？就這麼不考慮的信了？

他瞪眼不言。我又緊接著數說。

未必靈吧？怎麼信成這樣？您確定這個人有法力嗎？他收不收錢？您何不自己問蝶仙？

他仍然不言。我腦中一團錯亂。高等學人呢，年紀老大了，閱歷自然多我許多，學問自然好我許多，怎麼會是如此迷信？……看來，老教授的心，比起蝶仙什麼的還來得不可思議。

同車回到住處，老教授一路無話。打開公寓大門後，他走在前面。突然，來不及看清楚，他跨步向貯藏室，拿起一件東西奔往樓上，我吃嚇不小，一眼瞥見他拿的竟是我的木劍。

我遲疑一陣，趕步上三樓，左邊敲敲門，没人應聲，右邊敲敲門，開門的不是老教授。進了家門，我小心的反鎖。不知過了多久，書房上方傳來一陣陣的擊打聲，似乎還有人在唱歌。我取出一根木棍，走上頂樓陽台。這世道，猜不透，老教授莫非「有病」？三更半夜的，我在幹什麼？莫非我也有病？

老教授在唱歌，没錯，他身邊一大堆被打落的樹葉樹枝，陽台上的盆栽没有一棵完好。唱什麼歌，我聽不懂。間歇的，他叫出一些單字，好幾次我聽出來叫的是「小香」或「曉香」。

倚坐在水塔角邊，我默默的看著老教授。微弱的燈光照在他身上，顯然他在涕泣。六十

多歲了吧？我無法得知他在早先的年代裡經歷過什麼事，無法想像他內心中有些什麼椎痛的記憶，無法理解他的詭異舉動真正的原因，甚至，我只曉他姓唐。

我終於決定要知道一些什麼。木棍不離手，有備無患。

老教授對我的現身，並不很驚訝。我直截了當的相詢。

您太怪異。到底爲什麼？想家？想……前妻？可是，太怪異了，您是教授呢。

他握著木劍，垂著頭。約是五分鐘，他總算打破沉默。

養兒女做什麼？……倒不如我以前的太太……分開三十多年，還記得我哪，寫信來，說是一直没有再嫁……兒子、女兒呢？哼！世道人心是這樣……受苦呵！在大陸，黑天暗地的胡搞，她還活了過來……老來不怕人笑，你怕我是嗎？怎麼老是帶棍子見我……我太太——現在這個，氣病的，可憐，世道人心啊……當教授又怎樣了？人啊……她的信從香港轉來，共產黨，劫數啊！這樣一個民族怎會有這樣的劫數？想不透，實在想不透…剩下七個了，蝶仙很靈的……你奇怪是嗎？上回蝶仙算出來，家裡還有九個人，過不久，她寫信來，信中也說九個，靈不靈？……七個，不知走了那兩個？……你我非親非故，但是，談談有什麼關係？你以爲我發神經嗎？……共產黨才發神經，文革你知道？那種搞法，天地不分了，人啊！人啊……看過巴金的「懷念蕭珊」嗎？那樣的無天無地胡搞，想不透，完全想不透……我怪？你才怪呢，你少見多怪……這樣一個民族啊，我還能怎樣？我相信通靈……我還能相

信什麼？兒女是這般，太太是這般，家鄉是這般……年輕人不知道老年人的苦痛，我的苦痛能向誰說？說了，你當我是神經病呢……你在報界工作，犯疑心病了？……她也挨過鬥，爲了有我這層關係，有這種搞法嗎？只因她和我結過婚，幾十年不見面，照樣牽扯出來鬥，有這樣的民族嗎？……我們這個民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老百姓可憐，她是個見證，她念著我，表示人性還在，共產黨也殺不掉人性……鬥得慘哪，老舍，老舍你知道？跳樓死了，你教他怎麼活？他不如死了好……過些天，我去問問張老師，張老師會關落陰……到底走了那兩個？……

這回，換是我一語不發，我根本不知該說什麼。對坐好久好久，我伸手要回木劍，起身欲行。他叫住我。

你信蝶仙嗎？學不學？

回頭看他，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認識一個懂關亡術的人，老先生，改天陪您去？關落陰您曉得？我有門路。

他木然的點點頭，隨即應了聲好。

魔像

● 林婷

林婷，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市，中國工商管理專校畢業，曾創辦《四度空間》詩刊，現專事寫作，並兼任《師大校友月刊》執行編輯、《寫作季刊》執行編輯。

本文首刊於《幼獅文藝》（1987・7）。

0

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麼多年了，對任何事都會有强烈的預感。甚至可以不藉助任何外力，明顯道出一個人心理的意念，或預見他的未來。

看到這個男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全身上下，除了憂鬱没有别的顏色。對他，我產生了一種生命即將被他支配的惶恐；我的意志力竟無法侵入他半分。這種狀況從來没有發生過，是以令我更加不安。

他走進我的星象館，直接在水晶製成的圓桌旁坐了下來。我正想開口問他有些什麼能爲他效勞的，他却已經開口：「久聞妳算命很準。我是個藝術家，想要算個命。」

「噢。」我故作鎮定，倒不是在想招牌是否會砸了的問題，而是對這種現象感到納悶。於是我問四十歲上下的他：「只是這樣？没有其他的原因？」

「没有。」他頗不自在地撩了撩略爲泛白的頭髮：「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他的態度使我恢復了一點自信：「現在，你盡量放鬆心情。」

「我能抽支煙吧？」他邊説邊已點上了火，同時朝我晃了晃：「要不要來一支？」

我抿起嘴搖了搖頭。對這種大男人作風，我頗不以爲然，我集中了所有的意志力，企圖深入他的意念，雖然我仍無法看透他的心理，却看到了一幅景象。我驚異得變了臉色，陡然一怔。

「怎麼了？」他顯然看得出我表情裏蘊含的意義：「妳看到了什麼！」

我低頭頓了頓，開口道：「你最好不要知道，」我苦笑著：「恐怕，這對你是個壞的訊息。」

「是嗎？但或許是個好收穫。」他的眼光篤定地直直逼向我。

1

九月廿日

今天的畫展開幕酒會，我十分滿意。無論是主辦單位、場地、畫的陳置設計以及滿場的來賓，尤其是愛瑪的表現。會場無人不誇耀她的美與翩翩的舉止。差一點便將我作品的光芒給蓋住了。

我仍是一個傑出的天才。

九月卅日

畫展十分順利。但我仍有著一份莫名的預感。可能發生什麼事嗎？我的畫會遭竊？還是有人鬧會場？或者……。」

並不是煩悶的感覺。只是不安。偏偏這幾天愛瑪常不在家。

沒有新作。

十月十二日

愛瑪參加了B大的電腦進修。每日傍晚均匆匆趕去上課。

抽象是具象的對立。但抽象觀念的萌生是否因襲具象而來？或者爲相互烘托？愛瑪太過具象，令我感到不真實。

從未替愛瑪畫幅肖像。

十月廿五日

今天到老同學蕭杰那兒聊天，又談起那個街角的算命女郎。我從不信算命那檔子事兒的。但蕭杰卻說曾經親身體會過她的冷艷與魔力。

八成是邪門歪道。

十月廿六日

一抹鮮艷刺激的血紅撲在棉絮般柔軟的白裡。底色是鬱暗的黑。

又想起喬，那個算命女郎。真想去會會蕭杰眼中的魔女。

紅、白、黑。詭異。愛瑪怎麼還沒有回來？

十一月一日

不安的感覺延續了一個月，但什麼事也沒發生。到底是何種預兆？自覺已無法再逃避這份不安了。

愛瑪每天上課似乎很累。近來她都拒絕著我。蕭杰來訪，說那幅抽象畫隱藏有殺機。

鬼打牆。

十一月卅日

疲累。是魔鬼使我病了嗎？今日驚見鏡中自己撒旦的臉孔。

又得費番工夫換裝鏡面了，那塊蛛網般的裂痕，還帶點血跡。

十二月三日

人在苦難時才會相信上帝的存在。

也許喬可以解脫我的痛苦。

2

我呆滯了半晌。費了好大一番氣力我終於閃開了他懾人的目光。

「好吧。但是你得沉得住氣。」我低著頭，用餘光掃瞄到他那「沒有問題」的表情。但仍感覺得到他强烈而快速的呼吸。

我有不祥的預感，却無法如往常般透析一切。「請把你的雙眼閉起，並且盡量讓腦中空白一片。」

他意外地合作。我捧起水晶球，用絨布輕輕擦拭之後，雙手蓋上，並且同樣地閉起雙眼、集中全部的精神力量。

難道是神的意旨與安排？我正走向什麼樣的命運，此刻我竟無法理解。

「陳煜。」這個藝術家竟沒有絲毫驚訝的表情，對於我凝神後的第一句話。他緩緩睜開雙眼，定定地看著我。

「陳煜，我勸你。現在回心轉意還來得及。我勸你最好放棄，我不收你費用就是。」這麼多年來，這還是第一次。哪有能撈不撈他一筆的？

「不，我急於想知道一切。」這個答案終於是我所料中的，雖然並不太理想。

我緩緩將雙手放開。從他進來到現在我第一次能夠主動將眼神定在他的瞳孔，並且是處於控制姿態。

他的瞳孔逐漸放大。他已再無任何懾人的表情。他蒼白起來。

3

十二月四日

昨天的情緒狀況著實跌入谷底。

蕭杰有點耽心我，跑來與我聊聊。雖然蕭杰仍懾服於女郎的魔力以下，但我已再一次地以意志否定了她的價值。

當然，也打消了去找她的念頭。

十二月十三日

「夢是願望的達成」，佛洛依德如是說。

凌晨作了一個手刃算命女郎的夢。她毫無抵禦的能力。

十二月十四日

又失眠了一夜。起身盥洗，吃愛瑪親手做的早餐，很可口。愛瑪給了我一個吻，世上的幸福均收歸我一人所有。

喬會如此甜美嗎？蕭杰，你不會瞭解我心中除了藝術，沒有其他。而愛瑪是藝術的極致。

十二月十五日

傍晚在街上散步。瞥見一隻棕色土狗，四平八穩地坐在街旁，似乎對著我冷笑。

在嘲笑我的不安嗎？我忿而掉頭轉向街角，驀然抬頭收入眼簾的竟是那家星象館大門。瞄了一眼，看來頗深邃的屋子，漆黑一片。根本沒什麼。

我不屑地掉頭就走。

十二月廿日

三個月以來的積鬱已一掃而空。預感、不安、疑惑，完全得到了證明與舒解。

原來，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完成一幅鉅作之後，心情是如此平靜。

絲毫漣漪亦不曾泛起。

這些日子以來發生的每一件事，每一個預感，每一份不安，均是爲我安排，醞釀這幅鉅作的前奏。我是個傑出的天才，這是宿命。而原來，我也是喬的本命。喬爲我而生，而我，是爲了這曠世的藝術成就而活，我竟到現在才明瞭。我將從前留下的作品全燒了，因爲他們沒有生命，沒有任何確切存在的因子；祗是畫布上沾了顏料的色彩而已。真正屬於天才的作品，不，應說是屬於作品的天才，是經由冥冥中的認定後才產生的。

而因爲天才是屬於作品的，當鉅作產生，這天才也必因隨作品的不朽光芒而消失爲一粒空氣中的塵埃……

那麼爲我而生的人呢。那是當然的結局——，她的本命，是我。

4

自從前天傍晚那個藝術家陳煜來過以後，我幾乎無法相信自己所從事的是星象命理學的工作。陳煜走後我將大門鎖起。我已無法再集中意志去面對任何訪客；我更弄不清到底是心

情紊亂，還是我已失却了預言的能力。難道我真的被他支配了生命嗎？

而今天，我竟遲到今天才知道一切。這是神的意旨與安排。神讓我無知無覺地走向祂預設好的道路。對於祂，我完全信任並服從。只是，這家無論位置、風水均屬上乘的星象館不知將來會淪爲何用了。

看完陳煜寄來的信函與日記，我將那幅鉅作掛在正對門口的牆上（那位置原本是我自製的星象運作圖），我緩緩走向門邊，再緩緩返過身來，稍抬頭的角度正好可以仰視此畫全貌。

偌大的畫框裡衹有兩種鮮明的顏色——雪白的畫布上沾染著突兀暗紅的血色。仔細審視，血色之中還夾雜著些許分辨不出而看似渾沌的黯淡色彩；因爲紅得太突兀，那些不明色彩也就真的不怎麼容易看得明顯了。3.5m×2.5m的橫式金製畫框裡，血色的分佈似乎又有些不太平均；最靠左邊的地方散置著一條條數不盡的絲狀線條，因爲數過多，所以遠看像是一團雜亂的線圈。色澤略帶黑色，或者說，是黑色的亂線上渲了那種渾沌的血紅。

著實看不出這幅畫到底渲染了什麼樣的形體。沒有特殊的構圖設計，像我此等外行人看來似乎只是將顏料用大型滾筒塗上畫布而已。哦，是的，大型滾筒。

抽象畫嗎？那麼這幅抽象畫也未免太過實在了一點。其實我明瞭，在這幅畫中隱藏有作者欲傳遞給我的訊息。

它刻意以血，或者說，以生命來暗示。

我很驚異自己在此時仍能以平靜的心緒欣賞這幅名家鉅著，只好無可奈何地聳肩冷笑。

我踱向沙發坐下，拿起陳煜的信函，再次攤開了它。

5

如果我說妳已註定跟隨我，妳會有何反應?而的確，妳真正的上帝便是我。

現在的感覺是十分疲累，但很輕鬆。剛才完成了一幅曠世鉅作，我將它裱製完畢之後，再寄去給妳，那麼妳便可瞭解一切。

我這一生享有大師的盛名及財富，但只有這幅畫才堪得上是藝術品，並且富含生命，因爲，那就是活生生的生命製成的作品，以及，加上我的創作靈魂。

我用豐盛且羅曼蒂克的晚餐以及摻了麻醉藥的美酒做爲此畫的準備工作。愛瑪是顏料。而我並非用筆作畫，而是巨型壓路機的壓輪。

當我攤好畫布，將已無意識感覺的愛瑪抱上畫布中央時，我便已知曉自己一整個迷失的過去，是多麼淒美完全的藝術品。感謝愛瑪給我的收穫——我給了她最後的一吻。將它送給妳。

將來的日子，希望，在我倆之間是不混雜任何外來雜質的，包括我的創作與妳的星象理

念。

我的偉大的創作靈魂在這個時空領域中以抽象的姿態呈現；但本質卻是具象的永恆存在。

這些，在我踏進妳的星象館之前便已預設完成。

而很可能在不知名的、不屬於現世的時空裡便已默然命定。

在我於星象館中與妳對峙之時，强烈的預感襲擊我，威力超過過去三個月不安感覺的總和。

當我親眼目睹水晶球中愛瑪與那名粗獷男子猥褻的動作，我更加認定了妳的本命，以及我的藝術極致。

妳，不容選擇地應該徹底深切地覺悟。

這樣的求婚方式妳不須太過驚異（我想妳也不會）。

我想接下來該怎麼做，妳已清楚。過些時日，等妳料理好一切，我會去找妳。

我想再重申一點，那就是：我並不恨愛瑪，只是感謝她給我的創作靈感。畢竟，她的確是藝術的極致。希望妳不要介意。

請妳在緊閉的星象館中，靜待我的消息。

——妳的主宰

6

再一次看完了這封信函。

我凝視著桌上的那具古式電話。幾乎毫無知覺地。

再大的轉折也不容任何人有突破與轉圜的餘地嗎？而我已然認清了自己的本命。

是否該將那幅鉅作帶走呢？

當我正思索著某些問題之時，突然響起了刺耳尖銳的電話鈴聲。我知道是誰打來的。也許將引我走向另一個生命領域——我的本命。我仍然在考慮著該不該接，但我卻發現我的手已不自覺地向桌上的話筒移動。

盜跖

• 梁寒衣

梁麗蓉，筆名梁寒衣，一九五九年生於台灣苗栗，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現專事寫作。著有《上卡拉ＯＫ的驢子》（1988年遠流版）。

本文首刊於《家庭與婦女雜誌》（1988．6）。

和尚倒地的時刻，凝窒的空氣驀然悚悚震動，劈射出一道激越的血牆。懨懨的草葉上瞬間迸躍出一簇簇猩紅火辣的血色蘑菇。

赤白白、慘烈烈的炎陽無天無地的滾動焚燒，如磨碾般，在上空碾轆出一輪又一輪刺目的强光，盜跖汗涔涔地矗立著，以肘遮眼，骨稜稜的喉結一上一下乾澀地擠動，胸腑之間彷佛蘿生無數的鐵銹，一時窒悶淤塞，感到極不舒服。

一陣暈眩，利斧鬆落在草側。

戎馬生涯，於刀口舔血營生，殺個把個人實在算不了什麼。只是，「和尚」，這個東西，對盜跖而言，無異是另一個世界麕息的某種「奇特」，不可知、不可名的生物。這類生物無聲、無息、無臭、無味，毫不相干地活著，彷佛空氣裡膠著不動的結晶體。以致，殺死他們，似乎比拍打蚊子或踩死螞蟻更來得奇怪、不值——螞蟻、蚊子究竟仍然是人間的，與生活拉扯得上一點關係——使盜跖感到極不舒服的就是這點。

一生中完全不具神佛的觀念：金剛怒目、菩薩斂眉，對他，不過僅是泥塑木雕、用來嚇唬愚夫愚婦的騙人玩意。至於，除了一襲僧衣、幾粒唸珠之外，身無長物、素樸清寒，不作爲掠奪買賣對象的和尚，在過去，一向是不曾引起他的注意的。更確切地說，也只有此刻，企圖殺死和尚、奪下僧袍僧帽之際，盜跖才真正「意識到」在這世上還有這種吃齋唸佛的東西。

五十個燒殺擄掠的寒暑，從來不曾見過和尚是不可能的——盜跖努力集中思維回想著，胸臆間的鐵銹直往上衝，在唇舌間注開一股腥噁苦澀的氣味。他舔了舔乾渴欲裂的嘴唇，却怎麼也無法想起，究竟在什麼時候，他曾見過類似的東西。

在他威風凛凛、策馬急馳、赫赫狂笑的得意歲月，他的腦海從不曾盤桓、停駐過這類東西的影像……。

剎那的恍惚之後，盜跖跳躍過去，蹲踞在和尚身畔，手指移動，迅速俐落地剝下和尚的袈裟僧帽，同時，把和尚的唸珠、鞋襪、木鉢，和一兩册經文一併挪到自己的脚邊。

密密叢叢的芒草，宛若千百層碧色屏風，嚴嚴實實裹住他的周身。盜跖矮著身，閒閒坐臥著，慢條斯里執著一柄匕首輕輕刮下自己的頭髮、鬍髭、鼻毛以及肘上濃密的粗毛。而後，褪下濺血的衣褲，換上僧袍鞋襪。

一切一一披掛妥當，盜跖俯身逼近和尚的臉龐，匕首猛然高舉，正欲往下戳刺，却在半空倏地煞住。

白花花的陽光直潑下來，在高張的刃口上，迴射出千萬道青冷鋒利的白芒。

白刃下死屍的臉孔，此際看起來是多麼熟悉，活脫脫就像日常見慣的某個熟人。但是，會是誰呢？——他無暇細想，便旋動腕肘，一筆筆，切切削削，將那張臉搗得絲絲縷縷、稀爛模糊。

然後，叉腿直立，拍拍袍服，抖落上面的灰塵草屑，擎著木鉢與經文，從容離開那一片碧綠的芒草屏風。將穿戴著自己衣褲鞋帽的屍首，以及自己尋常馳騁的那匹榴花坐騎，一起遺置在綻滿血紅蘑菇的草葉間。

在人馬雜沓、行旅頻繁的通衢大道間埋首行走，盜跖愕然發現一件足以縱酒談笑半生、引爲奇聞趣譚的怪事：在他芒鞋所至，男男女女、不分老幼，每一個人都恭謹敬慎地向兩旁讓出一條寬敞的走道，合十虔誠禮拜。更不可思議的是，一些身披錦繡、袍服華麗的鄉紳仕女，也紛紛彎腰屈膝，畢恭畢敬地將手捧的珠寶奇珍，毫不吝惜地布施在他的鉢中。

色色奇珍於鉢間灧灧流洩著千種繽紛動人的光澤，盜跖斂眉垂首，兩瞳直射向布施者身上披掛的金銀首飾，珠釵環鈿，腦中嗶剝扣弄著算盤上的銀珠：「這個値十兩，那個卅……」。

銀珠不斷累計扣擊，發出清脆悅耳的回聲，盜跖頂著烈焰於大白日頭裡施施然行走，厚

重的袈裟逼得他透不過氣來，腦海卻充滿各種玄奇的遐想：「如果不是在大街上——」他極力克制慾念，不讓它逕行揭露在臉上。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情緒却同時一湧而上，使他在躊躇滿志之餘，也不禁爲自己的刀口生涯感到不盡的荒謬與悲涼。平生第一次，不以暴力，便能獲得所需，他開始對過往的血腥，產生初度的疲憊與厭倦：「早知道可以用這種方式，根本不必草莽露宿，過亡命斷頭的日子。」

委屈繞過半生，才驀然頓悟到致富的捷徑，盜跖不禁惻惻感慨起强盜生涯的閉塞可憐。

最後一次以和平取得的財物該怎麼發配呢？盜跖油著眼覷著滿鉢璨然的珍奇，暗自計畫：到了無人之處，便褪下沈沈的袈裟，換上綾羅綢緞、官人帽服，到歌樓妓院，洗洗風塵、大肆嫖飲——之後呢？便就此結束馬上買賣，安居樂業，開個油鋪、布棧，或者，甚至買賣水粉、胭脂……。

唯一令盜跖稍稍不安的是，大街小巷似乎没有一個人不認得他。足履所及，無人不尊敬的喚他「葦航大師」。起先，盜跖惴惴地只是執著鉢失神佇立，呆呆望著眼前鞠躬執禮的男女。稍後，他學會移動遲鈍的指尖，慢騰騰，依樣畫著葫蘆回禮。一兩盞茶的時間過後，碰的人多了，他便幾乎確定這是自己的法號。由何得到法名，他惶惑不已，心底却著著實實爲這份新得的殊榮、寵幸而興奮莫名、昂首自得。

他便這樣，頂著炎炎烈日，托著鉢，帶著幾分新奇、幾分忐忑，在人潮絡繹的街市中幾

近忘形地踩動步伐。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市集子裡人頭鑽動，你推我擠爭閱榜文。盜跖簇擁其間，鵠首眺望緝捕自己的官文以及旁邊那張蓄滿一臉絡腮鬍鬚的肖像，忍不住牽動嘴尾微微笑了笑。隔岸觀看煙硝狼火，如今，再也不怕被認出來了。

「和尚，您佬也別怨咱。是您命歹。若不是逼急了，俺也不想殺生。」他才在心裡低低叨唸，便發覺臂上緊了緊，一隻手鐐銬似地扣了上來。

「糟了！被發覺了。」指爪猛探入懷中，剛欲抽拔預藏的匕首，下一頃刻，人正慈眉善目的僞笑起來：原來，不過是兩個小沙彌罷了！

拉扯他的，是年紀小點的，約莫七八歲的光景，此刻正抬起春柳般鮮嫩的臉蛋，愛嬌地朝他笑著。另一個，約莫十五六歲，清秀的臉龐如朝露，煙塵不染。雙手執著一把絳紅的傘蓋，溫文儒雅地默立一側。

「師父，您上哪了？街街裡尋箇半天！」小沙彌一面搖晃他的衣袖，一面抬手塗抹額際雨滴似的汗水，半帶抱怨，半帶嬌嗔地說。

「慈雲寺口，災民都滙齊了，正等您法會布施哩！」年長的，清晰伶俐地接口說明。

盜跖終於體會到身披袈裟的災厄。

宛如五花大綁，押赴法場，執行秋決的囚犯一般，盜跖憂心忡忡，舉步艱危的緩緩行進。滾燙燙地陽光油光滑亮潑洒下來，頭頂那把絳紅的傘蓋，有如哪吒脚踩的風火輪，嗡嗡嗡煽著紅焰一併灼燒過來。銹味又湧了上來，喉結渣芒芒地，彷彿淹在一堆焦黑的炭灰裡。

唯一可喜的是，幼小的沙彌幾乎完全不勞他盤問，便絮絮聒聒，徹徹底底，將事情從頭到尾又興奮地敍說了一遍。

「別溜嘴皮，師父跟前討嫌！」執傘的那位，不斷出聲喝斥。嫩柳似的那個，却似乎仗著平日的寵恃，鼓著龍眼核般晶瑩黑亮的大眼，爽甜清脆，自顧自地纏著人絮叨箇不停。

危危張耳傾聽僧袍翼護下的世界，銹鐵的胸膛惶惶擠捏出大把大把的冷汗，像是擣了涼水的毛巾。「真是在家不易，出家難！没想到當和尚也那麼麻煩。」盜跖暗暗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得想辦法立刻脱身，並找個掩蔽，把這襲要命的袈裟馬上拋棄。

如今，避難的袈裟似乎變得比砍頭、坐牢還要讓人不舒服的一件事了。披著它，形同纍紲加身。更糟的是，還得在衆目睽睽下，裝模作樣，中規中矩的行動；猶如雜耍戲團裡文明的猴子。

趑趑趄趄、兵慌馬亂地搜索支開兩個沙彌的辦法，倉卒之中，却尋不出一個適當的理

由。兩個沙彌，一高一矮，如影隨形、亦步亦趨地緊跟不捨。喉頭的焦炭，焚著一團猩熱的燥火。踟躕之間，慈雲寺寶藍色的飛椽，凌厲地刺入視線。

「不如一刀砍了他們。」躁火熊熊，他恨恨將手擲入懷間，觸及冰涼的刀柄，瞬間警覺自己正置身一片繁盛的街邑之中，不禁將手顫顫移向唸珠，一粒一粒不安地揉捻、搓動著。

鐘鼓齊鳴，盜跖在左左右右、前前後後、排山倒海的催逼下，虛晃晃地昇上講壇。烏壓壓、陰黑黑的人頭，如颶風狂捲下的怒雲，狂暴、稠密地迎面向他掃射，夾帶風雨雷電的氣勢。盜跖昏懵懵、癱軟軟地直立著，身軀拳拳急速蜷曲、萎縮、削筋去骨，化爲宇宙天地間極微、極細的蟲豸。夙昔燒殺擄掠、舔血亡命的豪勇，盡數化爲烏有。

蟲豸扭曲軀體惶惶爬行，細瘦的足肢，戰慄抽動；體液濕淋淋、黏膩膩沿著腿側，漫漫急淹下來。

袴襠籠著一池水窪。他蠕動嘴唇，嚅噓著想開口。乾燥灰白的唇瓣，却恍如兩隻垂死的水蛭，一掀一合，逞力拍擊脫水的殘軀，却擠不出一點聲音。

與會的羣衆以爲大師已經開始誦經，追悼罹難亡魂，便都伏跪下來，一齊默禱。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情急之下，他的腦海猛然電光石火迸出一句佛號，便抖動唇舌，囁囁嚅嚅、反反覆覆，一遍遍地只重複這一句佛號。

沒有人聽得見他，除了他身側捕役似的兩個護法沙彌。大沙彌擰了擰秀美的長眉，仍不發一言地執傘站立。「恁地歹毒的太陽！曬壞師父腦殼。」小沙彌眼球骨碌碌地，聽到師父只翻來覆去地叨唸這句佛號，便低聲輕輕提醒：「師父，誦祭亡用的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就在您左手邊。」

盜跖觳觫執起經書，舌尖硬挺，如緊束的鋼弦，一字一句，艱難困頓，抖閃閃地唸著，恍若悲泣。他每哀哀誦出一句，壇下跪伏的羣衆便滿懷激動、敬畏萬分的齊聲隨誦一遍。法會上頓時此起彼落，飄起一片肅穆莊嚴的經文。

「地獄名號品第五」他才剛彈出篇名，天地驀然一聲雷響，愀然變色。大片烏雲幡幡捲起，遮住白日，雷電交迸，疾疾扣打法壇。地獄魑魅在他脚底咧了開來，一口將他攫入。

青暗的鬼火明明滅滅，他悽惶惶撥開幽暗，踽踽穿涉。魑魅魍魎於他的周遭來回飄動，桀桀捧頭怪笑。

一幕幕愁慘的圖像，如一軸長卷，在他眼前緩緩展開：血河、刀山、油煎、火烹……四周驚天裂地，迴響著一片哭泣哀號之聲。他半跪半爬，顛躓行走，牛頭馬面，執著刀戟，拖曳地往前攀行，爲他一一數過地獄種種……。

平生殺盜姦淫，從來不信神，也從來不曾興起一絲一毫的愧恧悔恨——只有偶爾在追緝、流亡之時，才隱隱昇起一線「與其說是懺悔，不如更像恐懼」的念頭。

「該你了！」牛頭馬面漠然吩咐兩旁林立的小鬼：「先剜去心，再割掉肝、肺……」

他涕泗縱橫，淚眼滂沱失聲哀號起來……

會場一片寂靜。每一個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懾、感動了。短暫的屏息之後，大家紛紛交頭接耳：「大師真是菩薩心腸，救苦救難！」「不愧是一代高僧，大慈大悲」——登時，也有不少自願剃度、出家，追隨大師，學習佛法的。

法會前所未有的成功，心神搖撼，倍受恐懼、驚嚇的盜跖不僅將原本想據爲己有的財寶，慨然盡數布施災民，同時，還立下宏願，未來幾個月內，將親自跋涉隣近數個富裕的州邑，爲兩河地區罹災的飢民籌募萬兩賑災鉅款。

他於是在衆弟子、善男信女的團團簇擁下，沿街開道，挨戶挨第，依次勸募賑款；直到夜空中，昇起點點璀璨的星芒，才疲憊萬分地回到自己的庵堂。

腹中熾熾燎燒著飢火，盜跖跌坐在蒲團上，形神俱耗，宛若抽空的草人——沒有人送餐食過來；甚至連一碗療飢的稀粥也沒有。寺宇中，無人不曉大師「過午不食」的禪戒：以致，根本不曾想過要問他。唯恐不慎暴露身分，盜跖連向小沙彌暗示一下也都不敢。

飢火從須彌山的一側漸行蔓衍焚燒。先是幾點紅色的花，濺射在草地上，細啃慢噍，低低捲揚出一縷縷青白的灰燼。之後，「嘶」地向上猛竄，蓬蓬勃勃、滂滂沛沛席捲開來，推

倒白楊、撕開烏木……思維於漫舉的焰火中不住流轉——有一瞬間，他緊握胸前的匕首，又悔又恨，憎恨自己的懦弱，受損的盜名；下一瞬間，地獄的形象又蜮蜮掰開，鬼火冥冥，擊潰所有的荏弱。

有一晌，他抖嗦嗦直立起來，想衝到膳房偷點殘羹膾菜，或甚至跪倒在僧徒面前，表明身分，哀求開釋，下一晌，緊追而來的恥感逼退了前一個念頭。

如何向愛戴他，崇敬他的弟子僧徒求饒？他的心中首次萌生出某種尊嚴和愧恥——在那些弟子、信徒的眼神中，他開始認識到什麼是一個人畢生追求的價值——那些發自內心虔誠的敬仰和禮讚！久遠以前，在那些男女無言的沈默中，在那些裂帛之際，蘊滿不安地緊張剎那，他所目睹的，僅是恐懼，以及埋藏恐懼之下不敢揭露的憎恨。

他虛脱乏力地倚在壁上，搖搖曳曳，依戀回想日間經歷的一切：萬物都披沙瀝金，閃現永恆不朽的光芒。他伏跪下來，喃喃發誓傾力堅持、維護到底。下一刻，高張的焰火，又挾著燎原的氣勢，轟然排闥傾來。他拔開匕首，雙眼瘋狂，露出兇光，想不顧一切殺盡每一個和尚。

輾轉直到窗牖泛出潮白。小沙彌捧來漱洗的水盆。盜跖猩紅著眼，俯身就水。一瞥之際，如受雷殛般，他簌簌向後倒退了幾步，怔忡半晌，始如大夢初覺，急奔到銅鏡前。

沒有錯！那張臉，他清清楚楚地記得，就是那個被殺的和尚。沒有錯，是他，是那張臉！

雙掌掄起，猝然拍落在銅鏡上，急湧的鮮血緣著銅鏡滴淌而下，淋漓佈滿上面的人面。

是身如幻，從顛倒起——究竟是因爲自己與死亡的和尚原本酷似，或者，陰魂不散的魂魄竟爾依附在自己身上，使得五官形貌，思維行事，都潰散頹萎，衍爲其中的一部份？抽刀斷水、水流涓涓，生命仍依照既有的軌跡奔馳不止，不生不滅……

他怔怔站著，凝望鏡裡血痕交錯的人面，以眼對眼。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聲聲梵唱傳入耳際，木魚剝剝，弟子已經開始早課。寧靜的梵唱如川流，不息不止，平和地淌入他的心湖，帶著宿命的召喚。

曩息的泥污與塵垢，如紛飄的落葉，一一於巨流中沈澱，滌靜。

他側耳諦聽，淚水一滴滴的滾落下來……未幾，他默默移步，走到書卷旁，拾起陌生的扉頁，一頁一頁、悉心撫摩，一頁頁地，垂首展讀……

* * *

剎那的恍惚，他睜眼瞧見，和尚仍跏趺坐在原地。利斧不知道什麼時候跌落草側。

「火中生蓮華，是所謂希有。」和尚垂著眉，紋風不動地說：「施主，你該覺悟了吧！」

漫天旋著强烈的白光，汗水濕漉漉地澆灌下來，淹浸了四肢。銹味不住在喉間浮攪，盜跖茫茫佇立，一時拿不定主意。

一陣陣急馳的馬蹄，從遠方逐漸逼近。

是緝捕的衙役！他咬咬牙掄起利斧。明晃晃的日光，如千萬支凌空的白刃，一左一右，凌厲射向眼瞳，他圓睜目眥，虬結的肌肉猛然繃緊，倏然落下……

「只有活著，一切才是可能的。」他看也不看，毫不遲疑地拔開匕首，一刀一刀，在上面用力劃著……

陽光白赤。

草葉上，星星點點，拔開朵朵紅赤的蘑菇。

騙局

· 陳裕盛

陳裕盛，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市。現就讀於中國工商專業學校，著有短篇小說集《騙局》（1988年光復版）、長篇小說《實驗報告》（1989年光復版）。

本文首刊於《台北評論》（1988・3）。

A 無事般的開端

起身約莫中午，我出門散步，昨夜在那家我常去且有脫衣舞孃表演的酒廊中所看的艷舞尚且歷歷在目。

不知什麼原因使然，最近寫作並不十分得心應手。感覺上像一架太空梭往上衝，卻無法突破大氣層般，乃至於嚴重到連我的生計也出了頗大的問題。

噢！誠如你自上一段文字所了解到的，我是個賴寫作以維生的人。而有一點你無法否認——一個失去了靈感的寫作者，並未必比斷了手脚的勞動者好得了多少。

那麼，現在諸君知道我煩悶的理由了。那同時也是我之所以在這遍灑金光的大道上走了一個下午的原始因素。

我自陽光的中點走到終點，仍然對我的問題一頭霧水，沒什麼進展，腦中一片空白，我知道以我目下的處境而言，著實不該如此清閒，但我真的拿自己沒有辦法。

看哪，街口走過一對對的學生情侶，那種不必將生活當成負擔的清閒不禁又令我想到自己的學生時代——那離我真是太遙遠了。

而最後，我終在一個露天咖啡座停下脚來，決定喝杯咖啡，看看報紙——或許我太過緊張了。你知道的，一個人過度緊張無疑會令思考停頓糾結，血脈不安地賁張著

這些原因驅使我找了個座位坐下。我決定抒解我緊張的情緒：「來杯哥倫比亞吧。」

咖啡座那個和我有相當程度熟稔的服務生應了句，沒多久便送來一杯熱騰騰的哥倫比亞，同時給了我一份報紙和一盤精緻的餐點——這是午茶時間喝咖啡的好處。

「老兄，」那服務生如老友般親切地朝我笑了笑。

「不用找了。」我恍然大悟地掏出一張小鈔，打發走了那服務生，而我眼前真正面臨一個問題——喝咖啡。於是我調好了糖和奶精，啜了一口。

真真不錯，我舒展了一下筋骨，一面細嚐哥倫比亞留在口裏的餘香，一面抓起了放在桌上的那份報紙。

攤開報紙，才看了一會兒呢，我留心到生活版上的一則新聞。專心地看完之後，我點起了一支煙，舒坦地——我是說，真正毫無負擔地享用了半個鐘點的下午茶。

B 啓用電腦寫作

那則報上的新聞是關於如何運用電腦寫作的。

這可真是個好主意——換換方式，順便換換手氣也好。或許真會有什麼神效也說不定。

我敢用盡一切賭注跟任何一個人打賭，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爲了尊重我的工作而賣命——我湊足了錢，買了一套包括磁碟機和印表機在內的電腦，自然包括寫作的程式。

是我買了電腦後的第一個早晨。

你知道，任誰買了新東西總是會躍躍欲試的——我出門吃過早飯，在街口上快步行走，準備回家試試新東西，開始工作。

不覺中已行至我家巷子口。那裏佇立著一幢和我家相較之下要大得多的教堂。不巧地看了一眼，滿滿的人。

大票小票的人往這教堂擠，早已是尋常的事了。但你永遠無法揣透一個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何造成這等癡狂。

噢！抱歉。也許你正是基督或天主的虔信者——總之，我無法弄清其中的玄機何在就是了。但眼前這些人事反正與我無關，我可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著呢！（寫篇反宗教的小說，

反應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沿著巷弄回到家，不過一小段路，家便已在望。噯！家的感覺可真不錯……又是那令我暈眩的女人。

這女人就住在我家正對面，隔窗便可以常常看到她在陽台上透氣。但我和她並不頂熟，見了面不過像一般隣人寒暄一番而已。

然而，她……噯，如此性感美麗，瞧著她修長優美的身段及雙腿的曲線——我並非柳下惠，而她的確也夠格迷住任何男人——不覺中總會在腦中構築一些女主角是她的性幻想，諸如狂暴的性交之類……罪過。

爲了以上這段莫須有，她凝望我的眼光中彷彿總有一股近似挑逗的意味存在。雖然這一向令我心神恍惚，但抱歉了，小姐，我的工作比接受妳的凝望更打緊。（或者寫篇春宮小說，還是來點風花雪月之類的。）

我輕快地進了公寓，上了陰暗的階梯回到房裏，拉上窗簾，點了支煙，在鍵盤前坐下開了機，不久便靈感泉湧，幸而學生時代修過打字和電腦，雖然速度算不上快，倒也還好。我便迅速地融入工作中。漸漸，室內只剩下電腦的滴答聲和時間的脚步聲相和。要不就是每隔一會兒印表機印出稿件的聲音。

對這事，我自認頗有名堂可搞。

C 銅杯與磁碟片

中午了。

我伸了個懶腰點了支煙，凝視著電腦，忘了巷口的教堂，忘了對面那老教我心馳的女人——這情況對最近的我而言真難得——雖然速度慢了些，我終究是寫了一個上午。

看了看打出來的稿件，整齊而沒有錯誤的字體，不禁有些暈陶陶的感覺。

然而不久，我便發現我面對的下一個問題——走筆至此，我已經是腸枯思竭，絲毫也沒有延續劇情的念頭了，你知道我是作家，這問題自然不比那無事的開端輕微。寫到一半放棄，那還不如根本沒開始。

於是我一面抽著煙一面盡可能地認真思考著。然而此時門鈴響了起來。被打斷思路的我詛咒著離開座位，拿起電話機——那是個郵差，要我下樓領掛號信。

我匆匆帶著私章下了樓領了信件——所謂的信件是一個一尺見方的包裹。

這可出奇了。一回房，我即迫不及待地打開，觸目所及，令我不由自主地驚訝——那是個直徑恰好一尺左右的銅質杯子和一片普通的磁碟。驚訝的原因是：誰知道我買了電腦？又這磁碟和銅製的大杯子有什麼關係？

光天化日，雖說陽光底下無鮮事，這事却鮮得離奇。看來，若想知道一切暗藏的玄機，是非得先捨其來源，將那片磁碟先顯示出來不可的了。

我拿起那磁碟，放進磁碟機運轉，然後將那沈重的大杯子搬到電腦旁。

我又燃了支煙，盯著電腦螢幕，期待光點變化，心情隨煙頭的明滅而忐忑。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別驚訝我雙眼的容量，似乎人類所有的好奇時下全集中在我雙眼中了。

不久，螢幕上綠色的光點自外圍集中，光怪陸離地旋轉一陣後，變成了幾個大大的標題字：

「關於邪魔」

底下還有一小行字：「你願意閱讀本資料嗎？」

我心裏暗罵了聲廢話，這標題太吸引人了。我迫不及待地壓下了Y鍵，螢幕上換成另一行大字：

「銅杯在嗎？」

我因急著知道這件事情的原委，再度毫不猶豫地按下Y鍵。

「如果你希望見到邪魔，」電腦螢光屏上光點飄動，似乎一陣激烈的跳躍後，如是顯示：「蒐集下列物品：罌粟花的種子、聖餅、嬰兒受洗後的水、女人的體毛、血液，充分混合，放入那杯子中。」

毫無疑問，這是一段驚世駭俗的文字，如一發散彈貫穿了我的軀體，血液到處奔竄飛灑，令我一時不知所措起來。

見到邪魔？這豈非是唐·吉訶德大戰風車的再版？方才被我忽略的問題再度進入我的腦海——是否這一切只是人爲的玩笑？不可能。再提到我的個性，是不會將準備以電腦寫作這等事弄得滿城風雨的。何況這只是第一天。

換言之，我擁有電腦這事不可能被別人知道。

再說，如果真有人能在不到一天內造出這樣一個程式來嚇唬我，我也只好認了。還是這東西來自異次元，鬼使神差地到了我手中？（倒成了科幻小說的題材了。）

漸漸發現這事的可笑與詭異，而我思考的重心也由究其來源變成考慮是否東西集全了，我就真能見到邪魔？不知這邪魔是何方神聖，尊容如何？

嘿！我上當了，這是惡作劇。

試想，如果收到這東西的是你，就算你有那份能耐，你可會去集全東西，再受主宰這事的人嘲笑？更何況，我那來什麼門路去弄這些鬼東西。

不過我倒必須承認這程式很有吸引力，頗適合用來騙人的。

慶幸的是我不必如荷蘭好心的某傳教士散佈幸運，準備二十份寄給親友。

我邊冷笑邊關機，取出磁碟隨手一丟，準備出去吃中飯了。這事雖沒有嚴重困擾我的生

活，却如投石入水般的，久久激盪著我的心。

D 罌粟花的種子

我恨好奇心。

這一天，那個叫好奇心的東西如此狂妄地氾濫，以致我真的弄來了罌粟花的種子。

怎麼弄來的並不重要，大致的過程是我今天參加一個記者朋友的晚宴，正巧在他家看到一盒種子，就問他那是什麼，他告訴我那是他採訪一個毒販時所得到的紀念品。於是我隨即想到那磁碟的內容，向他要求給我一些。由於和他的交情不錯，當下他便給了我一把那東西。

一回到家，我即迫不及待地開機，放入那磁碟。趁磁碟機運轉的空檔，我將罌粟花的種子放進那杯子裏。

這一切真是太巧了。我一直在懷疑，是否這事件是個陷阱？經過精心設計的陷阱？出自我那記者朋友的設計？

原來我是懷疑著的，但當我一見到螢幕上的顯示，却也無法抹煞那磁碟和邪魔的關連性——那螢幕上所顯示的要求我蒐集的東西竟少了罌粟花的種子。

我一下子有些心慌，盡力要自己冷靜以便思考。

果然讓我發現了一件事——那銅製的杯子。我想，程式和房裏的某個東西一定有著媒介，而這媒介物除了那銅杯子不做他想。

理由是：那杯子和磁碟一起送來，同時那程式要我將東西放在裏面，我也的確放了進去。

我想玩弄點小孩般無心的精明，將那把種子抓起，一粒也不剩。結果那螢幕上又出現了罌粟花的種子幾個字。

成就感於是出現了。在這神祕事件中，我總算也掌握了一點主動，發現了一個事實：那磁碟和杯子在整個事件中是居於媒介的地位。而爲什麼杯子所「感受」到的，能出現在顯示幕上，令字體出現或消失呢？

這個問題很耐人尋味——我肯定杯子的純銅成分，不可能是什麼精密的收發報機。而即使它是，我的電腦也沒有任何接收電訊的裝置，莫非事件的主宰者真是邪魔？

沒錯，我知道你認爲這說法荒唐得近乎可笑。但，換成是你，又將如何解釋呢？

我苦笑著，將抓在手裏的種子放回銅杯內，螢幕證明我的推測正確，消失了一些字。

點了支煙，我看著電腦螢幕苦思著，終不得其解。

E　前往教堂行竊

我對好奇心恨之入骨。

翻過了牆，我來到了教堂門口，使盡各種開門的手段後，還是一腳踢開了門。

剛才我苦思良久，得到唯一的啓示：要知道所有事情怎麼發生的，最笨，却也是僅有的方法，是蒐集所有電腦指定的東西，放進那杯子裏，看看到底會發生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

噢，抱歉。我似乎不該用此等輕薄的態度來面對邪魔這嚴肅的問題。實際上，各位也不難想像到我之所以來到這教堂的目的——竊取聖餅。

我不得不承認，幹小偷時的我智商很低。那有小偷踢開門而登堂入室的？一生中從未那麼緊張，也是第一次跑那麼快——我一口氣衝到聖壇前，却呆立在那裏。

那就是所謂聖餅？如此之小？這時我又不得不承認，我的宗教知識相當之缺乏了。

相當恨那電腦沒有標示成份含量。但是我沒有多做思索，很快地抓了一把，大概有些緊張，放進衣袋就往外衝，不久我已經翻過圍牆，回到家裏。

雖然我是個笨小偷，却絕不是呆子。我戴了令我不致留下指紋的手套。然而我却一直有

個問題——人那樣頻繁進出的教堂，怎地在我行竊時一點阻礙都沒有，而過程如此順利？沒有人看守？不可能！

我的行竊是不爭的事實——是否那所謂邪魔非要我完成蒐集以令它現身，而施法使事情容易得多呢？那麼，我豈不恰是淪爲邪魔的工具了？

當然，事情至此我已完全排除此事件是人爲操縱的可能性了。我堅信這是由一位不知名的邪魔控制著的。我將聖餅掏出口袋放進銅杯裏。

不過，一等到我開機之後，那種行竊後的自省和被利用的自覺却變得多餘而不重要了。螢幕上明確地顯示聖餅二字也消失了。這更令我堅定信心，反正不幹則已，一幹就非得追根究底。否則我今天進入教堂行竊不就白忙一場了？我是勢必要看看邪魔的面目才成了。

我瞪著雙眼，一手橫放在胸前，一手托著下巴盯著螢幕，想著剩下的三樣東西如何取得到手。

看來，我爲了對得起自己，是已經勢成騎虎了。

F 極怪異的搶劫

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了，這事態。

爲了參加這次受洗的儀式，在非來不可的情況下，我刻意誇張了我的莊重——乾乾淨淨的鬍根，一臉嚴肅，乃至於穿了一套久違而陌生的西裝。

站在人羣中，其他的人心地似乎都極崇高。漸次地，我對比出自己在這些人當中的不對稱。於是我體會到一些可笑之事，但隨即又告訴自己別太介意那些。但是我總以爲自己在這種場合中表現不夠莊嚴肅穆。

其實我是怕偷聖餅那夜的事有人看到，在此間認出我來，因而心虛不已的。

嘖，說著說著又離題了，我想我並不十分專心。

想到家裏欠缺的那三件東西，那也就是我來此地的目的。此行的我，當然不是只要單純的觀禮的。話又說回來，我也不是由於偷了聖餅要回來自首請罪或要上帝赦免我犯的罪，更不是因爲昨晚偷的聖餅分量不夠。

關於再訪教堂，我的目的在於搶奪——搶奪嬰兒受洗過的水——這也是電腦所列的物品之一。我不喜歡請求，故手段是搶奪。這和昨晚異曲同工：我不喜歡行乞，故手段是偷竊。

受洗典禮開始——如同電影界所謂剪輯的手法，我認爲其過程毋須多費筆墨。

一等到儀式結束，我開始狠狠地推開周圍人羣，向前狂奔，奔到那嬰兒被抱離的水前，拿了預藏的瓶子舀出滿滿的一瓶，旋緊瓶蓋。然後我撒腿逃開——不時有不及走避的人被我撞倒。羣衆叫囂著，扶持他們被我撞倒的親友，一時竟忘了追趕我這罪魁禍首，以致我順利

地逃出了教堂，一口氣回到家中。

剛剛說過我不想乞求，那易被誤解成我對宗教的好感。另一方面，我也是爲了試試那不知名邪魔的力量。它既可以令我奇蹟也似地取得前兩樣東西，那麼我以最激烈的手段（實際上也是最笨拙的）——搶奪——該失敗了吧？

但是各位看清楚了前一段文字，我沒有失敗。而且，再度在沒有人追趕的狀況下回到家中，過程仍是順利得令人難以接受。於是根據這個推論，獲致一個事實的證明：不論我用的手段如何惡劣如何囂張，在邪魔有意無意的庇護之下，我的行動都能暢行無礙！

在家中坐了下來，我暫且將那瓶水擱在電腦旁，未倒入銅杯之中，腦中但見紛亂一片，奇怪自己何以甘爲這項蒐集冒如此大的險。我是否該放棄了呢？

不！事情既已成了五分之三，沒有停止的理由。

下一件東西是……唉，想來頗令人臉紅。

G 何妨順手牽羊

再度順利取得第四件東西，事情如此地接近成功了。

我坐在電腦前，摸著兩天沒刮的下巴，鬍渣冒了出來。

同時我將那撮苦思兩天加上大膽行動得來的女性體毛放入銅杯中——那是住在我家對面那性感尤物身上取來的。

這回，也就是剛才做的事，只怕將令我終生難忘。

爲了那指定的第四項蒐集品——女人的體毛，我便造訪了對面那位教我朝思暮盼，只望一親芳澤的女人。

自從進行電腦的指示蒐集以來，我的日常行爲亦隨之漸趨乖張起來。是以我以隣居的身分進了她的家門之後，隨即告訴她我的目的。

毫無疑問，絕沒有人會答應我的要求的。那怕是妓女，更何況她不是。她的回答是怒罵。她罵我無禮、神經、瘋漢，同時要我滾出去，而我冷笑著，並不在乎那些。

其實，根據邪魔所賦予我爲非作歹的權利以及沒有人干涉的順利法則來看她的行動，並不算是拒絕。充其量不過是催我快快下手，拿了快快離去而已！

於是我告訴她不必白費氣力罵我，我早已洞悉她願意給我部分她的體毛。

接著，我一步步地逼近她，而她臉上的神色逐漸轉白，傾吐恐懼與不安。但在我眼中，她只在求我盡快動手。所以我賞了她兩巴掌，將她推倒在地上，叫她不要妄動，我除了要我要的，絕不對她做額外傷害。

她尖叫著，我冷冷地望著她，示意她別叫。也許她明白我的意思，或是存在有暗示，停

止尖叫，並閉上雙眼。

我環伺整個空間，看到身邊櫃子上有把剪刀和寬面膠帶——也許是她用來張貼什麼用的。我伸手拿了剪刀，粗魯地扯下她的裙子！天，她的腿——我的視線停在她那雙膚色雪白，且渾圓勻稱的腿上。噢，那腿幾乎毫無瑕疵。

從來沒有如此貼近地看她，她深皺雙眉，胸口起伏劇烈，雙眼仍是閉著的。我發現這對我或任何男人而言，都是無法抗拒的性誘惑。她的神情彷若向我宣告：「在你取走你需要的體毛之前，先順手牽羊地强姦我吧！」

當我取來膠帶，剪下一塊封住她的嘴之後，她大概已能體會：相信一個邪魔庇佑的人，是多麼愚蠢的事了。

無疑這事荒謬得不切實際，但當我扯開她身上所有的衣物，她袒露的軀體早已令一切不重要了。然而她掙扎著。我放下剪刀，費力地將她的雙手反綁並以膠帶牢牢黏住，即便瘋狂地在她身上留下我的愛。我這時之所以不用做愛這個詞，是因爲她也許無法感受到我對她的癡狂。

起初她本能地掙扎，十分劇烈。因而令我經常不滿地停下性交來毆打她。接著掙扎越來越輕微，終於她性的本能完全爆發地迎合我，以致於她在完事之後，仍以肢體向我提出繼續堆砌愛情的要求。

我站起身來，理了理衣著，她仍以渴求的眼光看著我。我將眼前這賤貨張得很開的雙腿合起來，照樣用膠帶黏綁起來，再毫不客氣地揮剪剪下一撮她那地方的體毛，順勢朝她後腦用力一踢令她昏厥過去，便逕自回家去。

之所以不殺她也不放她，除了安全的理由，也因爲我愛這調調。將她軟禁著，可以隨時抒解對她的思念及性慾。

我吹著口哨，仍盯著電腦螢幕，上面只剩下嬰兒受洗過的水和血液兩件東西。但前者我已得到，只是未倒進杯子。

剩下的便是那五個英文字母組成的字：BLOOD！

H 被迫客串屠夫

三個小時過去了，性快感仍在全身上下蔓延著。

好幾次，看到那刺眼的字：BLOOD，總不禁打個寒戰。

到那裏去找血呢？不得不承認，那超過我的理性負荷範圍。我不巧地已成了强姦犯，若是再殺人，只怕即使有邪魔庇護，也非得弄個人神共憤不可。

嘿，慢著，讀者諸君。

電腦上列的只是血液，可萬萬沒强調非得是人血不可。這點發現，令我再犯罪的可能性全無。於是我自在地出了門，準備弄隻兎子回來。

行筆至此，如果我再賣弄什麼見解，或者再花時間講述路上的過程，想必各位是無法諒解的了。所以我刻意省掉買兎子那段，直接講弄到兎子以後的事。

我將那隻兎子提在手裏，移到杯子正上方，頗重的。接著我拿起近似半圓形的菜刀來，往那隻兎子的喉頭一送，什麼聲音也沒有地令牠送了命。

血染紅了我的視線，流到銅杯裏，隨著血液的流動，我在不覺中有股陰聳的感覺，而那感覺直襲向我的腦神經細胞，以致傳送到全身。

本來，以我的膽量而言，絶對不可能隨手殺了隻兎子而面不改色。然而我現在竟不只是殺了，而且如此自然地望著兎血染紅了牠灰色的毛，染紅了刀鋒，再流進銅杯，不但毫不恐懼甚至期待著結果。

這，難道就是那不知名的邪魔賦予我的所謂力量嗎？如果真是如此，憑良心講我寧可不要。

不過，既然已經殺了，正如我已經强姦了對面那足以令所有男人心折的女人一般，沒有必要後悔些什麼。我時下所能做的，最多是祈禱那兎子能上天堂和上帝長相左右而已。難不成我還得替牠超渡一番不成？

説著説著，那兎子的血也差不多流光了。我隨手將牠丟進垃圾桶裏，馬上打開了電腦開關。手是顫抖個不停的。因爲我即將看到自首迄尾給我力量，主宰我的行爲，卻始終沒有任何形象出現的邪魔！

見到邪魔——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遭了，自浮士德出賣靈魂之後再也沒有了。而如今這事將降臨我身上。我先想了一下它的形體可能是怎樣的。既名爲邪魔，其尊容也許頗爲奇形怪狀，我得先做好心理準備才是。

磁碟機完成運轉，於是我深深吸了口氣，卻見螢幕上紅光閃動——這麼快？那瓶受洗嬰兒的水還沒倒進去呢。

紅光在螢幕上聚集，在螢幕上形成唯一一個字眼，令我驚訝不已地張大了嘴——

HUMAN BLOOD！

不可思議的要求，唯一的一組英文單字——人血！

一　心理上的掙扎

我真的受夠了。

我盡可能地將銅杯中的兎血倒掉而不流失其他在杯子裏的蒐集品。當然那瓶嬰兒受洗過

的水我尚未倒進去，也就不在此列。

此刻，我的心彷彿被禁錮也似，想著自己該怎麼辦。首先我犯不著爲了見那未必存在的邪魔去殺人；二來我不願放棄只差一項收集品就可以達到的目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也不願意犧牲自己。

就只這三個問題，已經弄得我不但心神不寧，煩得無以復加，更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我大概已經完全忘了寫作是我的職志這回事情了。

沈思！

人血？我是否該完成收集？不久，我覺得自己大概是昏了頭，爲此我已犯下太多罪，不見邪魔而心不甘——便抓起那柄沈重的菜刀，往自己手臂上劃了一道！清晰而鮮紅的血色在我的視野中急遽地轉爲黑白，腦際强烈地感受到神經的訊息——痛苦！

在我眼中呈黑白的血液沿著手臂的曲線滑下，到了指尖，凝成一滴滴的球形，往下掉進銅杯裏，發出一種與時間的流頗爲相似的滴答聲。

天！我從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造成這樣一個傷口會同時產生如此大的痛楚。然而我現在親身體會到了——這事令我極爲後悔。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可不是？

我的血液掉進杯子裏，我放下菜刀，這回非出來不可了吧，邪魔大哥？

我想著邪魔兄可能出現的方式，想得稍微入了神。然而當我的眼神掃到螢光幕，上面的

字眼卻沒有消失。這下更令我無所適從了。我的血流進銅杯後，原本閃著 HUMAN BLOOD 的，現在那組字不但未消失，反而狂狷地霸住螢光屏，整個。繼而，又出現了另一組英文字，爭寵也似地和原先的 HUMAN BLOOD 交替著出現——NOT ENOUGH！

沒由來的心驚，像是將自己沈入一個無底的深淵。不夠？我已爲了這愚蠢的事傷害了自己，難道還非得一條命賠進去？失血過多，真可笑的死法。要不，莫非要我去盜血？還是問血牛買？到底要多少？還是，去殺個人？

殺人？除了自己的血，有誰願意毫無代價地給我血？如果有，那倒也是件破天荒的事情。

但是，花了這麼大的心血，我可不願毫無結果。去買去偷去殺。但，要多少呢？

怎麼辦？螢幕上仍是 HUMAN BLOOD 與 NOT ENOUGH 交替地閃爍，如霓虹燈。

J 呈血色的月光

請各位讀者不要驚訝於我的天才。對於(I)段所歸納出來的問題，我有了一石二鳥，極方便的解決方式。

我靜靜地望著房裏的她，仍是以充滿愛慕而帶有狂妄性衝動的眼光。

她，當然是住在我家對面的女人。她方才被我自她家移到我房裏。

當我在月光下將下午被我以膠帶綁得結結實實的她拖到家裏時，月光似乎已在不覺中成了血紅色。而我眼中那輪皎潔的月亦是披上了一層鮮血，彷佛剛從一缸血裏頭撈出來的。

一石二鳥？一個强姦犯對他的犯罪對象最好的處理方法，甚於安全理由，便是滅口！關於這個，你絕對無法否認。而此時我正需要血液——這就是我聰明的地方。

此刻我已不再擔心會成爲殺人犯了。法律我雖然不太懂，先姦後殺大概是死刑。但是如果不殺她我也犯了强姦、傷害，以及妨害自由罪，加起來也不算輕的了。與其被關個十五、二十年，我寧願一槍斃命。

怎麼搞到這步田地的呢？一面看著她，我嘲笑自己。

噢，扯閒話大概也成了我的專長之一了。以上問題並非重點，真正的問題在：我如何能殺她？首先，我如此地愛慕她，現在還是。其次，全身赤裸的她散發出如此成熟的魅力。

瞧，時下她不正望著我嗎？敢打賭如果她的嘴没被我封住，她必然已再度要求我强暴她了。没錯，她的眼中是有恐懼。但只不過是讓她用作挑逗我的工具罷了。

她的心理恐怕有點問題——是不是有被虐待狂？還是自認我逃不過她的魅力？若是後者，我無法否認。若是前者，那對她是有好處的。因爲稍待片刻她將受到肉體上與精神上的痛苦，只怕是没有被虐待狂的人無法忍受的。

我的良心那裏去了？天，這種犯罪時刻爲什麼總是缺乏所謂的善性出現呢？

一念及良心問題，我的行爲便猶豫了。望著她散亂的頭髮，恐懼的雙眼，被膠帶封住的性感的唇，以及光滑誘人的胴體，我開始懷疑愛的存在而遲遲無法動手取血。

對於這點，主宰我的邪魔似乎也樂於給我時間地，任我猶豫（或言考慮）著該不該殺了她的問題。然而我卻必須矛盾地承認，這種思考對我而言是多麼大的折磨呵！

猶豫中，時間竟也靜止下來似的，周遭的一切除了她不時的掙扎以外，没有別的動靜。

我在無意中又見到螢光屏上邪魔永無饜足的欲求，心下仍没拿定任何一絲主見。

K　犯下斷肢慘案

邪魔的力量如此霸道地主宰我的心靈，以致於我那叫良心的東西羞赧地逃開了。

我抓起菜刀，眼中的她成了砧板上的生魚，即將任我宰割。這是我最後的決定——取血！

於是，我狠狠地拉住她被反綁而皮膚光潔的雙手——這一刻我的理智完全被邪魔所控制，她全身散發著的性的誘惑對我已全然不起作用——邪魔成了我生命的主宰。

鋒利而沈重的刀刃在暈黃的燈光下泛著異樣的光彩，我冷冷一笑，猛力揮動手中的刀，

既狠且準地朝她的手腕劈下！血即刻自缺口疾噴出來，我感受著血濺到臉上那種異樣的刺激與快感。然而刀刃卻由於骨的阻礙而未能將她的手完全劈斷。

她無瑕的軀體因高度痛苦而猛力掙扎躍動，澄澈的眼中因恐怖而稍呈混濁，全身肌肉猛烈收縮，嬌艷的面孔因抽搐而極度扭曲，而若她的嘴没被我封住，我可以想見她的慘叫聲將何等淒厲。她的掙扎劇烈得令我無法想像，幸而我猛力按住，否則必然將被她所掙脫。

她全身上下劇烈的掙扎產生振動，天，柔若無骨的軀體，看來還比那脫衣舞孃——我常去的色情酒廊裏面的脫衣舞孃——所跳的艷舞要强得多。

邪魔呵，請賜給我力量——我一面做著變質的祈禱一面再度揮刀——也許是祈禱生了效，刀刃準確地將她的手腕一分爲二！她雙眼驀地睜大，痛苦令這尤物的喉間發出了聲音，聽來相當沈悶。

我鬆開了她的綁，看著她在地板上劇烈而痛苦地滾動著，揮動她失去手的手臂，將渾圓的血珠灑得整個房裏到處都是，當然也濺在我身上。有一滴正巧落在我唇邊，我伸出舌頭舐著，只覺味美——好一場驚心動魄的艷舞！

她那雙離了手腕的手仍在地上輕微地抖動著。

然而，我並没有忘了切斷她雙手的目的。我取過銅杯放在地上，用盡氣力才按住這個痛得發狂……不，該說是享受極度的被虐待快感的女人，我用身體壓在她身上，令她保持跪

姿，拉著她被斬斷的手臂，失血已令她失去大部分的抵抗能力，她無助的雙眼只得任由血液自她手臂上不甚整齊的斷口湧出，流入那似無底的銅杯中，成了邪魔的供祭品！

等到我認爲應該差不多了，我雙眼往銅杯裏一瞥，自從杯子裝了半滿的血，即使再有血流進杯子，杯內血液的高度依然没有上昇。此際我警覺地望向電腦螢幕，不由又是一陣暈眩。

L 另外一個要求

上面的字只剩下一組——NOT ENOUGH！

首先我要强調的是：我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我心理變態，而是爲了滿足她的性慾望。

我再度强姦了她。

原因？當然是我受不了她在地上滾動、大跳艷舞的挑逗了——她無法抵抗——由於失血令她虛弱，她只能無意義地輕微晃動四肢。我按住她殘缺的手臂，血少量而汩汩地流了一灘在地上。没有掙扎，她任我壓在她的身軀上，相當順從地闔上雙眼，享受我給她的性快感（另一種說法是失血而休克），而她如此柔軟誘人的軀體便再度爲我所佔有，並且爲所欲爲。

以上這段是我最終決定的二分之一，原來我是想斷了她的手，取得足夠的血即可，不想殺了她，只將她軟禁著，不時我仍可以和她共同獲得性的滿足。然而，由於主宰我的邪魔如此不知足地嗜血，我必須犧牲她——我今生之愛。所以在切斷她的頸動脈之前，我要與她共享最後一次的交媾。雖然她已殘缺，但仍足以提供我極高的快感。

我自她身上爬起，抹去臉上的汗，直接在地上坐了下來，輕撫著她沾染了血污，卻依稀光潔如玉的肌膚，感覺自指尖擴散渲染到全身，令我不自覺地認爲捨不下她，俯身親吻她一寸寸的胴體——她如許誇張的美便與我再度邂逅——畢竟我曾經相當愛慕過她。

不論怎麼說，一切都必須畫上休止符。我抓起鋒利沈重的刀，另一手抓住她飄逸的長髮，令她頸子袒露。我深深的吸了口氣——就當是殺那隻兔子。

我將刀刃送進她牛油般滑嫩的頸部，稍一施力，割斷了她的頸動脈！

眼見泉湧的血，我將她的身體抬起，令傷口保持在杯口的正上方，使血得以傾注入杯子。不知多久之後，一尺直徑的銅杯已滿溢出來了。我放下了她那與我有過魚水之歡的空殼。

冷血屠殺之後，我已忘了一切，包括去想像邪魔大哥的尊容及出現方式——我殺了我最愛的人。而此際，電腦螢幕上急得快跳出來的大字消失了，以原來的畫面取代之，上面的收集品只剩下嬰兒受洗過的水。

稍事清理了一下房間，將她被我劈斷的手像那兔屍般地丟進垃圾桶之後，我把那瓶水倒進銅杯——昏黃的燈光令銅杯和杯裏的血散出光芒，相互輝映著，漾出光的色彩。

我一面期待邪魔出現，一面眼光移向螢光屏——上面空無一物，環伺房間，沒有任何戲劇性的發展，邪魔老兄也並未出現。不由心裏已浮現被騙的感覺，正想破口大罵呢，螢幕又突然亮起，出現了另一段文字：

「你希望邪魔附上身嗎？」那些字眼有如推銷商品似的誇張：「攪勻銅杯裏所有的收集品，喝下一口。」

於是，這文字再度令我默然了。

M 剛出爐的邪魔

看著那杯由罌粟花的種子、聖餅、嬰兒受洗過的水、女人的體毛及人血所組成的液體，我竟覺得那杯混合液要比水溝的污泥好不到那裏去，甚至更糟。

然而，我爲此事所受的煎熬是非得飲下它不得其解了。這個……唉，令我作嘔。

於是我將手伸進杯裏攪了攪，有些血溢出了杯緣。我把心一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且當是蕃茄汁罷——那液體被我攪得旋轉著，我以口就杯地，輕輕啜了口。天，那味道……

我不知道那樣美的女人的血何以也是充滿腥味，剛才舔了一滴味道也不錯，怎麼……？我將嘴裏的種子吐掉，拿掉附在唇邊的一根體毛，一陣噁心。

當我看著自己的身子是否因主宰我的邪魔上身而產生了什麼變化之際，並未發現自己全身上下有任何不適。然而當我的視覺神經將電腦螢幕上不知何時變換了的文字化成訊息，傳入我腦海之中，我不光是啼笑皆非，而且不得不衷心佩服這個世紀大騙局——————

（此處破折號的長度不應亞於哈雷彗星的軌道）那電腦螢幕上的字是：

「恭喜你！當你完成收集，並喝下一口混合液之後，毋須附身，你已是個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邪魔了。」

那字不斷閃著，嘲弄我好奇心造成的罪惡。

天！這可是上帝先生同我開的玩笑？

至此我已無法再消遣自己，因爲我已被消遣。而這消遣如此之誇張，令我不光羞赧，並且不知如何面對自己。

環伺空間，頭有些暈眩，最後我的目光停留在平時用以整理儀容的鏡子，現在它忠實地反映出房裏的一切——這好像某種答案永遠相同的低級形容詞謎題——染血的地板，染血的牆，染血的桌椅，染血的刀，還有電腦……還有那個盛滿了世間一切罪惡的銅杯——血色在我的視野裏擴散，不久已到處血紅一片！

她那具染血且已成死灰色，卻依然誘人的屍身竟無端地令我恐怖起來。更教我毛骨悚然的，是鏡中那個人……不，是那個披頭散髮，滿臉鬍渣，手臂上有道傷痕，並且全身染血的邪魔正步步向我逼近…………………………………………

到現在我才知道何以我的血流入杯中而 HUMAN BLOOD 二字不消失；她的血即使不夠，那二字仍消失了。這即是說：我身上的血不是人血，而是邪魔的！

那麼，根據以上的推論，再綜合一切線索……天！主宰我的竟是……不！……不……我無法相信……這……這個……事實…………——

但，它爲什麼會成爲事實？爲什麼？

我恨好奇心，恨之入骨。

我是個作家，我的職志是寫作。

N 無事般的結束

打完最後一段文字，已是隔天一大早的事了。沒想到一專心地投入寫作，可以不眠不休。

房裏一切正常，沒有血，也沒有屍體。

整理完印表機列出來的稿件，我將之疊了起來，準備將稿子送到雜誌社排版。

我鬆了口氣，悠閒地抽著煙，走到窗邊拉開窗簾，一絲陽光透射進來，空氣開始交互流通，一掃一夜的沈悶——而她，我愛慕的對象正在陽臺上向我揮著手呢。風吹動她飄逸的長髮，更顯出一分成熟和嫵媚。

她笑著笑著，燦爛有如朝陽，她喊著：「去看場電影好嗎？」

噢，是對我說的？我肯定巷裏沒有別人——無疑地，她是如此令我驚喜地提出邀約，而她又是如此令我心動，我隨即大喊了聲：「樓下見，馬上！」我朝她笑了笑，覺得自己是該重溫一下久違的學生情侶般的生活了。

當我披上外套正要出門之際，電腦「嘟」的一聲，想是我忘了關機吧？不知怎麼回事，螢幕上出現了幾個大大的標題字：「關於邪魔」，底下是一行小字：「你願意閱讀本資料嗎？」

字體閃動著，如被促銷的商品充滿了誘惑力。

我熱愛寫作，也樂意和美麗的女子談戀愛。既已完成作品，又獲心儀的人青睞，夫復何求？再加上我對好奇心恨之入骨，所以我毫不考慮地按下「N」鍵，關上電腦。

螢幕隨即暗下來，我迅速地出了門。

鑿痕

• 溫瑞安

溫瑞安，筆名舒俠舞、王崇、溫涼玉，一九五四年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台灣大學中文系肄業，曾於台灣創立「神州詩社」，一九八〇年因冤獄離台。小說、詩、散文、評論各類著作至一九八八年底滿一百種。現專事寫作，並擔任「香港朋友工作室」負責人。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74）。

子・左邊的路

於是我們作出最後的決定，往左邊的路去！左邊的路是短短數十尺，數十尺之後便是黑虎虎的一片，世界上絕沒有人，沒有人能有一雙透視它的肉眼：那頂上是一大片黑壓壓的大森林，黑得比黑還深，從林外望去，隱隱覺得林邊的一角被樹枝所分解了的天，既藍不藍既黑不黑，說不盡的幽異可怖。這條路一到林內便被黑暗吞噬了，沒有人知道林內仍有沒有路，路上有些什麼；但我們還是選擇了這條路，因爲右邊的路，是向上傾斜而且四面是高過人頭箭一般的茅草，從這兒望過去，像是永遠沒有盡頭。這條路給我們的感覺是荒涼的，且必通往另一座山峯；左邊的路給我們的感覺是恐怖的，而且是潮濕的，它略略向下傾，左右兩條路之間，一塊幢幢然的黑色巨石，分隔了它。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上山的路了，都沒有辦法找到源頭，如果我們不想走回頭路的話，必定要作向下探索的決定。想來源頭是不遠的了，可能就在這座山麓；一輪圓得怪異的冷月貼在青黑色的天上，看著我們，我們是爲尋找水源

而來的。

我們的確是爲尋找水源而來的。我們這幾個人——一個職業作家、一個書記、一個織籮廠廠工、一個電油站職員、一個開拓農場的助手、一個學生、一個雜貨店伙計——就這樣決定來找這水源。——「這條水流很怪異；」哥哥說，幾個人都隨著他手指，看著那條潺潺的河流：「的確是奇怪；它的源頭是在主幹山脈後面 Kongkit 部落獵頭族的聖水，據說在那兒的水清澈無比，進口生香，部落中一切祭禮，都在這道水流源頭上舉行；奇怪的是它穿過主幹山脈後，河水變得這般濃濁，而且憑流水的勢道這般急迅來看，比它的源頭『溏讼河』還要急劇二十倍，而更奇怪是這兒附近又是平原地域，河水沒有理由會變得那麼急，所以我有兩項假設：第一，河水在半途受到阻塞；第二，它在上流匯集了另外的支流——也許不止一條；但照地圖所示，它流過主幹山脈的一帶並沒有任何河流佈於附近……而且，這條河流與名游泳池勝地『石山水』的下流二里左右相接，你們看，流到這裏的黃水與『石山水』的清水交流著，不但急，而且連聲音也不同於一般河流的——」——要找這水源就必須穿過森林，順著河流直達高山，大概不超三天的時間便可歸來。於是就是我們——六個結義的弟兄——在忙碌的大城市裏忽然宣告休假，來尋找我們的河。

我們確是要找到這條河的。我們帶足了五天的糧食，自山腳下哥哥的寓所出發。——「就這樣向上走去，如果翻了一座山仍找不到源頭，可能又得再攀上第二座山，山山相連，

便是主幹山脈了，但我想不會找到那麼遠的，就算抵達Kongkit部落也不過四天的行程，不過不需要到那麼危險的地方去，只要知道水流在何處翻起黃泥，何處受到大堵塞便行了；」哥哥指著上面的山，山翠藍成一片，我們仰望著：「你們有可能在半途與水流失了聯繫，記住，伏地聽聽水聲，有信心的向前走去。」就在出發前一晚，藍元就在哥哥寓所裏病倒了，無論如何，依照病情我們是不能讓他和我們一道去的，他在牀上蒼白著臉伸出蒼白的手，喘息著說：「我雖沒去……我的魂已跟你們去了……我就在這裏，等你們回來……」他是在我們之間身體最健碩的人，但臉色比誰都還要蒼白，他的手顫抖的伸著，熱切的眸子張得大大，一陣高熱時的迷茫與狂亂呈現於他眼中和雙頰上。我們扶著他的手，悽惋哀憐的點了頭。

於是我們上了山，白天晚上都在趕著路。我們沿著河流直上，許多意料不到的事都逐一發生了。首先是我們穿過一片叢林後，出林時已再找不到流泉了。我們誤打誤撞的找了一個大白天，到半夜時從睡夢中乍醒過來，聽到水流聲就在不遠，於是又與河流接上了關係。在白天時追隨流源走了一段路，又因地形的變遷而失去河流的蹤跡，到了晚上卻又聽到它淙淙淙淙的流動著唱著歌，就在不遠處，於是這促使我們白天休息，晚上趕路。另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是：開始的一天裏還可以遇到一些馬來人的村子，到第二天是沙蓋人的村落，但從第三天晚上起，我們已經到了一個人跡全無，只有野獸和大森林的世界裏。我們雖都沒有爬山經

驗，但我們仍要堅持找我們的水源。奇怪的是，越走入這森林裏，更荒無人跡，而且是草與林及野獸的世界裏，我們渾身的血液越發加劇地流動起來，且忘了一切地要更深入，像是原始人聽到鼓樂的召喚，瘋狂的叫囂起來，舞起來……

而路是越來越難走了。所謂路是半尺不到的，草叢被踏陷下去的空檔，我們順著路走，路好像沒有完似的，無論是上山下壑，它總有這麼一條路，有時被山籐或草叢中斷了部份，再走下去，它又在前面出現。於是在我們心中都有著這份感覺：以前必有人找過這一道水源，一定有人來過的，走出這條路，但他們是誰呢？我們從未聽說過有人找過這道水源的；而這條路，與水流的聲音，一直以一種令人興奮而緊張的神秘，誘惑著我們前進……

第三天我們走到這裏，一處向上的茅草堆，一處向下的叢林區，我們不願分散人力，所以只好選擇了左邊的路。

丑・山下的路

那輪慘青色的黃月，冷冷的貼在青黑色的天空上，在樹葉與樹葉間，歪歪斜斜的把光芒撒下來，罩住我們。我們抬頭上望，這輪跟隨了我們三天，愈漸滾圓的月亮。我們正往斜坡下走去，我用力把皮帶紮緊一些，讓背後的皮囊緊緊貼在身後，殷平的聲音忽然響起：

「老大，水聲還是那麼細細碎碎的，只怕這條路也不大對勁的罷！」

我蹙眉想了一陣子，張恕卻在我身旁說：「別三心兩意了，這條路得仔細走。」

而在此時，月亮忽然不見了，頂上的樹林葉子，忽然間濃密了起來，幾乎沒有一尺土地沒有樹木長出來；樹木都競相向上延伸，不但遍是高大的喬木，也有矮矮的灌木叢，在漆黑一片的夜裏，我們十分難走。殷平喃喃地道：

「吃了，吃了，月亮給樹吃了。」

我忽然覺得殷平的說話態度不甚正常，以他平時的活潑衝勁，是不可能作如此歇斯底里的喃喃自語的。兩天以來他還生猛得像頭大猴子，今天卻行動古怪起來了，爬山時也從前面落到最後面去。我也聽見廖建在埋怨說：「晚上這種地方真不好走，要是白天呀，哼，就誰也不怕！」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恕一矮身原來左腳已沒入沼泥中了，前面的黃辛眼明手快，一伸手拖住了張恕的右臂，連拖帶推的把他拔出來，一面粗聲嘀咕著：「呸！如果是白天可以聽水聲，我們走夜路幹嗎？驢！」這行人中，爬山經驗及活動能力最強的，要算是他，他的身體最粗壯，所以也揹最多的行囊。「停止！」我們在這粗密的林中忽然止了步，黃辛那被扭曲的喝聲怪異地在林中迴盪著遠遠的傳了開去，又冷不防地從身側激盪出來，我都被唬了一跳，周清跑上前去，揩著汗問：「什麼事？什麼事？」黃辛指著這條小徑，隨著小徑望過去，這路卻自灌木叢中消失，黃辛用木棍撥開樹的枝椏與葉，小徑又出現了，原來

灌木叢邊是一個更大的斜坡，足有七十五度，嶙峋的怪石到處都是，十分危險，且有數百尺深，隨電筒射去，小路卻重現於坡下舖滿落葉的地上。天上月芒，全被樹葉遮去，天地漆黑一片，只有一二聲刺耳的蟲鳴，就在耳際響起。這時候爬下這樣的山坡，一失手間，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的。

黃辛用手電筒照著山坡，皺眉望著我，我咬著唇，斷然道：「爬下去。」黃辛吭也沒吭一聲，翻身已落在斜坡中，沿著青苔的石塊，一步步向下退，我說：「要小心啊，石塊都鬆滑得很。」說著也往下爬，黃辛卻道：「不要緊的，別人能爬過此地，我們當然也可以做得到，你們先別下來，我爬下去後你們把行囊扔下來，我可以接應，這樣會安全一些。」聲隨語落，他已靈活得像猩猩一般地爬到半山，殷平說：「如果爬下去沒有水源，爬了也是白爬。」張恕在一旁冷冷地道：「如果怕爬山，怕走冤枉路的話，就根本不必進深山找水源。」周清卻向山下大嚷道：「喂，大猩猩，你別傲，你可以爬我們也能爬，不用你接應。」說著便翻身爬下去，十分俐落。我們也跟著爬下去；要黃辛一個人辛苦，那是不公平的。

這條山坡路十分危險，一路是又滑又濕的黑石頭，長滿了青苔，又鬆又黏，一失手即墜下去，殷平走在最後，但經過一番努力後，我們都抵達了山坡。這山坡仍然是傾斜的，樹木參天，黑暗一片，奇怪的黃辛一聲不響，靜立在黑暗中，像一座山。我們一到山坡，氣息尚

未喘過來，我跑到黃辛處，正想問他，他忽然大叫起來：「你聽！你們聽！聽！聽聽！聽！」

我們看到黃辛激動的臉容，都靜了下來，一旦靜下，只聽見那河水，河水的聲音竟然近了許多，自我們入山以來，從來不曾聽見過這麼近的水聲，而且水聲極大，它不像只是一道流水，而最少是一道萬馬奔騰的瀑布，在翻滾、在呻吟、在咆哮、在訴說一切的不平、在激起一場戰爭！這河流的聲音在靜靜的林中魔一般魅一般地吸引著我們。殷平忽然回復他兩天前小學生般興奮欣悅的神態，跳起來叫著：「爬下去！爬下去！不遠了！不遠了！」

我們像著了魔似的往黑暗處亂竄，錯落的步伐或是蹣跚的步伐；我們已無暇加以理會，前赴後擁的只向水聲處衝，水聲呵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我聽到殷平喘著氣說：「那彷彿是我的血液在流動。」但一說完這句話後我便聽到一聲慘呼，殷平的身形忽然一沉不見，我在瘋狂的疾奔中猛歇住前衝的身形，那急速的一抓卻也未能及時抓住他下沉的軀體！而正在這時，黃辛在前面大叫：「沒有路了！」但一聽殷平的慘呼聲他就轉身奔過來，周清把手上的電筒照過去，只見殷平已滾落在數十尺下的另一山坡上，他剛才站立的地方原來是土鬆了的山沿，只是被一大堆灌木叢遮蔽著，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是近在山邊的。殷平撲倒在地上，那裏的樹木忽如其來地稀疏了，慘異的月光冷冷的篩下來，他的呻吟也跟著傳了上來。廖建沉喝一聲，正欲爬下去拯救，我喝道：「現在起，任何人不能莽撞！」我轉向黃辛說：

「你和我下去，救他上來。」月亮映照下，他多皺紋而滄桑的臉正像甚麼深奧的謎，他忽然說：「一齊下去罷！路就在下面！」我轉過頭去，隨周清的電筒光芒，殷平蜷縮的身子，正伏在一條細小且極不易辨認的小路上。原來路就在這山坡下！

寅・血路

我們迅速的爬下去，黃辛畢竟比我先一步，我走過去時，他已扶起殷平，我剛好望向他，他也抬頭望向我，滿面滄桑的肌肉每一寸都在難過著，他說：「殷老七暈過去了。」

殷平是在半夜二時左右才醒過來，這時我正用力把藥酒搽在他傷口上，所以他一醒來就痛個不得了。他是平平跌下數十尺，幸虧落地處是片草坡，但額前和右肩及右腿，仍被一條樹根撞中，破了皮，流了血，且傷了骨，傷得相當不輕。我們都很擔心。他一轉醒過來就呻吟，時而低，時而高聲，高高低低的，似這恐怖的黑森林的鼾聲，靜夜中聽來格外怕人。冷月靜靜爬在他的臉上，蒼青色的臉容和月亮照不到處的陰影，以及張開了滿唇是血的口，呻吟著，他倒下地的時候，牙齒咬傷了下唇。幸虧不是咬著舌頭，我們心裏都想，總算是萬幸。「老大，看情形咱們不宜再走了。」張恕說：「或者我們先送殷老七回城，再來找水源；水源我們是一定要找的，在外面已遭受太多的失敗了，我們不能再敗在這森林裏！」周

清說。「那也會前功盡棄，看不如由一人送殷七弟回去，張老五，我看你走這一趟罷。」黃辛說，換回來的是張恕一連串的抗議，「怎麼行！不是我不照顧殷七，而是為何你又不送他回去?偏要我來送!我是不見水源不回去的，媽的多少天都熬過去了；我是不見黃河心不死的。」黃辛也罵了起來，廖建和周清從旁勸阻。我說：「我想水源是很近的了，聽這聲音只怕不出數里之內，不如我們留下兩人來照顧七弟，兩人先去找水源，找到後面來接替這兩人，反正大家都是非見著水源不可的了。」黃辛點頭表示同意，張恕卻悻悻然道：「不過不能把我和這山番編在一起！」周清沉吟了好一會，卻道：「但這要花更多的時間，我們的糧食也不會足夠，而且兩人走比四人走危險多了。」

正在百般無奈的時候，在火堆旁的殷平濃重的喘息起來，我們慌忙圍了過去，殷平的臉色在火光的映照下奇異的痙攣起來，他額上的傷口在我所包紮的棉花白紗布裏滲出了紅黑色的血液來，他似乎在掙扎著說話，黃辛急忙以寬厚的臂扶起了他，我們聽到他斷斷續續的說：「老大……不要……不要放……棄我……，讓我……我也去……看不到源……源……源……頭，我死不……不瞑目……源頭……唷吭……源頭快到到了……」說到這裏他似乎是被腿上的傷刺痛入脾，整個臉孔都扭曲起來，語音曖昧不清的亂叫道：「月亮……月亮……被吃、吃下去了……月亮……」這奇異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悚，在這陰黯的林中慘異的迴盪著；張恕與殷平的感情最深厚，忍不住哭著扶著他，我和黃辛緩緩的站起來，在幽異的月光下，

我看見黃辛野獸一般的眼睛陷入沉重的思慮中。

「他不去是不甘心的，我是說殷老七。」黃辛嘆息了一聲，「真的反正源頭也不遠了，可能就在這座懸崖下面：讓他去吧！」

「你瘋了，二弟，」我激動的說，「殷七弟此刻的情形，怎能再經跋涉!?」我指著這無底深崖，的確，那兒正有一條畸形的路直通下去，但它的傾斜面接近七十五度，而且怪石叢生，霧迷一片，只要一栽下去，只怕連半絲生機也沒有，甚至連屍骨也無存了。我繼續說：「你看看這座崖，我們自己能否下得去，還成問題，殷七弟他怎能……」

黃辛忽然以一聲斷喝終止了我的話，他的眼睛又回復野獸一般異光，粗聲道：「如果他是你，受了這樣的傷，你會寧願被人送回城去，還是希望你的朋友送你一齊到自己渴望到達的地方?」我忽然靜了下來，黃辛瞪著我，慢慢又沉著起來，平靜地道：「至於下這座山崖，我可以揹他，保證他安全——」

我陷入沉思，廖建忽然叫著站起來，「讓七弟去，他一定嚷著去，我們已答應他了，讓他去罷！」我深深的看黃辛好一會兒，然後走到殷平身前，張恕正扶持著他，端清水給他喝，他的喉嚨發出一種乾裂的聲音，渴切地望著我，眼裏有一種玉石俱焚的光芒，我用左手按著他的肩膀，一字一句的說：「老七，你放心，我們一齊去。」他仍是望著我，粗重地呼吸著，眼眶忽然泛起淚光，然後軟倒在張恕的懷抱，緩緩的閤上了眼睛，講出了一段奇怪的

話語：「月亮……樹……廟……給吃了、吃了下去，我們要快跑、快跑……」

殷平就這樣叫嚷著睡去，那時已凌晨四時左右了，我們今晚不打算再趕路，先休息一些時候；殷平重複著奇怪的囈語，其中總是離不了月亮，張恕照顧著他，但卻在他身旁睡去了。火光熊熊烈烈的燒在營帳外面，新斫的山柴燒得像憤怒的爆竹，發出不可節制的偶然的響。廖建本是守著營火的，卻因太疲累的緣故，倚在樹幹呼呼的睡著了，鼾聲濃濁。營火及負傷的殷平，目前都由周清照顧了；周清在火烘烘中寂寞的吹著口琴，現在奏着的是Long Long ago，是的Long Long-a-go-！-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記憶，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相聚，Long Long ago，我們有許多理想和願望。我看見黃辛那宏大的身軀，和許多心事，靜立在崖前，一動也不動，我走上前去，他「唔」了一聲，靜靜的望了望我，又望向那條路，那處正是殷平摔下來的地方，這小路上有着斑斑的鮮血，那是殷平的。他冷冷且深深的說：

「這條路是殷七弟的血換來的。」

我看這條路，一直隨着它望過去，見它消失在崖沿；崖下黑洞洞一片，茫茫的黑霧把整座山腰都浮起來，隱隱傳來萬馬奔騰般的河水急鳴聲，它們在唱、在鬧、在歡悅，在這條路的盡頭。

卯・月亮的路

是接近清晨時分的霧，漸漸籠罩了黃辛和我，我望向黃辛，只看見他在霧中沉厚得如一座大山般的背影，以及在霧裏如星一般亮的眸。他望着深夜的山谷，忽然說：

「明天我們將跨過這條血路，到下面的路去。」他說着，在幾尺外的周清忽然止了口琴，呆望熊熊的火，喃喃又堅決地道：「對了明天，是明天。」

「明天一早。」我說，「殷七弟不宜久留，我們還是快去快回的好。」

「看來這山谷下必有一水塘，只不過，」黃辛沉思的說，「不可能是真正的源頭，水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我們至少還得再爬一座山；我們現在抄垂直的近路找到水塘爲先，再從水塘的來源尋找這整條河的來源。也許這水源就在山上，也或許就在對面的山上，總之是不遠了。」

「如果明天一早便趕路，那末最遲在明天夜裏就可找到水源；」我看着黃辛，再望向周清，「這懸崖是一定要下的，雖然我們可能得重回到這山上去找，不過總比現在我們只聞水聲不見流水的好。」我停了停，再說：「只不過，只不過不知道七弟——咳咳，沒事就好。」

周清不再說話，添了幾根新柴，逕自吹奏「馬薩埋在冰冷的黃土中」起來。黃辛濃濃的眼神望着對面的山，濃濃的聲音像重霧一般化不開來！

「我感覺那水源是在對面山上的。」

「那末，這山上的水聲是從那兒來的呢？難道是另一道流水？」

「當然，依地圖上是沒有別的支流的；」他語塞了一會，「當然，地圖是不會錯的；」又躊躇了一會，再說，「總之，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是在對面山上。」忽然很煩厭地低喝了一聲：「吹甚麼鬼曲子！」說着大步行了開去，在遠遠的一棵樹下臥睡下來，像是要歇息了。

這時周清正在吹着「懷念家人」，我望着對面的山，在霧中，在茅草叢中望過去，對面的山黑幢幢的像一隻高大動物的頭。我想起一個古老的故事了。對着這幽秘的山，像是遠久的廣東梅縣裏所流傳的一則軼聞：有這樣的一座黑色的大山，從沒有人上去過，有天悶熱的半夜裏，鄉下的幾個老頭子睡不着時出門來乘涼，談天說地，在個很偶然的角度裏瞥見那黑山裏有明珠似的光亮一閃，於是有不少年輕人奮起尋寶，天明出發，到晚上在山下的人看到一把火或者成羣結隊的許多火把，妖妖嬈嬈的從山腰繞行着上了山頂，忽然火光都不見了，一個人也沒回來，再去救拯的人也是一樣，夜明珠還是夜夜發出誘惑而幽秘的光芒，到最後大家才知道，那黑色的大山根本是一條黑色的巨蟒，幾千年的盤踞在那兒，全身都長滿了青

苔和樹，那夜明珠正是蛇的眼珠，而去尋寶的人，一一都在繞上蛇的嘴旁想攀上去採摘夜明珠時，被牠一口吞食了。而這對面的大山，是不是也正是那傳說中的山？

想着想着，不禁心寒，猛抬目間，驚見那山腰也正有一道奇異的光芒，一閃而逝，這是什麼光？我心中大驚，寒意更重了，黃辛已然闔上眼睛，周清仍在低頭吹着口琴，都没有注意到那光亮。我不禁後退幾步，走回火旁，周清的口琴忽然由低沉而至停頓，滿目驚異，我問：「什麼事？」他站起來，半躬着身子，望向樹林深處，用手表示我不要說話，然後他顫聲道：

「你聽，你聽。」

「甚麼？」我還是不瞭解，但一靜下來，便漸漸發覺這山谷和樹林深處，正有一股奇異的聲音，細細微微的傳過來，像是有什麼動物在哭號，像有甚麼山魈樹魅在哀泣，不不，像有人不徐不疾的拍打着一面可怖的鼓，蓬蓬蓬，蓬蓬蓬，咚、咚、咚，慢慢走了近來，整座樹林，每棵樹，每根椏，每張葉都在重複這樣的聲音；聲音持續着，開始時，我們仍以爲是幻覺，而聲音竟愈漸大了起來，四面八方的包圍了我們；我在大驚中看到周清驚惶的眸子，轉目過去，黃辛已有察覺，猛地從地上躍了起來，我正想叫醒廖建和張恕的時候，那神秘的聲音，却在這時神秘而突然地消失絕滅，甚至連一點聲音也没有，全山一片靜！

我望向黃辛，黃辛一頭都是黃豆般大的汗滴，因此我也發覺自己全身濕透了，周清不解

的望着我，聲音有點語無倫次：「那是什麼聲音?是敵人的鼓聲嗎？這兒是沒有人的呀！是幻覺?爲什麼我的血液竟流動得如此之快？」

我沒有答他。一時天地間都回復正常，一陣劈面且令人哆嗦的寒風，把周清的問話帶到後頭。這一陣大風幾乎撲熄了營火，火光搖晃中，廖建的鼾聲更大了，張恕只翻了一個身，昏昏睡去，我望向黃辛，黃辛也正望向我。

忽然殷平似着了魔地在夢中瘋狂地大聲叫着囈語：「月亮，吃了的月亮，路……水……呵……回頭……不遠有……呀唷……月亮——不，不——」

他突然從夢中坐起來，還往前僵直地指着，眼睛却沒有睜開來。我們隨着他指的方向望下去：他指的正是山下曲曲折折的路，而這條路，正曲曲折折的，被中天的冷月舖上一層慘青色的銀光，一直通到山底下，就像一條銀色的蛇。

辰・沒有路

是夜，我，黃辛和周清，都沒有好好睡過。

而在次日，也就是我們一行六人入山以來的第四日清晨，匆匆準備妥當，往山下爬去；黃辛負責揹起殷平，他和殷平的行囊，却由我們共同分配負擔，無形中使我們的進度緩慢了

許多。黃辛雖是揹了殷平，但仍靈活得像頭猩猩，健步如飛。張恕却開始有些不支的現象，他的眼睛轉紅，臉色轉白，常常獨自停下來，一大口一大口的猛喝着水。

我們的身形很快的沒入霧裏，在霧中，我們唯一的聯絡只有聲音，彼此喚着對方的名字，怕有失散的情形。泥土又鬆又滑，幾個小時過去了，大家在一處傾斜面比較大的山坡上喫了乾糧，用一條粗繩把各人綑得緊緊，才再一起往山下爬去，以免再有意外發生。

這條繩子却真的救了廖建一命；雖然差點把我們都送入鬼門關。

當再啓程後不到半小時，我們頭朝山上、脚朝山下的退到半山腰，路經一處有無數的大石，堵塞着退路，我先是小小心心的越過，再扶持後面的人，黃辛經過時曾不小心滑了一下，差點與殷平一齊滾下山坑去，所幸他十年中國武術的馬步十分穩健，馬上又站穩起來，但却擦傷了左脚脚踝。輪到周清經過時，他十分謹慎，得以安然無事；但廖建却在大石上隨着青苔，直向谷中溜落，上面的繩子把張恕一拉，他也紮手紮脚的往下直摔，我在下面伸手一抓，抓不到廖建却自己也立足不住，正要隨着往下翻，幸而周清却一俯身死硬抓住一塊大石不放，才不致在瞬息間全部滾下山崖。我借後面的支撐之力，硬硬把穩馬步，這時黃辛已把殷平放了下來，把凌空的廖建扶住，張恕才得以脚踏實地。一場危難，總算過去，却驚出了一身冷汗。

我們驚魂甫定，休息一會兒。才繼續爬下去。這次是小心翼翼的走，過了山腰，已近晌

午，霧散了，烈陽一層一層的照下來，沒有霧蒙蔽着事物，總是件好事。

我們爬着爬着，從山上退到山谷，每一步都充滿着驚險。這是個荒無人跡的深山，甚至沒有一絲獸吼鳥鳴，唯一使我們心安的是：這裏有一條斷斷續續的路，與其說是路，不如說是曾經被人走過的痕跡。至少以前曾有人到過這裏，我想。中途廖建曾踢到一頂帽子，張恕發現一雙鞋子及幾塊石子堆疊而成的灶口放置在比較平坦的山坡上，這都證明了曾有文明人來過這裏，縱或僅僅是這一隊人，甚至是只有一個人。

這山崖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走，自從廖建那次驚險後，以後的都可算是安然無事，斜度也比較大了。但是令人驚奇的事仍是發生了，首先是殷平在黃辛的背上發出一聲劈頭劈臉無頭無尾的嘶吼：「月亮，不要來……！」張恕馬上走前去喚：「七弟——」周清「噓」了一聲，我們便聽見一種奇異的、弱如游絲的聲音，自谷底傳了上來，依靠着山壁的迴聲，漸漸擴展開來，這種聲音我們從沒有在城裏聽過，像一個正在深山裏用一柄大斧伐着木，又像一隻啄木鳥在我們身側啄着一棵樹，也像谷底裏有人正用力把一枚大釘拴入棺材蓋上，開始時似在很遠處，後來越來越近，廖建及張恕都茫然的看着我，而我和黃辛及周清都漸漸覺察，這正是昨夜那怪異的聲音！我擺了擺手表示不要慌亂，殷平這時呈現着有些神志不清的狀況，他顫着口唇跳着眼皮抖着手，渴切地叫：「水，水，水……」我用左手握住他的手，右手遞過水壺，餵他喝了，其時我感覺到他的手不停的顫抖着，忽然使我聯想到我們未啓程前

的藍元，他蒼白而渴切的臉孔，顫抖的身子，那張開並掙扎着說話的嘴——此刻他可安好？他在想些什麼？知道不知道我們在這兒遇到這樣的事！？此刻我忽然覺得恐怖起來，那陣異聲忽然由極點而至終止了，山壁空空盪盪的，靜得像要噬人。這次異聲比昨夜來得更大，來得更久、也來得更近。我勉强鎮定心神，看到廖建的神色，知曉他又想問我那是什麼聲音，但我此刻無法答他，我迅速擺了擺手，說：「管它是什麼東西，來，我們繼續走，趕路要緊。」其實這些話充其量也只能安慰自己的心，但是顯然的，它連這點也做不到。而當那怪異的聲音消失後，那可怕的天地間的大寂靜只不過維持了一二分鐘，我們却聽到另一種細細碎碎的聲音，開始還以爲是幻覺，後來聲音漸漸大了起來，是水聲，由淙淙轉而似萬馬奔騰，不，是一萬隻馬在嘶鳴，在歡唱，每一道水的細胞俱是歡悅的源泉，在這冷清的谷底下孤芳自賞——我們從未聽過這麼急這麼近這麼美好這麼自然的水聲的！我們都一齊歡呼起來，覺得渾身血液都燃燒起來，隨着流水的歌而打着節拍，我們的動作忽然輕快了起來，不消半晌我們已脚踏實地到了谷底。這兒霧氣十分濃重，空氣十分潮濕，但四周都清新得如剛出水的蓮花，只有兩三棵青綠的樹，這時水聲更大了。廖建忍不住歡愉地大叫起來，叫聲在空谷裏互相傳遞，久久不散。我瞥見殷平的眼睛已張開來，興奮的發着光，兩頰也燒得通紅。「快到水塘了。」黃辛也禁不住欣悦，第一個揹着殷平大步向前跑去。上面的路正是通向這山谷裏，這谷裏蓬勃的茅草只有一個方向是半傾倒的，顯然它們在不久以前被人踐踏過

的，這便是路了。我們沿着它跑了十多分鐘，已是下午五時左右，水聲更響更近，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却又發生了。前面是一片高過人頭的茅草，沒有倒下也沒有傾側，四周盡是高草，和近近的水流聲，竟然到了一個沒有路的所在！

巳・水路

沒有路了！

我們曾聽不見流水聲看不見流水的在森林中盲撞過一日，但從未沒有路的走過。走到那裏我們至少都有一個安全感，至少是曾有人走過這條路；而今路却沒有了。那走過這條路的人呢？難道、難道他就在這荒野裏停下來嗎？而這裏流水聲已那麼近了！

我注視地上，赫然在茅草的左側仍是有些微傾倒的現象，而且是臭氣薰天，無數的蒼蠅，飛旋在那堆茅草之間，有些停留在地上。地上有一灘煙黑色的液體，像乾涸了的血，以及一件長形的物體。黃辛等從我驚詫的神色中也轉而注意到那物體。黃辛走前去用竹杖把那長形物體翻過來，蒼蠅滿天飛起，嗡嗡的迴響着，惡臭襲人，我們都急急掩上鼻子，差點就吐了出來。那長形的物體大約有兩尺多長，起頭部份平平的被切了下來，開始粗，中間次粗，至末段部份，即幼細了起來，最末端似有五處分支，但五處分支均已腐爛，只剩下末端

的一小部份，黃的皮已剝落殆盡，只剩下奇怪的紅色的肉：顯然是一隻被斫下來而腐爛了的人手！

「啊！」有人失聲叫了起來。

黃辛和我迅速的交換了一眼，假如這真的是一隻人手，那麼人呢？他是否已死在這裏？他一個人來嗎？假如不是，那麼其他的人呢？張恕忽然叫了起來：「你看，你們看——」

我們循聲走了過去，只見到一顆巨大的石頭，巨石上有一柄橫斜的小斧頭，斧頭柄沾有斑斑的血跡，斧頭旁有一副眼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物件，只是巨石上，刻有幾個字在大石上，因數度被風雨所侵蝕，已不甚清晰，那幾個字十分難看，東倒西歪的，像是在極度惶急時刻出來的一般：「No」、「Dont 9」，依照這些字的形狀來看，分明是被那斧頭所鑿的，而且顯然是英文字母，但那句：「Dont 9」中斷得十分奇怪，如果「Dont」是「Don't」的意思，在萬分匆忙中刻者來不及再多刻一劃，那麼「9」又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是阿拉伯數字裏的「9」嗎？沒有理由會「不九」的呀！除非這根本是一個英文字的起頭字母，鑿者在還沒有刻完之前即遇了險，所以這幾個字也更加重要了。張恕忽然叫了起來：「Don't go!」我們心中都同時一亮，是的，照這字形的發展看來，極可能是「g」字，而且下一個很可能便是「o」字。這麼說，難道這人在危險中刻下這些字跡，是他發現了什麼，而鑿下這些以警告後人不要前往嗎？我們心中都非常納悶。殷平忽然在黃平背上神智不

清地急喘着嚷：「月亮——月亮！月亮！吃了，快跑……要找水，找水源！我們！不——」夕陽已西斜，叫聲中有昏鴉急急掠過，泣血撞過天際，令人不寒而慄！黃辛沉聲道：「我們找到水源再走回頭路。反正已很近了，而且有六個人，又有武功的根底，嚇不倒也死不了的。」

我略一沉吟，這樣折回去，實在不甘，不管陰影如黑鴉翅一般地掠過心頭：「好。我們不能入寶山而空手回的！」我順手把那柄斧頭拔出來，拿在手中，說：「走！大家小心走！」

我們用沉重的步伐壓倒茅草的行去，高高的茅草倒在我們的脚下，在我們的身後嘶嘶沙沙的又半起了身，不甘心的窺視着我們的去向。忽然周清往左邊用手撥開茅草，大叫起來：「到了！到了！」

我們且如狂風般衝了過去，茅堆落在後頭；這是一大片綠草如茵的草地，跑了十來步，只見一片怪嶙嶙的亂石，亂石堆上，有一數丈高的峭壁，憑空掛下一道又急又快又闊又大的白瀑，天崩地裂的墜下萬丈深崖裏去！深潭猛烈地接受着瀑布的冲激，化成千成萬的白色泡沫，在翻騰、在煮沸，在喝着勝利酒，在經過凱旋門，在一千萬次冲涼的水迎頭淋下，在整個潭裏噴出熔岩！那數十丈高的崖頂如水平線一般，激流一至彼處，即一失足成千古恨地翻身向下墜、墜、墜、墜——碰崩一聲撞在潭裏！潭上瀑布足有十數丈闊！我們爲之瞠目。

周清、廖建及張恕三人如小鳥一般的跳着叫着撲過去，興奮的投向大瀑布前，跳舞起來，又拉着彼此的手，張破喉嚨的叫，也不能在這驚天動地的水聲裏作任一最小資本的股東！我和黃辛也被這一奇景所愕住了，能站在這樣的瀑布跟前，心中真有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威皇感覺。黃辛背上的殷平，也忽然靜了下來，瞪着狂熱的眼睛，滿臉都是火燒紅，呆子一般瞪着瀑布，喃喃自語地道：「月亮，月亮……」

隔了好一會，黃辛才舒了一口氣，說得出話來：「誰、有誰想到這裏有一個這麼浩大的瀑布啊。」我沒有應他，好一會他又說：「我想我們是第一批人看到這瀑布的！」忽然他又哈哈笑道：「如果報告給政府知道。這裏還可能成爲著名的遊覽區呢！」我也興奮起來了，說：「既是我們先發現的，說不定這瀑布還得用我們的名字來命名呢！」黃辛聽了很開心，說：「既然找到水潭，我們沿着這條水路走上這山去，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源頭了！」

午・回頭的路

我望上山去，只見這瀑布之上，是另一座不算很高的山丘，顯然流水是從山上冲擊下來的。「有誰在城市裏的人會想到，這麼一條小小的河流，有這麼遼闊的背景啊。」黃辛笑道：「簡直是匪夷所思，看來源頭處必有什麼更特殊的情況，河流才會那麼大那麼急又那麼

濁黃的！」我也笑着說：「我想到半山腰就知道了，水源不會遠到那裏去的。」

忽然一聲慘叫，劈耳傳來，只見張恕的身子自一岩石上往後翻，雙手拚命揮動，想抓住些什麼似的，臉色蒼白得嚇人，口張得大大，成「O」字型，在慘呼着，周清一個箭步過去，只差那麼一線，就可以捉住他了——只差那麼一線——張恕已栽下瀑布中去了，五六丈的墜了下去，水流一捲再捲，只見他蒼白的臉和張大的口載浮載沉了幾下，只聽到鬼泣神號般的水聲却聽不到他的叫聲，他忽然没入瀑布中心去，不見了，消失了，我們再也没有看到他浮起來過。

而天色已經暗了。

太陽沉下去，月亮又慘青青着臉色的昇了起來。

我們還在水潭邊，盡了一切的努力，也放棄了一切的努力。

我望着天邊僅有的幾朵殘存的血霞，喃喃地道：「老五，張五弟，莫要怪我們不救你，太急了，這水流，誰下去也只是陪葬品罷了；你到了那裏呢？怎麼不浮起來？」廖建忽然哭了起來，這裏除了殷平外，他和張恕感情最深厚的了；而殷平仍在半昏迷的狀態之中。廖建的哭聲，在漫天的血霞中杜鵑一般地一聲一聲的泣着，天地間的枯樹都悽厲的黑了起來，黃辛忽然間說：

「我們不能再停留了。我們得馬上找上去，照原定的計劃，今晚之前找到水源，殷老七

也不能再這樣熬下去了。」

黃辛的聲音在冷澀的夜空裏顯得鐵一般冷酷、堅定和沉重。我忽然憶起我看過一部戲，叫「DELIVERANCE」，幾個城市裏的人，划着船去找水源，結果中途意外的死掉了一半，所不同的是我們爬山而不是划船，他們是中年人而我們是年輕人，但我們都同是爲水源而來的，而且現在再走上去，得要跟着水流走了。我忽然恐懼起來了，於是我說：

「不要再找水源了。我們回去罷，張五弟的死，我們已夠不知如何交代了。」

一陣難堪的沉默，殘暉最後的守衛已悄悄的自西天撤走，天地間一片沉默。黃辛仍没有說話，周清却忽然叫了起來：

「不，難道我們爲了這點意外的打擊就放棄千辛萬苦來到這裏的目的嗎？如果就此回去，張五弟怕是死不瞑目了！」

月亮的臉，出奇地慘青，在一片不正常的柔和中，隱隱約約的有幾個煞氣騰騰的灰暗的地方，像是隱藏着甚麼秘密似的，未來的，預見的，過去的，都一一隱匿在後。我們隨着水流爬上山崗，水流越來越急，越來越濁黃了。

我們知道，源頭快到了。

這是我們進山以來的第四天夜裏了。我想起那茅草堆裏的斷手石上刻的字，難道前人已曉得這地方的凶險，警告我們不能再來嗎？而我們因不聽勸告，已死掉一人了。難道去找水

源，是件遭受天譴，死無葬身之地的事嗎？啊！一陣冷風吹來，我不禁覺得寒意逼人了。驀地廖建發出一聲大叫：

「水源，水！水源！」原來我們已爬到一處高高的灰鐵色的亂石崗上，從石崗上望下去，我們被驚疑冲昏了頭腦，任誰也說不出話來。從上面望下來，這山畦裏足有百丈闊，四周都是高大大的巨石和山崗，石連石，山連山，水連水，這石崗至少連接了七八座山巒，而四周的山，都有一道憑空飛濺的流泉，直瀉落谷中，我們所站的這山崗上，也有這麼一道較大的水流冲下山谷。這山谷如火山口一般，底層都是黃泥漿，水越急谷壁的泥就愈冲越薄，水流就愈是濁黃。足足有整卅多條流泉從各石崗上流落到谷底去，誰說，誰說這地方沒有任何支流？

難道是地圖也錯了嗎？這幾十條河交流在一起，難怪河水會流得那麼急了！水從山上倒掛下來時仍十分清澈，一到谷裏，即渾黃一片；顯然的，來到這水源，不止這一條路，無論跟那一座山崗的水流，都能抵達這裏，只不過路上的一切經歷不同罷了。

但最令我們驚異的，還不止這些！

這山谷裏，是無底的，不可測量的黃水，不知在幾千幾萬年前，許多河流已冲擊到這裏，把這裏冲成一不可想像的深谷。而在黃色大河滾滾流的邊緣，天，天啊，竟有幾所離奇的建築物，有點像古羅馬帝國粗牆圓柱的建築，也有點像中國的亭臺樓閣，甚至像古埃及的

金字塔的下闊上細的建築形狀，如威尼斯的水上建築及未開化東南半島的長屋，都有些相似，但屋宇都冲積滿黃土，有些只剩下屋頂未被埋入土中。在河谷的邊緣，有些屋宇竟呈露在水邊或水上，難道這曾是一座城！我們找到的：

竟是一座曾被河流摧毀的城嗎！

它是爲何被淹沒的？沒有人來得及逃生嗎？爲甚麼歷史沒有這個資料？沒有這些建築、沒有這座城！難道它是被歷史所遺漏的一個殘骸嗎？有多少事、曾發生在這裏？這座城的忽然毀滅，難道是天譴的能力嗎？

天譴！一種不祥的預感，霎時間在我腦中巨鴉一般地覆蓋下來，我轉過頭去，只見黃辛的眼神一片深沉，不安到極點地望着我，他背上的殷平着了魔地孱弱地嘶喊：「月亮……吃了……吃了……月亮！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同時間，我和黃辛都清楚了彼此間在想的同樣一個問題，一種更不祥的陰影奔在黃辛堅忍的臉容上，他忽然向大家狂吼道：

「我們回去！趕快！快！」

未・清晨的路

黃辛瘖瘂的狂吼着，一股突如其來的恐懼感侵蝕了整個的我，我是第一個回頭就跑的，

然後我聽見周清和廖建都惶恐的答應着，在一瞬間我回頭看到他們恐怖的眼神：難道他們也感覺到這種可怕的、覆地蓋天的不祥嗎？我已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正全力的往山崗下衝去，同時，一種奇異又熟悉的聲音再度自耳際響起，馬上激烈的增强，迅速地加强了二百倍，這正是我們在山坡上，懸崖上所聽到的異聲，但從來没有這一次的巨大，震耳欲聾的尖嘯，我們瘋狂的飛奔、迅速地掠過那瀑布水塘，急速地向茅叢裏奔去，但來不及了，一聲尖嘯劈空飛掠，急忙間我抬目一看：是一支鐵青色的大箭，憑空射來！我只來得及看到那是一支大箭，因爲我是跑在前面的，我急忙翻身向前一竄，邊大叫：「留意箭呀！」我迅速地往草叢裏衝去，到了草叢，草比人高，無論如何，比較安全。黃辛因揹了個人，跑得較慢。

「嗖」！又一支箭飛過，我連發箭的人也看不到！一百碼！九十碼！八十碼！七十碼！我恨不得有雙翅膀，迅速没入茅草中。六十碼！五十碼！四十碼！三十碼！茅草愈來愈近，「嗖」地又是一支箭，我「叭」地伏倒在地上，整個人都趴跌下去，才險險避過一箭！我還没爬起身，即連跌帶撞的向前衝，這時周清迅速地越過了我！二十碼！十碼！「蓬」地我和周清同時衝入草叢中，跌入草堆裏，幾乎在下一瞬間，另外兩人也衝了進來，跌在地上！我、黃辛、周清、廖建，都没有中箭！

我們嚴重地喘息着，迅速地移到一個茅高地陷的地方伏着，我猛吐著氣，問：「你們、有没有、看到、那放箭的、人？」周清說、他的喘息比我還急速：「見、鬼、鬼、鬼影也没、一個！」廖建插嘴說：「都不知，是、人、是、鬼！」黃辛仍是揹着殷平、揩着汗珠：「我、們不能、現、在、走、看看、情形、還有、没有追擊——」我看著黃辛，忽然叫了起來：「黃老二，你受傷了？」廖建也隨着大驚，因爲他不但看見黃辛脚下茅草上的血跡，也看到他頭側的箭：「二哥，你中箭了！」黃辛自己也被唬了一跳，茫然道：「没有哇——」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把殷平放下來一看，只見殷平的額頂上，正插着一柄死金色和死青色的箭，箭身直穿過黃辛的左太陽穴側，深深没入殷平額裏。殷平的臉色慘白，血自頭頂披下，與蒼白成了一種驚心動魄的色彩，他的口張開，好像正在說着什麼，雙手伸張而僵硬，瀕死還抓着黃辛的肩膀。黃辛忽然慘烈的哭喊起來，用拳使力搥着自己的胸膛，慘叫道：「殷七、殷七！我害了你，我只顧到自己逃命！没照顧到背後的你……殷七、我該死！我該死！七弟……」我着實呆了好一陣，然後我衝過去盤住黃辛拚命亂搥的手：「不、不要這樣！現在不是內疚的時候！你又不是有意的！」黃辛仍是不聽，硬是掙扎着，我只好陡然一聲大喝：「二弟！這件事你已盡了力，打死自己也没有用！敵人還在窺視着我們，你這樣叫嚷，無疑是把我們也送入鬼門關！」黃辛猛然停止了動作，雙眸癡呆看着我，我示意廖建及周清過去，挾持他坐了下來，他的瞳孔裏一片茫然，黝黑的臉孔漸漸變得蒼白，喃喃的在說着話：「我、明白了，月亮、月亮……要吃下去了……」我和周清及廖建對望了一眼，忽然都覺得毛骨悚然了起來。

月亮平空慘瑩瑩地撒下來，冷冷的撒在我們每一人的頭頂上，像無所不知的幽魂，而且像冰一般冷澈入心。

我們並沒有馬上啓程往回程走，因爲在這樣的暗夜裏，我們根本不知道敵人有多少，很容易便遭了暗算，在大白天走，無論如何是較安全些的。況且我們今天是一天奔走，沒有半刻歇息，在這種情形下趕路，無疑是拿自己生命開玩笑。於是我們採用輪班的方法休息，那怕只是憩息短短的一刻，也能藉以回復些精力。

月偏西。一夜無事。

次晨大霧，朦朦朧朧織成一面大網，罩着我們，我們趁着這彼此都望不見的大霧中穿出茅叢，爬上我們原來的那座山崖。這正是，第五個晨。

因爲我們回的時候比來的時候熟悉，不必把時間浪費在尋找路向裏，再加上我們在亡命的奔逃，所以比來時快了許多。一路上，並無特殊事件發生，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黃辛變得沉默寡言，時而喃喃自語，説的話，竟像是殷平在迷昏中時所説的一模一樣，他臉色也愈漸煞白下來。我們都很是躭心。

來時我們從崖頂爬下來，歸時我們是從谷底爬上崖頂去。

我們已爬到了半山。我是爬在前頭的，往後望去，只看見周清佈滿皺紋的臉。大大的頭，小小的身子。往下是一片垂直的、只有兩涯斑剝的削壁，驚心動魄的直直矗立，一片大

霧迷茫，不是人間的人煙。黃辛有氣無力的爬在第三，由於他一路上都滿臉哀沉，我特別請廖建隨在他身後，以策安全。我們繼續往前吃力的攀爬着，霧水也有着一份特殊的重量，令你有不知不覺間忽然撒手往下墜去的力量。我們在清晨中趕路。

申・夜晚的路

我的五指用力地抓住一塊大石，吃力的把身子托起來，然後腳再踏上去，一路上都是如是。霧中的草，像是古時候賣的糖葫蘆一樣，一串串的一串串的串着晶瑩又滾滾圓圓的水珠。再爬上去的時候我的手指觸摸及一根鐵線，這真是座奇奇怪怪的山；正如那柄我從沒有在任何民族的資料裏看過類似的箭一般，這條鐵線釘在這個山壁，却直直拉向對面的削壁，中段沒入於霧裏。鐵線上串着一粒粒滾圓的霧珠，連成一串串珠鍊。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有誰來過這裏？有什麼人能夠在這數百丈遙的兩壁間釘上一條鐵線？用什麼力量把這鐵線甩過對壁去？把它懸鈎了起來又有什麼用？難道是有人用它來吊過對壁嗎？用兩隻手抓住它來盪到對壁去？呵！簡直不可想像，我唯有苦笑，甚至連告訴他們也不敢，他們已夠提心吊膽了。

然而在忽然間，我聽到一聲驚心動魄的狂吼，我急速的回頭一看，只見排在第三的黃辛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嘴巴張開，似想説話，一臉白得像冰，但却在同時間雙手一鬆，蒼白的手抓住兩團黑泥，腹上背下的、直向下墜！我狂叫道：「廖六——」我情急的在喊一方面是希望廖建能及時抓得住黃辛，一方面是希望黃辛的往下墜不致影響或撞及廖建，一齊落下山壑！但黃辛的身子却在同時間翻過廖建的頭頂，落下山去；因他是腹上背下的沉下去，我們只見他的臉孔在迅速地縮小、遠去：慘叫聲在四壁迴盪，在千重霧萬重霧裏遠遠又近近的傳了開來。

這一失足，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皆成了天涯。

我們三人僵直的靜立在崖前，別頭向下望，我忽然在愴痛中想起：張恕在失足前無助的手及蒼白的臉色、殷平死時額上的血和白煞煞的臉與僵直的手、黃辛落崖時雪白的臉色和直伸的手、以及、以及……藍元在病榻中死白的臉色，前伸的白手及張大的嘴；我整個人呆在霧中……

但路還得要走的，我們還得把所見所聞，告訴城裏的人。況且哥哥還在等着我們回來，或許還有藍元。周清和廖建一路上都沒有説話，我們不止是害怕這可怖的未知，而且也深切地知道，黃辛死前的沉默、死前的喃喃自語，都是異常的，況且，以黃辛的身手，是絕不可能無緣無故的往山谷墜去的。一個個的死，都死得那末怪異！

我們已爬上前天殷平墜傷的山坡上，崖頂已在望，時已正午。我們不發一言的用着午

餐，而所攜帶的食物，僅僅夠用一次晚餐罷了，這還是已加上殷平行囊中的糧食，因爲在我們的預算中，于第五天晚上之前必能回到城裏，而事實上，我們三人今晚最多能趕到那左右分岔路處罷了。不過到了該處之後，倒是希望能遇上一些山地人，以企求得到食物。我們都心情沉重的喫着：這水流的秘密，我們一定要帶回城裏去！

而當我全面陷凝思間，一陣輕微的地上樹葉聲響，很快的貼近我背後，我回首一望：只見一條寸來粗的黑得發亮的蛇，已游近我的身後，蛇首已近在咫尺，但蛇尾部分在遠遠的一棵樹根旁，蛇身在中間的落葉裏蜿蜒的游動着，其長可知，我大駭而躍起，大叫道：

「蛇啊！」

我急跳起來，那條黑蛇顯然也被我所驚嚇，閃電般地一縮，「噗」地屈起了頭部，「嗤」地吐出了舌頭，正向着我。周清和廖建，同時間也跳了起來，過來幫助我。那條黑蛇向我攻擊了一下後，便急急退回樹洞裏去了。我一轉身間，正想對周清及廖建説沒有事的時候，却見到周清的左脚邊正有一條金黃色的小蛇迅速的潛近，這蛇全身襯着火紅的線條，碧綠的眼珠，身體雖小，但顯然是毒蛇，我急叫道：「四弟小心有蛇！」周清一看我的神色，即感覺不妙，左右一看，即看到那條蛇，猛向後退，那條蛇迅速向他標過去，我在百忙中抽出行囊中的那柄拾到的斧頭，用斧猛劈下去，竟硬生生把蛇首碰得稀爛！可是周清却在後退中發生一聲嘶嚎，我望過去，只見他後退中的左脚正踩着一條蛇身，蛇頸暴漲，正纏在他的

膝上，顯然是咬中了他。廖建馬上拾得一根樹枝，引開了蛇，周清却痛得在地上打滾，那條蛇晃着頭對峙着廖建手中的樹枝，我一看便心知不妙，那竟是一頭絶毒無倫的眼鏡蛇！

周清的慘嘶仍來自後面，我和廖建在纏鬥着這條眼鏡蛇；這眼鏡蛇仰着、粗着頸咬噬我們，我們因手上的武器太短，擊不着牠。更令人頭皮發炸的是，那條黑色的長蛇又到了我們側身，前後夾擊我們。這時周清慘叫着站了起來，我們只見他全身不知因打滾或其他原故，衣飾都破破爛爛，而且傷痕累累，他的眼珠睜得老大，張着大口，臉部呈現恐怖的灰白色、雙手竟緊揑着一條青竹蛇，而蛇口正噬着他的喉嚨不放；我們只聽得斷裂般地叫着：

「老大老六、快走、你們快走……不要理我、我死定了……快走……哈哈哈……咭咭咭……月亮……吃掉……月亮……又昇起來了……Rvwolq avcov……」最後那句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但我却在百忙中直覺地浮現出那幾個字，也不知道它們是從我記憶中那個角落裏躍出來的。但周清的笑聲令我們喪失了戰鬥的勇氣，忽聞「卡察」一聲，頭上的一根樹枝斷落，一條巨大蟒蛇，自樹頂迅速掠落，廖建怪叫一聲，轉身就跑，我只覺天旋地轉，也拚命的追了過去。周清的慘號聲仍在後頭追魂一般的響起！我們氣咻咻連跌帶爬的上了山頂，驚魂未定，望落坡中，更是魂飛魄散；原來周清仍在草坡上垂死的滾動着，足足有整二十條蛇，花的、白的、黑的、青的、大的、小的、粗的、細的、長的、短的都有。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怎會羣蛇出動來攻擊我們呢？每個人都死得那末稀奇古怪；肅殺的山風把

落葉割了下來，漫空飛擊，我和廖建在恐怖的對視着：誰、誰是下一個死亡者？

在黑夜裏，我們到了原先那長滿高大喬矮灌木叢茂密的林子裏，到了這裏，我們知道很快的就可以抵達那巨石中矗的分岔路，而過了那兒，就是總算有人煙的地方了，縱然是一些野人，但畢竟是有人的地方。

可是天色已經黯下來，我們還有一段長長而未知的路要走。我們在草叢裏坐下來，用了我們行囊中最後的一個晚餐，吃着時有一種告別式的沉重。

酉・右邊的路

我們在密林裏迅速地穿插着疾走，來時熱熱鬧鬧的六個，歸時是恐懼中的兩個。我們慌亂的步伐使我們的心更慌亂。地上還是有很多泥沼處，來時張恕曾一個不小心摔了下去的地方。當我們正在爲自己漸漸接近安全區而寬心時，永遠也脱離不掉的惡魔又重現了。這次是根本没有任何成因的，我和廖建奔跑在密林中時，他在後面忽然發出一聲如雞被割斷喉管時掙扎的呼叫，孱弱而令人心悸，我幾乎没有勇氣轉過身去但還是轉過身去，看見的是可怖的廖建；他忽然間老了，他忽然間小了。

他的確是忽然間老去和縮小了。我返頭時只見他在黝黑的林中忽然全身白得像雪，脚踝

忽然離了地。這一切都是忽然的，忽然得十分突然，他真的是平平離地昇起，雙足成平行向前直伸，高與腹齊，雙手也是平行地僵直的伸出，與雙足也成了平行。那幽秘的聲音，又開始在密林中盪起。而他就這樣像在一層煙霧中向後縮小，臉孔一下子老了、連眉和髮也銀白了……我簡直是受不了這種怪誕的事情發生。廖建就這樣連自己也不懂發生些什麼似的，逕自在慘厲的叫着，而他的五官已然被壓縮在一起，皮膚也在刹那間都皺了起來，一切都在緊張地擠着，可以聽到骨裂的聲音，好像一切都準備馬上退縮到一個原型裏去，他的牙齦滲出了濃濃的血液，我用盡全身的痛苦大叫道：

「六弟——你——怎——麼——了——」

廖建雙目直勾勾的瞪在前面，也許在看着我，也許目光已透過了我，直落到我背後。我不禁全身都涼冷了起來，回身一看，除了一大片漆黑外，我什麼都看不到。我快要發昏了。

當我再轉身過去時，廖建已縮得像貓一樣的軀體，已憑空往密林裏退去，令我不能忍受的是，廖建的眼光仍直勾勾的，像看透了我的身子，直望到我背後的事物。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恐怖的眼神的。他的臉白得像一個白髮白鬍的老頭子，手腳都伸得筆直，只在咧齒着濃濁而模糊不清的話語：

「我——要——死——了——老大——我——」忽然他的眼睛也滲出了血，其他的話更加荒謬了：「月亮——去了——吃了——吃掉——完了——路——啊——月，月！月!!

月!!」全深林裏都在迴響着這恐怖的撕裂的聲音，鷹鷲一般地撕碎着我的神經。而這聲音在狂暴中，却如入山時那幾次異聲一般，由最細微至最巨大、而又突然停了？——

停了——大天涯般的寂靜都罩落在這林中，我睜開眼睛，我的驚恐是無可底止的：我的手正插着廖建的咽喉。他的身軀又跟常人並無兩樣。我的手正抓着廖建的咽喉。他仍在我的身前。我的手緊抓着廖建的咽喉。他的臉色蒼白得像紙一般。我的手捏着廖建的咽喉。他的五官都擠出了血。我的手緊挾着廖建的咽喉。他的口張大得似在想求救。我的手力握着廖建的咽喉。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的手正擰着廖建的咽喉，我撒了手，吃驚地望着，他已軟倒下來，倒在地上，蒼白的軀體，再也沒有動過。這是我不能相信的事實，是什麼力量使藍老三行前病倒？是什麼事物用箭射死了殷老七？是什麼力量把張老五推落河中？是什麼力量使黃老二深崖失足？是什麼力量使羣蛇咬噬周老四？是什麼力量？呵是什麼魔力，使我用我的手，瘋了一般地捏死廖老六？藍元那蒼白的臉張恕那蒼白的手殷平那蒼白的臉黃辛那蒼白的手周清那蒼白的臉廖建那蒼白的手和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張大的口以及伸長的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逃不出去了！那是天譴！我們誰都沒有權力去發現一些人以外的秘密。是傳不回去的了——不，不不不，我要告訴我要告訴，連一點訊息也不留，我們死得不值，後來的也一樣去送死罷了——我狂奔着，天和地都在眼前化成黑暗壓來，猛地我看見那座巨石，那介於我們來時路左右之分的幢然巨石，這是千辛

萬苦掙扎來到的地方，千辛萬苦掙扎來到，以爲來到這裏就安全了，但是現在我完了。我的脚再也不能夠移步，我的口只有喘息而叫不出聲音來：我知道太多秘密了，我活不了的了。我仍是站在左邊的路上，望見右邊的路，高高的茅草，冷冷的月，走下去不知道又是怎麼樣的一片荒涼了。它也可以到那地方去麼？抑或是條安然的路？我不知道而且也來不及知道，我只想起該留下一點痕跡一些訊號，讓後來的人勿要走這條左邊的路！那是以後來這裏的人唯一的生機，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想起行囊中的小斧，我拔起它、而五指已開始僵硬得不聽指使了。我看見右邊的路上，茅草無風自動，遠遠的冷月，在忽然間神秘、奇異、並且如蠱惑般地膨脹起來，又黃又青又大的冷月，一下子巨大得向前迎臉貼來，我想叫，但我叫不出，我的後頭，未來的事物都無及知曉，我只是用我全身最後的力量，一斧劈在那黑色的巨石上；火花四濺，石屑簌簌落下，巨石上留下一道白色的鑿痕……

殘雲

・楊麗玲

楊麗玲，筆名彥凌，一九六三年生於台北市，台北商專企業管理科畢業。曾任電影公司企劃，現專事寫作。

本文首刊於《中央副刊》（1988・6・6）。

「快！快！叫兒孫們都下樓！」財旺緊張的抱起奄奄一息的老奶奶。「壽床，壽床——」老奶奶的頭與脚懸垂著，像腐敗的蝦米。

志偉及兄弟們衝向厨房一角，打平備用的門板，底下四邊各墊上二塊紅磚，就成了送終的壽床。「奶奶的枕頭呢?」財旺托著母親青蒼枯灰的頭顱，大聲斥喝，「畜生！不是這個，交代過的忘了一乾二淨！」揮手打掉媳婦遞過來的棉枕，愈急愈暴躁。「年輕人不懂這些習俗嘛！」財旺嫂安慰橫眉豎目的丈夫，遠遠看婆婆一眼也急了，「紅磚啦！死人要用紅磚枕啦！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快，快去找呀！」嘴裡唸唸有辭，怕這種話被將死的人聽見，會死不瞑目。

終於送來紅磚，老奶奶安穩的睡入壽床，外圍立著大大小小十幾個子孫，擠得烏鴉鴉一片，使森冷夜氣頓時漲滿悶熱躁鬱。厨房另一頭，財旺嫂因恐耽誤時辰，已匆忙動鍋舞鏟，慌亂鏗鏘聲炒起麵香，氤氳裊繞死亡前焦灼的靜寂。

時近中秋，月色分外鮮亮，燦黃光華躍進紗窗，映照幢幢不安的人影。老奶奶枯皺的臉龐被月光染得青黃，癟癟的嘴咬緊，彷佛一粒黑紫色橄欖。「呵！」有人等累了，忍不住打

呵欠，就傳染病似的開始蔓延……。起起落落的呵欠在月光下游移轉換……。原已氣息低微的老奶奶，不知何時又漸漸呼吸平勻有力。「這是第二次了?呵——」素環看見父親已趕緊在準備强心劑。衆人默默無語，神情都十分疲憊。

「財……旺……燈……太……太亮……」老奶奶睜開眼。財旺趕緊放下針筒，將燈熄掉一盞。老奶奶闔下眼又沈沈睡去，呼吸已完全恢復正常。「呵！真是作弄人。」秀琴對素環苦笑。財旺瞪她們一眼，吩咐兒子志庭與志偉，將老奶奶送回房裡安眠。「麪煮好囉！快，準備香燭——」財旺嫂端著熱騰騰、噴著白色香味的麪過來，却見大夥索然散坐。「奶奶呢?」兀自端著鍋，頭臉罩在迷濛熱霧裡。「在房裡睡覺囉！」素環不耐的回答，轉身替女兒小囡擦鼻涕。財旺嫂尷尬的看看鍋內麪條絞著肉絲、蒜末而發呆。「哎！讓大夥兒吃吃睡覺去吧！」財旺吐口痰，精疲力盡倒坐入籐椅。

財旺嫂呆滯的看著衆人狼吞虎嚥後，也坐下。「吃飽了！上樓休息去，我和阿爸守候就好！」從各地趕回老家的兒女、兒孫們，接獲老奶奶病危的通知，才難得的羣聚一堂。她從昨天就非常興奮，忙進忙出。尤其大兒子全家專程從美國趕回，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長孫小彼得，更歡喜得不得了！而此刻，知道老奶奶又轉危爲安，彷佛自己撒了大謊被拆穿，感到十分抱歉，却又爲大家或將因此多留幾天，忍不住心頭喜悅。「看來——奶奶可以度過中秋才對。」素環和秀琴的預言没有得到任何回響，財旺嫂只好訕訕笑著目送他們上樓。

「媽真的會度過中秋？」財旺嫂看丈夫一眼。——逢九大厄，凡能破九解脫的，連閻王也莫可奈何！……這古老傳說令她心驚膽跳。「過了中秋，媽就八十歲了！」財旺茫然前視，聲調無限疲憊，卻不知是對誰說。兩夫婦都陷入乏力的沈默中……。「媽媽，奶奶又尿濕被子了！」小女兒雪珠跑來稟報，不知怎地財旺嫂心中燃起怒火。「什麼都要我，吃喝拉睡都要我，我是奴才啊！」雪珠很委屈的嘟起嘴，跟過去幫忙。

重新舖好被褥，換上病人專用的紙尿褲。房間裡，只亮著五燭光燈泡，幽幽暗暗飄浮著陳年的酸腐與尿騷味。床板上立著紅木橱櫃，稜角反射薄光，那是財旺嫂經年擦拭的溫柔回憶，十八歲嫁到劉家，唯有的陪嫁就是這座橱櫃，卻只當新娘時摸過一次，以後就得藉整理清掃婆婆房間無人時，透過抹布品味想像木質的堅美。「媽媽，妳幹嘛嘆氣？」雪珠推推母親。「沒什麼，妳去睡吧！」財旺嫂不理女兒，又細細撫摸紅木橱櫃。……爲了它，她曾哭啼大鬧，卻在遭受丈夫的毒打與辱罵之後，默默臣服於一切。

「財……旺……呢？……」老奶奶喃喃囈語。財旺嫂冷冷看著那稀疏白髮下，皺紋糾結的老人臉，似有無限痛苦在其中掙扎，扭曲的亂紋，每條都曾是鋼硬鐵棒，鞭笞她的命運。她永遠忘不了產後第二天，就被婆婆冷言冷語激怒，勉強掙扎下床，滿眼暈黑，卻一脚踏進婆婆故意擺在床下的空米甕時，婆婆遠遠投來的冷笑。也忘不了自己挨家挨户去借米糧，婆婆卻翹著二郎腿，收去財旺微薄薪水喝紅露酒的羞辱心酸……，三十九年了，淚水在無盡熬

磨中，發酵著恨意，她模糊的每天在等，等什麼呢？複雜到必須藉忙碌工作來降低期待的慾火。甚至婆婆臥病以來，她不辭勞苦，甚至心甘情願每天把屎把尿，安心等著有一天那架紅木橱櫃將真正歸自己所有。因此即使後來財旺開藥局，經濟漸漸好轉，曾買了無數新式橱櫃給她，她仍固執的在等待。「媽媽，奶奶又呼吸急促了！」雪珠跑去叫父親。

財旺嫂遲疑一下，就趕緊撫著婆婆鼓動如狂瀾的胸口，狀況再度陷入危急焦躁。衆人奔來，又掐人中，又擰熱毛巾、又按摩……可是老奶奶的氣息愈來愈散愈弱……。「快，不能在床上過世，會無法超生，快！」財旺抱起母親，火速衝向厨房。

壽床仍安在原處。「壽衣，快！」財旺嫂想起來往回衝，在婆婆房裡翻找，才替婆婆脱下，又重新折疊好的壽衣，壓著許多金銀首飾，其中最醒目的翠玉手環，散發碧綠瑩光，她緊張的回頭張望。「快拿壽衣來啦！」財旺的聲音咆哮！不敢再遲疑，她捧起壽衣和各類首飾奔去。

「這隻玉環是她生前最愛的，一併帶去吧！」穿戴好壽衣與首飾，顯得富貴華麗的老奶奶已昏厥多時，卻未完全嚥氣，財旺嫂忽然又從褲袋裡拿出乙只翠玉手環，套進那乾癟枯瘦的老人腕上。「阿祖怎麼了？她在看我吔！好醜的眼睛，好像大野狼——」與老奶奶算是初見的小彼得躲進母親懷中。衆人非常有經驗似地彼此悄悄點頭，靜觀其變。老奶奶睜著眼睛，忽而氣若游絲，漸或轉成平順有力的呼吸，猛地又顯得吐納急促，喘氣非常沈重……。

隨著她呼吸高低起伏，胸口像潮湧波動，衆人時而洩氣，時而放鬆，時而緊張，從疲倦中勉强凝聚的心神，在漫長等待中時振時衰……，最後癱瘓了、枯竭了，空洞而鬆弛的心情，在每張鈍重的臉龐，刷上一層又一層不耐煩。

「阿罔，妳怎麼回來了？」秀琴驚呼，窗口探進一張擠著五官的麪團臉。

素環懶懶的去開門。叫阿罔的女人，拐著嚴重的內八字型脚步，趄趄趑趑的拖動肥矮身軀，無限猥瑣的交掌擰個包袱邁進來。

「吾、吾……吾來看老，老奶奶。」阿罔吞著口水，恐懼的眼神四處搜尋。

「哪——」財旺嫂嘟嘴指示。阿罔蹣跚跪過去，哇哇大哭……。「老，老奶，奶還未死！」發現仍有氣息，淚痕滿面却笑了，像麪粉被水融化不完全，有種令人嫌惡的黏糊。

「什麼老奶奶，傻阿罔就是傻阿罔！」素環撇撇嘴。她知道阿罔其實該算自己的姑姑。

「妳是逃回來的吧？」秀琴眼裡聚著疑惑的電光。大家都瞪著阿罔。

「不，不是，吾，吾請，請假，」阿罔急切的解釋，「吾，吾想念，念老奶奶……」素環唾她一口，「又老奶奶，呸！」看衆人都笑了，阿罔也跟著笑。

「老，老奶，奶活的……」阿罔扯扯財旺的褲脚。「再看看吧！」財旺緩緩拿起强心劑。衆人見狀就散到餐廳、客廳休息。阿罔抬頭熱切看著財旺，而財旺却遲疑著……病危的老人穿過壽衣後脱險，命非常硬，若穿脱三次以上，更是剋父、剋母，剋後代子孫……。算命先生的話如鋼絲緊緊匝住財旺，他又悄悄將針劑放下。「奶，老奶，奶活，活的。」阿罔又扯著他的褲脚。他眨眨爲照顧老母而長期睡眠不足的眼睛，滿佈紅絲的眼球閃過一絲慚愧。「我眼睛痛先點藥水。」財旺扯開阿罔，轉身到藥櫃。

眼藥水從乾澀的眼眶吸取溫熱，洩得滿臉濕麻，財旺却無心擦去。……財旺啊！我腿抽痛，腰痠哪！……，母親嗄啞的呻吟透著夜夜冰冷的虛假。求求妳，娘！別再叫了！藥餵妳了，針也打了，讓我睡一下好嗎？求求妳……。財旺忍著所有火氣。劉先生別再花冤枉錢了！老夫人只是機能減退，那裡有病？何況醫院病房有限！財旺盤算著僅有存款，同意醫生建議，將營養劑、葡萄糖水，成打成打搬回家，以開藥局多年的經驗，自己替母親吊點滴。財旺啊！我還是睡不著！娘！求求妳！妳睡不著，也要讓我睡，我明天還得作生意！……。十幾年了，眼藥水在財旺臉上乾了，十幾年了，孝心也在財旺心中乾涸了！

「阿公！阿祖爲什麼在地上睡覺覺？」小囡和傻阿罔，各扯著財旺又走過來的兩隻褲管，「老，老奶，奶活，活，的。」他狠狠瞪一眼，大聲斥喝，「都是笨蛋！你們懂什麼！」阿罔抱緊嚇哭的小囡，縮成一團。

無盡等待，沒有人建議再將老奶奶送回房間，好像都已默認老奶奶原該睡在壽床上的事實。「唉，奶奶向來就是這樣！凡事非把人折騰到死不甘心！」素環伸個懶腰，學志偉坐在另一張籐椅扶手上。「對呀！從小奶奶根本就沒疼過誰！」秀琴附和。兄弟姊妹開始笑談往

事。雪珠聽得一楞一楞，她年紀小他們十幾、二十歲，不知道竟然兄長們小時候受這麼多委屈：帶同學回家被奶奶打十幾個巴掌，然後罰跪在神桌前；飯桌上，奶奶面前定要放一盤私菜，誰要敢貿然挾一塊，頓時就大發雷霆，摔椅翻桌的令全家雞犬不寧……。「媽最倒霉啦！」志偉有點憤慨的補充，「奶奶有事沒事就四坊街鄰去哭訴媳婦不孝！」「誰叫你每次要偷挾奶奶專屬的那盤菜吃！」素環恥笑哥哥，惹得大夥兒都笑起來。

誰也沒發現老奶奶睜開眼睛，彷佛交代什麼，「……燈……燈……」……。財旺夫婦看兒孫們談笑愉快，已回房休息，一靠近床就睡著了。而阿罔趕一天路，也在壽床畔低垂著頭，靠住牆壁勾成直角，呼呼打著瞌睡。小囡在壽床旁玩智高積木，非常專注於建構方塊中的美麗世界……。「燈……燈……」老奶奶掙扎著喘氣。繃到極處，忽有一秒屏息，然後重重嘎斷在孤獨中……。

阿罔瞌睡的頭忽然頓了一下，撞在牆上醒過來，「哇！好，好痛，」摸到老奶奶，「冰，冰，哇——，老奶，奶，死，死了，哇嗚——」衆人奔過來，看到的是面色極慘白，而眼球暴睜，形狀恐怖的死相。「媽——爸——，快來呀！」秀琴第一個狂叫出來。

財旺夫婦邊跑邊加外衣，「怎麼了？」發現母親已過世，「快，大家快哭，不能讓死人先哭過來，嗚——」財旺嫂率先和阿罔一樣哭得十分慘烈。「娘啊——，您狠心丟下媳婦，嗚——，快哭呀！」財旺嫂提醒兒女們，邊騰空翻找冥紙，「妳來燒腳尾錢！」交給已經開

始想哭的素環，教導她如何每張對折成斜簷形狀，順序排列燒成圓弧。火苗就在老奶奶逐漸僵冷的脚下，飛旋著圓形輪迴，照耀冥界的黃泉路……。

好冷！這是那裡？才要告訴財旺，燈裡有錢，怎麼忽然間，世界變成無邊無際的黑？好像有冷風陰惻惻的灌進衣領！這些子孫眞不孝，讓我又寒又凍……。對了，我不是看到志偉、志庭、素環、秀琴、小囡、鈞昌、雪珠……，還有誰？記不得了！對，阿罔，還有阿罔，他們爲什麼都從老遠地方趕來相聚？有什麼盛會嗎？哼！就是這樣，兒孫不孝，有好玩的，熱鬧的事總瞞著我！

咦，他們那兒去了？剛才明明看見的。是夢嗎？好冷，好黑……，究竟看見他們的時候作夢，還是這又冷又黑的恐怖是夢？啊！有光，有火光，一直轉著圓圈往下飛……。奇怪，這麼黑，伸手不見五指，竟看得出來，或者是感覺？那團火苗眞的是往下旋降的……。奇異的力量迫我追過去，逐漸跟著沈墜……。要往那裡去？後退前進均是陰寒的黑暗，只有一點星火森森的旋向無涯底處……，好冷哦——，我無助的緊緊依隨。

「睡什麼？」財旺氣呼呼的推醒女兒，「斷了腳尾錢，妳奶奶就看不到路，不肖！」

素環不高興的嘟起嘴，揉揉惺忪睡眼，繼續燃燒熄滅的冥紙。「媽咪！阿祖爲什麼蓋白布？」小囡滿臉困惑，肥敦敦的小手就要去掀開。「把小孩子帶走！」財旺一巴掌打去，小茹細嫩的手臂立即五道紅痕。素環臉色非常難看，抱起女兒就走，不管將熄的火苗。財旺雖有滿肚怒火，但看見自己下的重手，不禁愧疚壓抑著，悶悶的蹲下來接續。火苗竄動，鬼魅紅光夾雜一抹青影，又開始熊熊焚向圓軌，冥紙迅速化爲灰燼，一圈又一圈……，與火焰互相追逐，互相依賴。玄黑枯煙團團蒙上來，刺激眼睛與喉嚨，淚腺就在財旺不住的咳嗽中裂開，淚水泫成一張潮濕的紙，覆在臉上、心上……。

「可以休息一下了！」財旺嫂向兒女們示意。阿罔却仍扯緊喉頭嘶喊痛哭。「傻阿罔吵死人了！」大家喝止，阿罔才勉强控制，淚水仍在壓扁的喉音中宣洩。財旺嫂趕緊再起爐灶。「媽，奶奶都過世了，用瓦斯爐嘛！」雪珠埋怨，她知道奶奶生前痛恨一切電化製品，也禁止媽媽使用瓦斯爐，所以兄姊們孝敬的，用以減輕母親辛勞的各式家電都只當成擺飾。「我，我習慣了！」財旺嫂羞赧的繼續點燃煤球。她確曾偷偷使用瓦斯爐，從而感到背叛的快感，還每天花很多時間擦拭不銹鋼，藉觸感的冰冷，萌生安慰與希望。但此刻，無人會再制止，她反而覺得煮食物少了煤炭香，或許同樣好吃，却有如塑膠製品少了一份真實。燒著冥紙的財旺看妻子一眼，忽然分不清頰上煙熏的，究竟是不是傷心的淚。

火苗突然消失了！頓時，我困陷在黑野裡不知所從。到底已經走多少路了？怎麼毫不疲憊？時間彷彿靜止，惟有無邊悠渺湛黑。我甚至摸不到自己，也分不清曾以何種姿勢前行，又以何種姿勢停止？最近常覺得神志虛虛晃晃，連記憶都有點飄浮不定，想起來的畫面總是模糊褪色，像用舊的枕頭套，要翻新都找不到線頭。偶爾，我會想起財旺他爹。「你不會去死！」就這樣，當我揹著財旺在溪邊洗衣服，他跑來，「所有錢都輸光了，怎麼辦？」我看他還嘻皮笑臉，就怒斥，「你不會去死！」當晚，我用乾稻草生火，炊煮浮著野菜的薄粥，他又嘻皮笑臉問說怎麼辦？煙熏得我沒好氣，「你不會去死！」就這樣，他拿走兩瓶農藥，我鄙夷的唾口水，再搶回一瓶，當夜，以及接連幾天他都未返家，我反而慶幸少個人嚼食米糧。從此，他就沒回來過了！

咦?!火光又開始飛躍了，快！追過去。這一生總像飄浮在薄粥上的野菜，無著無落任人嫌棄，或許那抹靈光，正要引我找到財旺他爹，快，快追！

阿罔拿掃把來回清掃靈堂，八字型内撇脚艱難移動，却不像平時拐得那麼厲害。用粗竹管和帆布沿屋搭建的靈堂，向馬路突出一個大棚子，裡面擺滿喪用花圈、哀輓、還有百來個用各式罐頭、味素等，排列疊成塔型的奠儀……，靈堂進口處高懸兩顆大紅球，象徵老奶奶

安享高齡而逝。佈置得花團錦簇的靈堂，若不是還貼著許多寫黑毛筆字的白幡，真有種辦喜事的氣氛。阿罔緩緩清掃，在每樣陳設前都停留許久，她看不懂上面的字，只能盡責的將某些被擠歪了的矯正。

財旺嫂端坐在一角，計算所收到的致哀金總數，靈堂裡明燦的燈光輝耀著，阿罔覺得滿靈堂的喜氣都聚在財旺嫂臉上了。這幾日，財旺嫂忙進忙出，安排喪葬所有事宜，疲憊的神色卻意氣昂揚，非常不同於以往的木訥。「阿罔，去幫我買包香煙！」志偉正忙著砌牌，阿罔接過錢，放下掃把，一拐拐像鴨子般扭出去。

阿罔非常高興自己能幫大家做點事。剛回來那些天，老奶奶未入棺，許多瑣事千頭萬緒，大家手忙脚亂，却一點都不讓她插手，連燒脚尾錢都怕引起火災而限制她。其實住到『中心』這幾年，她已學會好多事，掃地、洗衣服、折棉被……，甚至還幫忙照管那些無法自理的殘障者換衣服、餵飲食呢！『中心』的職員都很稱讚她，誇她是成功的『案例』，雖然她實在搞不懂『案例』是什麼意思？

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的下午，她正依在老奶奶床畔畫圖。

「您看，她四十歲了，却凡事要人照顧！」志偉不知從那裡帶來一個有羊騷味的外國人。

「小，小……」外國人瞪著藍眼睛，不知何以稱呼這個中年人臉型却洋溢著純真稚氣的

女人。

「阿罔，叫叔叔！」志偉嚴厲的命令。阿罔躲到床背後，只探出個頭。

「這妳畫的嗎？畫得真好！」聽見外國人稱讚，阿罔對他有了些微好感：「叔，叔，謝，謝。」身體仍躲避著，不敢整個露出來。

「她就是這樣，痴痴呆呆，教她做什麼就做，却做得一塌糊塗……。」志偉伴著外國人離去，阿罔聽見那人說：「……中心需要這樣的案例做研究……。」

到了晚上，那個外國人又回來，志偉不知向老奶奶唧唧噥噥些什麼，老奶奶就把她叫來：「阿罔啊！妳跟他去吧！學點照顧自己的本事，我老了，死了，妳才能自立更生……。」阿罔流著眼淚：「不，不，……」却抵不住志偉強行拖走，她就哭啼著被志偉挾持，坐進一部冰冷的汽車，去到殘障中心。

她非常聽話，努力學習，盼望有一天老奶奶會來接她，她要老奶奶高興，看她真的會做事了。可是老奶奶都沒有來，一年過一年，前陣子，尤其老奶奶過世那天，思念之情焚燒的更加強烈的想念老奶奶，慾望驅迫著她鼓起勇氣向院長求情。「妳是個成功案例，也能照顧自己了，好，妳就回家一趟，但是一定得回來，中心需要妳才能求得更多募捐！」就這樣，她趕回來了，帶著院長給她的錢和地址坐計程車趕回來了。

「怎麼買個煙去這麼久？」志偉接過香煙，爲輸錢懊惱，「不錯了啦！她以前什麼樣

子？夠好了啦！」志庭笑著抽五元給阿罔。「不，不，」阿罔受到讚美非常高興，却記得老奶奶交代，千萬別隨便拿別人的錢。「挺有骨氣的嘛！」志庭和許多人都笑了。

銅鑼聲忽然響起，「來，來，替老夫人開方破獄的法事要開始了。」道士們已經各就各位，吆喝劉氏子孫。大家趕緊將牌桌收拾好，擠往靈桌前，按長幼秩序排列整齊，隨著道長指引，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旛、朝三清、叩玉帝……，舉行大悲懺，超渡前亡後死鬼魂，打解冤洗業醮……。阿罔遠遠的避開退居角落，她是不被允許參加的，因爲她只是老奶奶領養，原要和財旺哥送作堆的童養媳。

頌經聲在銅鑼、響板和嗩吶伴奏下，吟哦悽哀的祭文，阿罔想起老奶奶而淚流不止。她不敢哭出聲音，只有在儀式結束，衆人都衝向棺材痛哭時，她才敢放膽嘶鳴。

「娘啊——，您怎可放媳婦一人受苦啊——，嗚……，噎」道長示意可以開始哭了，財旺嫂率先哀嚎，「快，兒孫要先哭過去，不能讓死人哭過來！」財旺嫂急得拉扯大家。

「奶奶啊——，」秀琴悲呼一聲，茫然不知該如何哭下去，忽想起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奶奶啊——，孫女好歹命，嗚，您要顯靈，叫添福回心轉意才好，嗚……」

「嗚——，我婆婆都虐待我，還有苛薄的小姑，」素環聽到一片啼哭聲，不禁悲從中來，「奶奶哦——，噎，我要熬到什麼時候？嗚……。」

「哎，這次喪禮不知要花多少錢。」志偉和志庭、鈞昌等幾個兄弟，也因悲傷氣氛而落

淚，悄悄談論他們的苦楚與困境。

「娘，我一定會盡力將喪事辦得風風光光，不辱沒您養育之恩……。」財旺抹著老淚，跪在棺前。

淒厲的嚎哭聲，一波接一波。大悲懺法事陸續執行七七四十九天以來，所有人都已學會何時該哭，何時可止。只有阿罔永遠都無法自制，總是從頭哭到尾，即使衆人都恢復情緒談笑自如了，她仍不斷哀啼落淚！「傻阿罔就是傻阿罔。」大家都在笑話，她趕緊蹣跚攀進浴室，用手掐自己的麪團臉，用冷水潑眼睛，企圖停止哭泣。她好佩服大家都那麼有用，該哭時才哭，又能參加法事祭拜，替老奶奶祈福，不像她，總忍不住悲傷，亂哭一場，萬一反而壞了老奶奶的德業怎麼辦？「難怪他們都能做大事業！」阿罔才忍住的淚，又悄悄流下來。

「出來啦！傻阿罔，死在裡面了？」阿罔趕緊開門，看見怒氣洶洶的素環。

她被拖到衆人面前：「要分擔喪事費用，她應該也要出一份？」財旺怒斥女兒不肖。

「我們都是出嫁的女兒，其實也沒有平均分擔的道理。」秀琴幫姊姊說話。

「你怎麼說？」財旺轉向志偉，「你總是長孫！」「我，我是覺得——一個喪事花掉上百萬，太，太——，國外的喪禮不是這樣——」志庭也想說服父親，「最近政府也提倡——」「夠了！鈞昌，你最孝順——」財旺暴跳如雷向鈞昌施壓力。「最近公司周轉不靈，都快發不出薪水了！」鈞昌的老婆向公公解釋……。

財旺忽然長嘆一聲：「阿罔，我一定要盡力對不對？不能讓別人笑劉家子孫不肖！」阿罔緊張的扭動，雙手絞得像麻花捲：「不，不，……」財旺嫂也哭著搖撼阿罔：「財旺竟然將地契房契拿去借高利貸辦，嗚——辦喪事，嗚——，妳評評理……。」阿罔不知所措的站著。財旺嫂忽然奔向老奶奶棺前哭得聲嘶氣噎。

阿罔神情呆滯，搖搖晃晃拐向靈桌。夜風捲動帆棚，兩隻白燭上的火苗也飛擺不定，有熄滅的可能，阿罔一心一意護衛。用兩手掌弓成燈罩。「妳不會覺得我不孝吧？別人也不會對不對？那天我不是不救，」財旺不知爲什麼，一定要向阿罔解釋，「老奶奶八十歲了，打强心針反而不好……」阿罔根本不想聽，連財旺嫂斷斷歇歇的哭聲都似乎愈來愈遠，只一心一意護衛著燭火。

廣漠黑宇裡，雖只有星星微火，却屬我獨享，沒人搶得走，那是我的財旺！不！財旺早就被媳婦奪去，不聽老母不顧老母了！其實財旺除了脾氣壞些，眞是好孩子，都是那妖女搞鬼。開頭，財旺還打過她幾回，可我高興不了多久，財旺漸漸迷惑了，不但凡事護著她，還處處嫌我不對，更別提再打她了！

我辛苦養大的孩子，却爽了別人，眞是不甘心！財旺和他爹一樣沒有良心啊！只有那傻阿罔時時陪著我，我却聽信志偉的話，把她責走，原是想拉攏志偉，期盼

他長大後對奶奶好些，誰知道那妖女竟將他送出國，說是念書，還不是欺負我這個老人！我的孤單誰瞭解？所有孫子、玄孫都聽那妖女的話，離得遠遠的，唉！當初我怎麼會同意財旺娶這門親呢？咦？！遠遠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頌經聲又開始傳響，最後一輪法事做完，大悲懺高潮結束後，就是喪禮的終場。道士們扮起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模樣，有板有眼的在靈堂內飛繞。孫悟空舞著金箍棒追打偷竊民家、猥褻良婦的豬八戒，訓誡愚蠢的沙悟淨……。許多鄰人都圍過來觀看，劉氏子孫面上俱是光采，人人笑得樂不可支。阿罔也夾在人羣裡却笑不出來，就像後來許多次，大悲懺的法事每天連番舉行，終場時總要子孫圍棺痛哭，她也愈來愈哭不出來了。唉！搞不清楚自己爲什麼會變這樣，平時，看人笑，就一定盡量跟著笑，哭也學著哭。老奶奶的喪禮，却愈來愈打擊她的能力與自信，開頭，她總是哭得不對時候，要不然就止不住從頭哭到尾，漸漸地，雖然財旺哥一直說：「我真的會盡力，我不是不孝！」阿罔不懂財旺哥、財旺嫂爲什麼一直向她解釋、埋怨，但是她却愈哭不出來，心頭就愈鬱悶，連想學著人家笑，也無論如何笑不出來了。

「老夫人靈上西天！」道長高唱，示意劉家子孫下面的動作，就開始收拾各種法具，卸下道袍。

劉家子孫一窩蜂擁過去棺前，哭得呼天搶地。阿罔却呆呆的吹熄燭火，因爲天已漸漸亮了。「傻阿罔就是傻阿罔！」衆人見她從前總是哭得極悽慘，現在却一點也不哭，都鄙夷的恥笑。阿罔很不好意思，就拿起掃把打理靈堂一夜的髒亂。

天昏地暗中，隱約傳來紛陳雜沓的人聲、間著嗩吶聲、啜泣聲、嚎嘶聲、頌經聲……。這些聲音非常悠渺，彷彿從遠方傳來，似熟悉又似陌生，却意外的令人心情安寧，神志清明，整個人像被燙斗燙過的衣料，平整而溫暖。可是更深的內心底處，向來不察覺的部份，彷彿又有另一股波瀾翻湧著要衝出來，這，這是夢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劉氏子孫手牽手，牢牢圍住一堆『庫錢』，那在冥界算是二億元的冥紙旁，還堆砌著要燒給老奶奶的紙糊樓房、車子、電化製品、衣服、橱櫃……。「手不能放開，會給孤魂野鬼搶走的！」道長提醒大家，引火焚燒老奶奶的『財產』。「嗚——，我的紅木橱櫃！」財旺嫂第一次忘形，在不需要哭的時候也哭了。財旺低頭，不敢面對妻子埋怨的眼光。熊熊烈焰高捲火舌衝向天宇，映照著劉氏子孫滿臉漲紅的怒意。阿罔遠遠的看著，建在馬路邊的靈堂和不遠圍觀著火焰的圓形人羣。「那有人在白天燒庫錢的？阻礙交通真没公德心！」被橫斷在兩岸的人、車輛，響起刺耳的喇叭聲與謾罵。阿罔苦苦的咬著下唇，希望流出眼淚。可是眼角乾澀，所有流不出的淚，彷彿都已聚在心頭。她聽說鬼魂只在夜間行動，老奶奶的庫錢、遺物現在才燒，可以收得到嗎？原本不會延誤的，就是財旺哥堅持要兒女們各拿出多少錢，而大家都有意見，儀式才會拖到現在。

葬儀社的人陸續來了，幾十輛花車、陣勢靠著靈堂排成長龍，出殯的樂隊和花車上的電子琴各自調音，就著樂譜練習，前來祭拜的鄰居、親友漸漸增多，攏聚在被堵成窄巷的馬路上，尋找熟人寒暄。庫錢、遺物……等終於在火焰中融蝕、消散……，焚焚黑煙吐盡餘息，滿地苟延殘喘的灰燼迅速被收進垃圾袋……。嗩吶一聲呼號，悲鳴在烈陽咄咄的光芒中，戲將開鑼……。

喧喧嚷嚷的各種聲音，由遠而近，由弱轉强，時而充滿悲淒，時而啞成乾嚎、頌經聲忽起忽落，心情也跟著平靜或消沈，無邊的黑漸漸稀淡，由濃重厚實散成薄霧……，非常薄疏的光線穿透進來……，霧愈散愈淡……，光芒破開天宇，我漸次幽幽轉醒……。

麥克風響出高昂口令，子孫們難得地羣聚一堂，隨著司儀職業性的指揮，正以傳統三跪

九叩禮俗，向前來致哀上香的人們答禮對拜。我看見多年未見的老友，滿臉悲痛淚痕，趕忙匆匆趨前：「淑梅——哭什麼？」她却不理我，盯著眼前的照片——啊！那不是我嗎？我好困惑、好驚慌，恐懼的搖撼四周的人，可是沒人理我，就像平常一樣。

我呆立於空氣夾縫中，不斷有人羣擦側而過，表情愁苦的、木訥的、疲憊的、悲傷的、呆滯的……，不管識與不識，都重複著同樣的動作，連寫著許多黑字的白布簾，也一式披掛在堂內四周，隨風翻飛同樣的韻律，懸垂著的兩顆大紅球，迴旋繞轉，高高俯視五子哭墓的陣勢等在後頭，正準備上場。

來祭拜的人，魚貫進魚貫出，擠得烏鴉鴉一片，隨著不斷跪拜、起身、跪拜、起身的子孫們，個個面露倦容、動作也愈來愈遲緩。而幾個稚齡的外孫、內孫、曾孫則擠在人羣最中心，跟著答禮對拜，不仔細還看不出來。我差點噗哧笑出來，幾個年紀稍大的，猶盡量努力跟進，最小的幾個，有幾回口令才辦完一次動作的，有蹲下去就起不來的，乾脆坐著玩家家酒，小囡還取笑一個我不認得的小小男孩穿孝服的新鮮模樣：「哈，小彼得好呆瓜，像阿花，哈哈哈……」逗得大家都笑起來，那個小小男孩却哭了，現場頓時一片混亂、追打、呼喊……。

「禮成——尚——饗。」好不容易，司儀一聲大吼，大家頓時鬆了口氣，各自往外散開，尋找最舒服的位置休息。只有那向來視我爲眼中釘的媳婦，却趕緊哭著衝向靈後：「娘

啊——，您怎麼說走就走？丟下媳婦一人受欺負，嗚——，快，過來哭啊！我們要先哭過去……。」媳婦把大家叫回來，急切的低喊。

大夥兒傻楞片刻，馬上也衝向前，扶住油漆光燦的烏檀棺木，霎地，嚎哭聲驚天動地而來。扮孝女的五子哭墓團即時進來，跪在靈桌前，悲切的唱起哭調，訓練有素的長嚎如狂瀾，在樂音催送下，重重疊疊，夾著心碎肝裂般的哽咽，泣訴失母之痛，觀禮參拜的衆親友，也多半受影響而淚盈紅眶……。「唉！真是父慈子孝的好家庭！老夫人好命哦！」「是啊！五子哭墓、孝女都請來哭了，她媳婦還哭得如此傷心，太感人了，連我都想哭了！」「你看，花車從街頭排到街尾，陣勢好熱鬧，這些子孫的孝順真是沒話說。」……。讚嘆聲此起彼落，我心中忽然昇起莫名的滿足感，這輩子就屬今天面上最光彩，連那個妖媚的媳婦，恐怕也是悔悟了，才哭得如此傷心！哎！畢竟財旺他們也不算太壞的子孫。

「傻阿罔，妳很不孝！噎，老奶奶過世也不哭，白養妳了！死在那邊看有什麼用？」老友淑梅以長者的身分訓誡，阿罔却仍只是呆呆的用抹布擦拭落滿香灰的靈桌與遺相。「春寶啊！妳死後有靈，好好教訓她，白米養豬還有報，養人無用啦，嗚——」淑梅愈罵愈悲切，哭得聲嘶氣噎。我嘆口氣，看著傻阿罔，心中有點傷痛與憐憫！

「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順變吧！」

「是啊！春寶姨有你們這些好子孫，會含笑昇天的。」

「老夫人八十高壽，也算安享天年，別哭壞身子，亡靈反而不安哪！」

好心的親友們，趨前苦心勸慰，一個個扶走哭得氣竭身乏的兒孫、兒媳們。飄浮在旁的我，看他們憔悴容顏上俱是淚痕斑斑，真是又感動又心酸，我也跟著淒楚呼喊，卻毫無作用，只將幢旛吹得震動罷了！

「送亡靈上山哪！」司儀看好時辰，高頌口令。哀樂驀地奏起，刺心的旋律與開始蠕動的人羣、花車、陣勢……，交纏著千古的悲涼。

才剛坐下休息的賢子賢孫們，飛快一個箭步蹶起，由男丁們抬棺、女眷們扶棺，一路行一路哭，隨後跟著送葬的親朋好友……，浩浩蕩蕩的隊伍，長嚎著嘶啞的哀啼，聞者無不傷心落淚。停在街尾的棺車已緩緩前進。他們漸行漸遠，我回頭一看，請來的外燴廚師、廚娘已快擺好桌椅，各色南北好菜，正從鍋中蒸散誘人香氣。而阿罔則拐著八字脚，蹣跚追逐幾個欺負她取樂的小曾孫。秋老虎下的天空，稀薄微雲被驕陽扯得無力飛翔，柏油路面軟滯呆凝的冒著熱煙，可是，街車、行人又開始能在這條路上自由通行了。我不知所以的向虛空頷首微笑，心中一派澄明，匆匆追向遙遙行遠，快失去踪影的行列……。

紅衣觀音

・蔡秀女

蔡秀女，一九五六年生於台灣雲林，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現專事寫作。著有小說集《乾燥的七月》（1987年時報版）一書。

本文原刊於蔡秀女短篇小說集《乾燥的七月》（1987年時報版）。

1

祖父最先發現陳家的大門罅張着，接着我們也都看到那兩片斑剝的板門在清晨冷冽的風中觫觫顫動着，像漂浮於外太空中的兩塊褪色的破布條。十年來，它一直是一副摒拒人世的姿態的。

半個多鐘頭後，鄉長聚集了我們六個人，由祖父帶頭，跨進那自十二年前的喪事完結之後，從沒有人再跨過的灰暗門檻。站在空盪盪的門廳裏，我們不約而同愣怔了片晌，彷彿闖進一個錯誤的時空般地惶惑。祖父剝拉一聲打開面向天井的門，半人高的雜草迎面對我們張牙舞爪而來。我們急急遁入簷下，靜靜走着，涼氣爬上鞋裏，沁入我們的肌膚。每一扇窗都緊鎖着塵埃，死的氣味從每個縫隙汩汩滲透出來。

然後我們來到第二進的正廳。祖父一排開兩扇門，我們就看到趴倒在神案上的陳家神主牌位，祖父衝上去把它扶正。我看到他的手顫抖着，他的額頭也泛出青紋來。我們幾乎是互相推擠地跨出廳外，進入陽光底下，然而，太陽也不見了。冷風在荒曠的四合院落拍擊衝

撞，好像急於尋出一條出路以逃奔出去似的。西邊後園牆角一棵被劈落半臂的聖誕紅怒叱着紅色的火焰，儼然要把這片消褪了色彩的空間燒出滴滴血來。廳房的門微張着，一隻老鼠急速竄出來，發出驚悸的叫聲，瞬忽消失於屋角。我們走上台階，對着那扇微張的門；祖父伸出右手排門，門啞啞往後退；祖父的手仍停留在門板上，脚尖也沒離開門檻。冷風乍起，我們齊湊在那長條形的裂口處，任憑冷風從背後鞭笞我們的肌膚。

那是個比地獄還深的地帶，絕對的寂靜，絕對的絕望，只有一捲捲極端恐怖極端凶殘的黑潮迴旋着、無聲嘶吼着。從我們頭頂上越過的一片陰慘的光和黑潮搏擊起來，終於把黑潮逼退數呎。然後，我們看清了地面上污亂的血，以及緊緊相連的五具屍體。

我率先跑開來，我跑到聖誕樹下，握住樹幹，嘔了出來；我凶猛地嘔着，淚水、鼻水、口水污了一臉。一隻手伸上來舒着我的背脊，祖父的嘆息聲流進我耳洞：「這是天譴，陳家最後還是避不過。」

祖父的嘆息聲對我並不陌生。十年前，陳家主人和長子一天內相繼凶死時，祖父也曾嘆息着說：「這是天譴，陳家避不過。」然後，祖父放下旱煙管，穿上那件重要場合才穿的布扣唐裝。我跟在他身邊，仰着頭望着他；祖父扣好布鈕，低下頭對我說：「那是凶厝，你不要去。」我緊緊扯着祖父的衣襟，祖父沒辦法，只得讓我也去。

其實那時我是想到陳家的後園去看那些熱帶魚。陳家的後園種有許多花樹，一園子繽紛

着燦亮的花朵；但我的興奮來自那個大魚池，裏面養着五顏六色的熱帶魚。我可以坐在池邊觀看魚兒的游動一整個下午也不厭煩，但這樣的機會並不多。雖然我自己去，陳家的人也會讓我進去，但祖父不准我去，他說：「不要給人家看輕了。」祖父忘不了我們家曾是陳家僕人的事實。那時我還不懂得這項事實的真正定義，因而我茫然地對着祖父。祖父拍拍我的肩頭慈藹地對我說：「一個人富也富不過一世人，貧也貧不過一世人，只要看人的志氣。」

那是我頭一次見到陳詩結，但我却像早已看過他。多年後，我才知道那股稔熟的感覺來自壁上他祖父的畫像。他十八歲去美國，八年來第一次回來是在他父兄做頭七的那天。

七天前陳見慕還生氣蓬勃地站在宣傳車上遊行過市區，痛斥他的對手散佈他已身罹重病的謠言。隔天清晨，人們却發現他倒在他家牆外的石堆旁，頭朝下陷入水溝洞裏，身上現少許瘀痕，溝沿有一小捧血。雖然當時陳家聚集不少助選人員，門廳的燈火也徹夜未熄，然而，没有人看到陳見慕走出門廳，也没有人曉得他走到門牆邊做什麼；那堆石頭是前一年陳家修築水溝剩下來未搬走的。由於他身上有瘀痕，且他的競選聲勢已大大超過黃錦源，因而大家都認爲是黃錦源派人害死他的，但黃錦源却有不在場的證明。

正當人們被這種不尋常的死亡困惑着時，陳家的另一道更駭人的消息傳開來了：陳家長子陳詩繹騎機車經過火車站前的廣場，突被對面駛來的小發財車撞着；陳詩繹的身子飛射出去，衝到水溝邊，頭也是陷進水溝洞裏，噴出一口血，全身也是少許瘀痕地死亡。

這樣一來，有關陳家歷代子孫必遭神秘的橫死的傳說再度沸騰起來。而發財車司機的描述更增添了這項傳說的神秘性，那張驚惶過度的臉不斷地向人訴說：「對面没別的車輛，只有他一台機車，路又這麼寬，我那裏會衝到他身上。想起來好像鬼在推我，我忽然間無法控制駕駛盤，就往他身上衝去……好像有鬼在推我……」

我坐在大石塊上緊盯着水池中央，有一條紅斑紋的魚在水上旋轉着，噴出一串串泡沫來。我拿起網絡去撈出牠，紅色的斑紋在陽光下乍然鮮麗得像玫瑰花，但只一瞬間就消黯下來；這已經是我撈到的第九條死魚了。

然後，一個陰影罩到池上來；一個又黑又重的陰影。我一轉頭，馬上就知道那是陳家的次子陳詩結。他穿着一身黑：黑色西裝、黑色圓帽、黑色皮鞋。整個人看起來像個黑色的鬼；只是一張臉好白好白。

他並没有看我，好像不曉得我的存在。他兩隻深陷的眼睛緊盯着魚池。風吹來，他的圓帽顫動了一下，掉進水池裏，他彷若未覺，仍是怔怔望着魚池。

接着，我没有看到他的嘴巴牽動，却聽到一個碎碎的聲音流出來：「魚死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聲音是碎碎的，像是從遙遠的外太空飄送過來的。我也記得清清楚楚：當時我聽到這聲音全身忽然發起毛來，整個人呆了一呆。而在這一恍惚間，陳詩結忽然就不見了。

如果我没有在第二天的下午又在同樣的地方看到他，我一定以爲他也變成鬼了。我仍然坐在石塊上撈着死魚，水上又罩上那片龐大的陰影。他照樣是昨天的裝束，照樣没看我，照樣碎碎唸着：「魚死了。」

最後，我把所有死魚通通裝進木盒子裏，拿到玫瑰花旁，挖好洞，把它埋進去。填好土，抬起頭，隔着一朵朵恣放着艷紅的玫瑰花，我看到那雙陰鬱的眸子對我射過來。廿年後的現在，我回想起那道眸光，仍能感受到那種解不開的、無助的、直如從千年的古井深處舀出的黑色的憂鬱。

整個喪葬期間，陳詩結的怪異行徑曾引起許多親友的不滿。他一到家，竟然不理會親友的招呼去祭拜父兄，而直直走向後園；而據說他見到擺在廳房的靈柩時，也只是怔怔站着，未曾落下半滴眼淚。身爲陳家唯一繼承人，他也從未就整個喪葬事宜表示意見；每天他只是穿着那套黑色西裝呆坐在東廂房他的書房裏，唯一的走動是到後花園來。本縣的許多重要人士都來致唁慰問，他也不出去答謝；連任縣長寶座的黃錦源更是屈身跨入他房間，連連請他節哀順變，他却面無表情，只把身子回轉對着裏面。最不可原諒的是：出殯那天，陳家的近親遠親都披起蔴衣，一路嚎聲大哭；而陳詩結却仍是穿着黑色西裝，面無表情地隨在棺木後面。連一向不喜批評人的祖父，也在晚餐的桌上對爸媽說：「阿結仔這個囝仔到底是怎樣了，以前活靈靈，怎麼出國八年回來，一個人好像没魂的。」

喪禮過後，陳家的大門從此不再開啓。一些原本住在裏面的親戚和長工都匆匆搬走，最後只剩下陳詩結和一個啞巴老僕。而陳詩結本人彷彿也已進入陳家鬼魂的行列，很少看到他走出圍牆之外，逐日只見啞巴老人打開側門出來買菜。於是有關陳詩結的傳說便播播騰騰起來：有人說陳詩結在美國早已離開學校去參加某個恐怖組織，那個組織準備暗殺臺灣的大官；又有人說他住在一座古堡裏，娶了個白女人，後來他殺了那個女人逃了回來。

每次我把在外面聽到的這些傳言帶回來追問祖父時，祖父總不正面給我答覆，他說：「囝仔人不應該聽的就不要聽。」被我問緊了，祖父會嘆一口氣，拉起他的胡琴來，隔了半晌才停下來慢條斯理地說：「一切都有命理在，會報應的。」

不久，陳家鬧鬼的事傳開來了。有人看到陳家靠後園的房間常在半夜突然亮起燈來，窗上有個影子飄來飄去；也常傳出哭泣聲、竊竊交談聲、門咿咿啞啞開闔聲。有幾個膽大的便結夥翻牆進去探個究竟，但他們在裏面待不到十分鐘就被陣陣襲來的陰氣嚇退出來。

翌年選舉鄉長，參與競選的游文義曾是陳見慕當鄉長時的秘書，他爲着突顯自己和前鄉長的關聯，便在投票前一日帶領他的助選員去到陳家。他們在門廳上拍了好久，但没有人應門。他們轉向側門也拍了許久，總算啞巴老人探頭出來。他們對他比手畫脚，啞巴老人瞪着眼珠靜靜對着他們，然後碰一聲關上了門。他們面面相覷了片刻又拍門，啞巴老人又探出頭，他們改用嘴巴對他說明來意，這次他只把門掩上就消失在灰撲撲的氣流中。大家鵠伸着

脖子在門縫東探西探，啞巴老人又從灰撲撲的氣流中走出來，帶他們到第二落的正廳裏，立即又消失於門外。正廳裏的紫檀木傢具都積上厚厚的灰塵，空氣中鬱結着灰色的氣流，一股窒人的焦味四處突竄着。神案上仍有殘餘的香枝，牆上陳家祖宗的肖像在塵埃中顯得一副愁苦模樣。

陳詩結久久不現身，他們誰也沒坐下，等着等着越發不自在起來。正當他們想跨出門外時，陳詩結忽然就出現了，沒有人看清他從那裏來。他站在門邊，仍是穿着那套黑色西裝。有一陣子大家都說不出話來。

「有什麼事？」陳詩結的聲音低而平。

「明天是投票日——」游文義畢竟是經過場面的人，他急急堆出笑臉來，但陳詩結快速斬斷他的話。

「我知道。」

「小弟出來競選鄉長——」

「我知道。」陳詩結又斬斷他的話。

「請多多指教，老鄉長伊——」

「我們陳家和那狗屎選舉無關。」陳詩結重重地吐出，「狗屎政府，狗屎百姓，狗屎！bush！」

然後，在他們的震懾猶未恢復的瞬間，陳詩結又消失了。他們急急走出陳家，在外面乾爽的陽光下走了一陣，游文義才破口大罵起來：

「姓陳的不生毛，每一代都出瘋人，瘋人說瘋話，做瘋事，天才會去抄滅他們。」

游文義當上鄉長後把陳家在鄉西僅剩的一塊地劃爲公共用地，鄉公所的通知單寄到陳家又被退回來。接着，有人看到陳詩結在一個深夜提着一隻黑色小皮箱匆匆坐火車離開本鄉，此後有二年時間人們沒有再看到他。這段期間流言又起：有人說陳詩結終於逃不過陳家橫死的宿命，已經在臺北慘死了。這時我已上國中，乍一聽到這傳言，全身像被導了電般地顫抖起來，我追問：「爲什麼陳家的人都會橫死？」

「問你阿公啦！只有你阿公最清楚。」他們回答我同樣的話。

但是祖父不回答我的問題，他仍是嘆了一口氣，半天才緩緩道出：「一個人做事不可逆天，政治不要睬，自己家內事管好最要緊，孔子公說的人倫道理不可違犯，這樣就不會出事情啦！」

「你說陳詩結還活着嗎？」

「誰知道！看他避不避得過。」

然而陳詩結並沒有步入衆人揣測的結局。在一個熱天的午後，他突然出現於火車站前的廣場；他不疾不徐地走過廣場，穿着白色西裝、白色皮鞋、白色草帽。兩邊的人都停下來望

着他；他並沒有看他們，他筆直地朝前走。風一吹，他頭上的草帽動了一下，撲撲飛了出去，跌進水溝裏。他彷若未覺，仍是筆直地朝前走。

他進一家低矮的金飾店，老闆從午後窒悶的睡意中抬起頭來看他。過後這位胖老闆告訴我祖父說：「我以爲我厝着火燒了。」

「我要買戒指。」陳詩結平平地吐出。

老闆清醒過來，指引他看一排男戒指。

「不，我要那個。」

「這個！」老闆訝異地說：「這是女人戴的。」

「是。」

「你要結婚！？」

他沒有回答，付了錢，把戒指小心地放進西裝口袋，然後回轉身，並不看任何人，筆直地穿過火車站前的廣場。

於是，全鄉的人都知道陳詩結要結婚了，但沒有人知道他要娶誰。直到王麗帶着結婚證書到户政所時，謎底才揭曉。

那王麗原是個養女，十四歲被賣到臺北的妓院，到她養父母都去世了，她才又回到本鄉來。她天天挑着菜擔出來兜售，大約在十一點鐘，擔子會歇在陳家側門。啞巴老人出來買

菜，王麗也都在門關後迅即離開，沒有人看過她和陳詩結有何交往。她長得白胖，有一口整齊的白牙齒，笑起來給人溫和圓潤的感覺。

他們沒有舉行公開的結婚儀式。陳詩結買了戒子後的第三天黃昏，有人看到王麗挽個布包袱，穿件紅底碎花洋裝，敲了陳家側門，啞巴老人開了門，王麗圓滾滾的肌膚在夕陽下燦動了一下，就消失於門後。

不久，啞巴老人去世了。人們幾乎沒有看到他生病，他就那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以後換王麗站在側門口買菜。她的體態更加豐盈起來，買好了菜，她也很少多說話，就回身掩了板門。賣菜的坤仔每愛對人家扮一副惋惜的表情說：「伊是一個好查某，但是伊爲什麼要嫁給陳詩結這款人，嫁給我也較差不多。」

一個寒夜，住在街尾的產婆被急促的拍門聲吵醒，打開門，「我好像看到一個從墓仔埔跑出來的鬼。」過後她向人家形容，「我在裏面接生，一個人影在窗户晃來晃去。」

「是鬼！？」

「不是啦！是伊太驚惶，走來走去啦！」

「生查埔仔還是查某仔？」

「查某囝仔啦！」

「好加在是查某囡仔。」人們鬆了一口氣說。

第二年，人們照樣說：「好加在是查某囡仔。」

第三年，產婆照樣在深夜被叫開門，但這次她直到第三天的黃昏才跨出陳家側門。

「差一點兒就没命。」經過我家門前，我母親喚住了她，她迫不及待地道出，「已經第三胎了才難產。」

「囝仔有保著嚒？」我母親關心地問。我看到坐在廳房的祖父也豎起了耳朵。

「有驚無險啦！」

「是生查埔仔還是生查某仔？」

「是查埔仔。」產婆的聲音陡地一沈。

「喔！」我母親的臉色也黯了下來。

「生查埔仔是怎樣？是怎樣？」我再也憋不住地衝口叫了出來，但是產婆和母親齊瞪了我一眼，並不回答我；我轉頭對著祖父，祖父也是默不作聲。

生了第三個小孩之後，王麗變得又乾又瘦，眼眶塌了下去，兩眼顯得無神。買好了菜，她時常會在門邊楞立一陣子，才回轉身推門進去。後來，她也常會把三個小孩帶出板門。三個小孩：小的在母親懷裏，另兩個則一人一邊拉著母親的衣角，靜靜呆立在陽光下。

最後的命運來到的前一天，坤仔照舊把三輪馬達車停在陳家側門，王麗很快就出來了，那天她買得特別多。算好帳，她急急跨過門檻掩上門，一下子又打開門探出頭對坤仔說：

「以後，你不必再載菜來了。」

坤仔瞪著王麗那張蒼白的臉愣楞著。

「明天我去臺北。」

「妳!?」

「我和三個囝仔。」

「你們全家？」

她頓了一下，「我們全家。」

「不再回來？」

「不再回來。」

她瞥了外面天空一眼，而後關上門。

第二天，我們便看到了陳家那兩扇斑剝的木門在清晨冷冽的風中觫觫顫動著。我們一行六人進入陳家，推門第二落西護龍的廳房，我們看到陳家最後兩代排成一列躺在地磚上；陳詩結穿著黑色唐裝衣褲、黑色功夫鞋；王麗和三個小孩都換上整齊的外出服。紫黑色的血漫漶一地，一捲捲極端恐怖極端凶殘的黑潮不停地迴旋著、無聲嘶吼著。

2

那年我首次離開家鄉到臺北上大學，寒假返鄉的第三天就碰上這件事。祖父再度擔任陳家治喪委員會的秘書；雖然美其名爲「治喪委員會」，但也只是寥寥幾個不得不列名的地方人士而已，他們有些人甚至連陳家的門都沒跨進來。因而整個喪葬事宜都是祖父一手籌劃的，而我就當了祖父的助手。

祖父只花兩天就把所有事料理好，第三天便出殯了。祖父心裏一定想這是他爲陳家服務的最後一次了，因而竭盡所能把整個場面撐起來。四合院落裏搭起了靈堂，七八個道士輪流整日不斷地作法超渡。第三天太陽下山以後，一團八音吹、一團五子哭墓在前引導，五具褐色棺木抬出陳家側門，繞過鄉外，成一排在陰暗的木麻黃樹下急急走著。八音吹和五子哭墓遙遙領前，不成音調的聲音斷斷續續飄來；後面的隊伍連奔帶跑地趕著，每個人都聽到自己的氣喘聲、脚步聲；木麻黃樹陣陣淒厲的長嘶，彷佛從沒有出口的地獄裏勉强擠壓出來的聲聲恐怖、絕望的叫聲。

陳家稀少的親戚中有五、六個出面送葬，其中一個且權充捧斗的孝子；而當墳土填好，道士準備繞墳招魂時，這些人忽然都不見了，只剩那個褐色的圓斗孤獨地躺在雜草上。祖父走過去捧起它遞給我，我不假思索地接了過來。當祖父和我走出墓地時，整條空曠的道路忽然只剩下祖父和我；我感到背脊涼颼颼的，急急進入車裏；祖父也寒噤著臉，匆匆發動引擎。

回到陳家，幾個人正趕著拆除靈堂，而忽然間，整個庭院完全靜寂下來，其他人都不見了。祖父和我站在庭中相對楞怔了一會，然後，我們開始鎖住一間間的房門。我一踏入正廳立即又衝出去，對著祖父大叫：

「阿公，你來看！」

我對祖父指著前方的牆壁；祖父臉一緊，煞地壓下我的手。三天前祖父扶正的神主牌位的後上方、一片剝落的粉壁上，赫然現出一尊觀音圖像；一尊穿著猩紅衣服的觀世音。

「是誰畫上去的？以前好像沒看過。」

我承受不住內心的惶恐，移過視線對著祖父凝重的臉問詢著；祖父像是被我的話嚇醒似地急急把我推出門外，他自己也跟著跨出，隨即掩上兩扇門，上了鎖。

連續兩個晚上，我都被噩夢纏繞著。我看到一波波的血在我面前潑灑著、騰湧著，然後，我看到穿著紅衣的觀世音。她的臉有時綻著詭異的笑容；有時緊閤著雙目，像是在哀憐什麼。到最後，那張臉混糊成一團；一團血。

第三天中午，我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使腦子安靜下來，便決定不等過完了年，立即上臺北去，而祖父卻在這時叫住了我。

「世敏，到我書房來。」

我隨祖父進入他書房。祖父坐在他的高背沙發椅上，拿起旱煙管，靜靜地燒了一壺煙，

吐了幾口煙絲，方才慢慢地對我說道：

「你這兩暝睡得不安穩呢！」

我點點頭。

「是不是很驚惶？」

我點點頭。

「本來我是不給你來睬陳家的事，但是你說你和陳詩結有些因緣。」

我點點頭。

「本來我認爲自從我阿爹帶我離開陳家，咱們李家此後就和他們陳家沒牽連了，所以不想把有關陳家的事再傳給你們知道。」

「這幾天看你這麼不安寧，恐怕這件事對你以後有很不好的影響……我想，我還是把陳家的事跟你說了。」

祖父把煙灰倒出來，又燃起一管煙絲。冬日溫煦的陽光從窗玻璃透進來，我精神一振，在沙發上坐正起來。

「咱們這個地方的人並不真正了解陳家的事。」煙霧緩緩在祖父臉龐漾開來，緩緩帶出祖父平靜、溫和的語音，「大家都以爲是陳家住的那塊地在作怪：說那塊地是個麒麟穴，會出大人物；但是如果沒修那個德來合那個福，後代子孫都活不透尾。近來又有人傳說那個穴

吐黑煙，快要毀滅了。」

陳家那兩落大厝位於我們鄉東邊，地勢陡然高亢起來，周圍幾尺內都沒有其他住戶，看過去，彷彿是隻孤島靜靜地蜷伏在山丘上。有關那塊地的傳說，我早已從鄉人口中得知。

「你也認爲是那塊地在作祟？」我脫口問道。

「咱們鄉裏的人並不真正了解陳家，」祖父並不回答我的話，他彷彿並不是在對我說話般地接下去，「陳元蓁確實是個霸才，他要起大厝，從唐山請土木師來，厝還沒起一半，土木師沒緣沒故一個個都生起病來，我阿公把庄裏人說那塊地有問題的話傳給他，伊偏不信，說：『那是他們不歡迎外地人來這裏住，編出趕我們走的理由。』我阿公還在遲疑，他又說：『安心啦！這塊地縱使有鬼穴，也擋我姓陳的力氣擋不住。』伊實在霸，我阿爹說。有些土木師偷偷要跑回去，都給伊押回來，叫人顧著，厝沒起好，絕對不放他們回去。你知道陳家後面爲什麼要挖那個魚池嗎？」祖父突然看了我一眼，但他不等我回答，馬上繼續說下去，「那是陳元蓁死後，他孫子陳見慕叫人挖的；陳見慕聽地理師說那塊地有一股氣鬱住，要挖個坑給它透出去。」

「別人都以爲陳元蓁那麼大的財產是得到海賊埋的金塊，那是騙人的。他的財產是賣私鹽賺的；我阿公常常和他運鹽去唐山賣。等錢賺飽了，才收脚洗手來這個地方落地生根，開那間木材行。伊是給人殺死的，在木材行給人用劈材刀砍死的，那時我已經六、七歲，稍稍

懂事情了。別人來通報時，我也跟著家裏的人跑出去。我阿爹把他扶起來，他全身都是血，兩隻眼睛翻白矇，抽一口氣才死。那時候，見慕才我這款年歲，他站在我旁邊，一張臉白煞煞，全身冷搖搖，我趕快把他扶著，才沒有倒下去。」

「我也不清楚那個工人爲何要殺陳元蓁。聽我阿爹說他年老時對人較嚴、較苛薄，是不是因爲這樣才被殺也沒人能確定，因爲那個殺人的工人始終沒抓到。日本總督還懸賞捉人，但是都無結果。有一段時間，見慕每晚都跑來跟我睡。他說他看到他阿爹穿木屐在房間內走來走去；他阿爹早在四、五年前發瘋用菜刀自己剁死。那時候我也很驚惶，叫我阿爹搬出去，伊說：『少爺還小哩！』但是我從來不曾看過見慕他阿爹或是他阿公回來，可見鬼也不隨便給人家看；惡鬼才會回到家裏給人驚——以後我去了以後，我絕對不會回來給你們怕。」祖父忽然加重這句話。

「阿公，你怕死嗎？人死後——」

「每個人都會死，我相信自然死的人不會怕。」祖父打斷我的話，以堅毅的口氣對我說。那時祖父已年近七十，多年後我記起他說這話時猶疑的目光，我才知道他也是怕的。

「陳家的人都很怪，尤其見慕他爹最驚人，我小時候看到大廳內他的相片，全身都會起鷄毛皮。聽我阿娘說我剛會走路時，有一次走進他的書房，伊忽然把我抬到桌上，跪在我前面一直對我拜，我嚇得哭出來；伊不讓我下來，用一根繩子把我綁起來，一對眼睛亮閃閃，

苦苦對我磕頭；我拚命掙，大聲哭，引來我阿娘跑進來把我抱出去。我阿娘說我生了很久的病，後來吃了他一口口水才好起來的。」祖父彷彿心有餘悸地咳了一口痰，半晌才繼續說：「人家說他本來好好的，後來陳元蓁抗日失敗，他們逃入山裏，他喝山泉被一個女鬼纏上，回到家裏就開始失神發瘋。」

「他們陳家的人都很怪，從第一代的陳孔周就怪；好好一個詩書人家的子弟竟然去做海賊就有夠怪。陳孔周做海賊，在海岸和南洋一帶搶人，好多年後才隱姓埋名在新竹那一帶定居下來；又過了一、二十年，他忽然間活得沒趣味，竟然聚合許多人和官府打起來，這點他孫子和他一樣；事業做得好好的，日本都已經平靖臺灣了，他忽然間說要抗日，就聚合人來和日本軍隊拚，我阿爹說：『都是一羣瘋人！』後來他看見慕好像也要跟國民政府拚，伊就去勸他；見慕最初也有聽伊的話，誰知道後來又反形。我阿爹如果還活著，一定又說：『都是一羣瘋人！』就是這樣他才帶我離開陳家，伊說：『咱們姓李的不用再賠下去了，到此爲止。』咱們祖先可是對他們陳家忠心耿耿；那時他們全家都被抄滅，是咱們祖先掩護著三歲的陳元蓁，跑跑閃閃一、二十年，才活過來。」

「日本人有對陳家怎樣嗎？」我問著。

「這也是奇怪！聽說大家敗入山中沒東西吃，都快要餓死了，日本人攻進去，把其他人都殺死了，卻單單留陳家父子。爲著這樣，咱們庄裏的人都說他們父子通敵出賣別人，對他

們很憤慨，陳元蓁在世時，庄裏的人都沒人肯踏入陳家的大門；後來見慕掌家時，對人親切，時常幫助別人，庄裏的人才慢慢又和他們來往。其實，我阿爹聽我阿公說，通敵這件事實在是冤枉，那時大家都餓得快死了，陳家父子一步也無離開大家，要怎樣通敵？有人說陳元蓁是給那次犧牲的人的後代報冤殺死的，實情怎樣，沒有人知道。我阿爹說伊再回到家裏後，人變得陰沈沈，不太愛說話，性情越來越暴躁，連對自己的家人也無好聲說。」

「世敏，我跟你說，政治不可睬。」祖父憂戚地望著我說。

「你放心，我不會啦！」

「阿公是快要入棺材的人，世面看太多了。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都很黑暗，殺來殺去，冤死的多於地上的螞蟻。阿公講的話，你要聽，阿公是快要入——」

「阿公。」我急急打斷祖父的話，「你想陳家是睬政治才會這樣？」

「也不只是這樣。」祖父以猶疑的口氣說。

「他們還做了什麼事嗎？」

「他們……」祖父陡然沈默了。他望望窗外；窗玻璃上逐漸攏上陰黑，風對著窗户吼著，好像極力在打出一條進屋的路。祖父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急促地對我說：「我阿爹說，陳孔周違犯人倫，阿爹說伊娶自己的小妹，不應該，自己同父異母的小妹，給伊阿爹趕出去，四處流浪，去跟人家做海賊。我阿爹說，十多年後，伊又回來，外形變得像個粗人，

人家都不認他。伊半暝帶伊小妹跑出去，伊小妹守寡在家，他們跑出去，人家捉不到他們，他們跑到臺灣來，以爲人家找不到他們，但是後來也被咱們阿祖找到，咱們阿祖和他們住下來，沒有再回去江寧故鄉。我阿爹說他阿公跟他說，一個做過大官的讀書人家怎會出這款子弟——」

就在我驚詫得目瞪口呆之際，祖父突然走到窗前，碰一聲拉開窗户，冷風刹然衝進來，鞭擊著祖父和我，我們都靜靜站著不動。許久，祖父方才慢慢關上窗子，坐回他的座位；我也癱了似地跌入沙發椅裏。

「這件事就到你這裏爲止。」祖父重新燃起煙絲，平靜地說。

「那個穿紅衫的觀世音菩薩是什麼意思？」

祖父沈吟了一下，「可能是神在責罰他們。」

「觀世音不是穿白衫的嗎？」

「可能是表示他家的人都會橫死吧！」

「阿公，你想那是誰畫上去的？」我憂心地問。

「我也不知道。」祖父說。

「阿公，你想世間真的有因果報應嗎？」

祖父愁鎖起眉頭，沈思了半晌，方抬起頭，半是困惑半是無助地說：「我也不能確

定。」

我們相對默然了。

3

十年後，我再度排開那兩扇斑剝的木門——現在它半朽壞了；我拿開那蒙著塵垢的「三級古蹟、修護中、禁止進入」的牌子，輕輕跨過那道灰暗的門檻。我發現我正跨進一個逐漸崩解的世界：倒塌的樑木、脱落的磚瓦、動物的屍骸、野草、蛛網、塵埃等狠狠地啃蝕著這個世界。我必須東躲西閃才能突過這個世界，來到天井。但是我更看到一片榛莽未啓的原始，剎那間，彷彿時光逆流了，這片土地回復到文明人尚未入侵前的原始扉頁裏。我無法像十年前般地通過簷下到達第二落——那個我十年來內心縈繞不去的盲點。於是，我真正嚐到披荊斬棘的滋味；經過一番纏鬥，我終於走出荒原。站在十年前我和祖父惶惑地遁逃而去的地方，迎面對我撞擊而來的是一具在風中飄搖的黑色殘骸。

我怛然震住了。十年的時光倏忽而過，而陳家却已化爲灰燼。那原本軒昂的立姿現在變成根根醜陋的骨骸，危立在荒草野樹中，彷彿在對過往的陳家作最惡意的嘲弄。在這最後的告白裏，陳家的幽魂竟化爲粒粒黑色的煙塵，隨著冷風在幽閉的天地間吶喊嘶叫，却是無由訴説自己的命運。

我不知道我爲何無法拭去那個血紅色的夢。十年裏，祖父墓園的新樹已長成；而我大學畢業、服役、出國、歸來，時間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而我仍然無法拭去那個血紅色的夢。

在加州的四年時間，我曾經沿著陳詩結走過的足跡探訪而去。我得到的資料是：他很活躍，曾擔任當地同鄉會的會長，多次加入當地的校園運動，以及主持抗議臺灣當局的會議，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整個從大學城消失，他完全隱遁起來，沒有人知道原因。

我以爲我再也得不到答案了。在我離美前夕，我特地到紐約一遊，想不到就在那裏解開了這個謎題。朋友帶我去參觀一個頗有名氣的臺灣畫家的畫室，我在他紛亂的畫室裏看到一張未完成的畫：削長的臉、緊抿的薄唇、堅毅的鼻、狂亂的髮，以及從兩道濃眉底下透出的狂亂的眼神，這樣的組合深深震懾了我。我矍然叫道：「這是陳詩結啊！」

「你認識這個人？」畫家湊過臉來對我露出訝異的眼神。

「你先告訴我你怎麼會畫這個人。」我全身突然湧起一股抑止不住的激奮。

於是，畫家告訴我那個故事。

二十多年前，有個清秀嬌小的女孩子從臺灣到紐約學畫，她和在西岸唸書的表兄熱戀著。他們原訂於聖誕節結婚，但約好那天男的却遲遲没出現，後來才聽説他的兄長遠從臺灣來阻止這項婚姻。女的久候不至，心煩意亂，深夜在街上遊逛，竟遭數名白人不良少年輪暴，女的痛苦不堪，一回到住處就開瓦斯自殺了。

「第二天晚上，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整晚不動地坐在那裏。」畫家指著牆角一張破舊的竹椅，「我坐在這裏畫他，畫著畫著，我發現我再也無法畫下去，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完成它。那是我有生以來見到的一張最狂亂的臉，一張暴風雨的臉，但是也是一張最平靜的臉，那種意象我只能把它留在心中，而無法畫出來。」

於是，在返鄉的旅途上，那張狂亂的臉一直在我腦海裏盤旋。我知道我不能不再度跨入那道頹暗的門檻，但是我不知道我到那裏做什麼。現在，站在這一堆黑色的灰燼前，我分辨不出那些是那紅衣觀音的身姿所化，然而，我感覺紅衣觀音並沒有消失；她在這片廢棄的庭院中飄浮著，依然帶著似詭譎似煩憂的笑紋。

我想起在這宅子裏我和陳詩結唯一的一次對話。那晚的月光很亮很白，我翻牆躍入陳家後園；那整個後園都已經毀了，乾涸的魚池像一隻巨大的、沒有瞳仁的眼眶空洞地張望著天空。那晚也許是月光的緣故，也可能是我即將離開家鄉前往臺北讀大學的緣故，我在深夜人靜時翻牆躍入陳家，坐在我童年坐過的同一位置。我感覺一波波斂白如寒劍的月光無邊無際地罩下來，我坐著，有一團白色的東西慢慢滾湧到我身邊來，我靜靜坐著，宛如童年不可思議的時光般地陳詩結又出現在我面前。他彷彿對我已瞭如指掌，並沒有看我就靜靜地坐到我身旁的石塊上，我們並肩坐著，誰也不對誰開口。

時間滴答滴答地走過，他轉過臉來，但我看不清他的臉。

「你長大了。」他的聲音很空虛，彷彿比空氣還輕。

「我明天去臺北讀書。」我對他仍有那股熟悉感。

「這魚池怎麼不養魚了？」

「死魚怎麼養得活！」

我們又沈默了。涼風拂來，我看到他的髮絲顫動起來。

「你爲什麼要隱藏自己，」我突然激動起來，「別人都在議論你，你爲什麼——」

「我並不隱藏自己，」他慢慢打斷我的話，「我並不隱藏自己。」

「你不孤獨嗎？你不害怕嗎？」

他默然不語，然後他站起來。

「小弟，記住永遠不要問，也不需要問，來，我送你出去。」

我們一起靜靜地走過斂白的月光。

走廊那端傳來重重的鞋聲，我們停下來，一個削薄的、有如靈桌前紙紮的人般的人影出現了。

「詩結，明天我一定要換頂新蚊帳，蚊子一大堆，吵得人睡不著。我必須買包老鼠藥，還有樟腦丸，厝內有臭氣，我想吐，蚊帳不換是不行的，囝仔都被叮得起包，你就像死人，蚊子都不叮你……哦！你旁邊有人喔！」

「太太，妳又開始夢遊了。」

他的臉乍然轉過來，這下我看清他的臉了；那是一張狂亂的臉，有如暴風雨的臉。

現在，我感覺那張狂亂的臉正隨著那紅衣觀音在庭院四周飄浮著，兩張臉漸漸合而爲一。於是，我知道我爲什麼迫不及待地再度跨入陳家；我把那張狂亂的臉從異鄉的國度帶回來，讓它和那紅衣的觀音疊合爲一；我是來做了結的，我必須把陳詩結生命的最後一章書寫完整。是故，我在那廢棄的走廊上坐下來，開始編織那最後的一章。

他並不想看她，但他的視線一直無法從她身上移開。天黑時，她坐在對面，隔著圓木餐桌，簡單地、寧靜地說出她的決定，他只「噢」了一聲，就又陷入沈默中。其實他想跟她說話，想問她爲什麼突然做這樣的決定，但他的嘴唇僵啓著，聲音却流不出來。這個「噢」字很快在空氣中消失，好像他在黑暗中坐了卅八年，到最後只能輕輕地說這個「噢」字。「當然希望你也一起離開。」她加了這句話。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她低著頭在鈎毛線，他感覺坐在他對面的只是一個陰沈沈的洞窟，黑色氣流流洩出來，他有點要窒息了。「啪」她打開燈，他們之間的黑色氣流消失了。

現在他仍復坐在那個鏤花圓椅上，在廿燭光燈泡下望著她，他並不想看她，但他的視線一直無法從她身上移開。她彎著腰對著竈口，黑煙冒出來，她的臉頰脹起，拚命朝竈裏吹氣，黑煙湧出，她的頭沒有扭開，黑煙游過她髮梢，她劃亮一根火柴，火顫抖一下又滅了，

她又劃一根，火柴斷了，然後她甩開頭，汹汹咳了兩聲。她又扔進一捲紙，劃亮火柴，火艷麗地燃起，枯枝劈劈拍拍響著，火舌吐出，她的臉龐乍然輝煌起來，像在極度空虛中爆發出來的笑聲樣地令人心顫。她蹲下來，面對火口，火恣烈地叫著，她靜靜蹲著，面對火光，絲毫沒有移動；他則坐在圓桌這邊，靜靜望著她，沒有移動。

晚餐時，餐桌上照樣只有碗筷撞擊聲和嚼食聲，她手裏的湯匙伸進小兒子嘴裏，有一大半的飯粒散溢出來。她放下碗，低下頭拾起飯粒，她把飯粒捏成一團，壓得扁扁的，然後她拋開它，兩手擱在桌上，簡單地、寧靜地說：「明天我們去臺北。」

三個小孩瞪著她。

「明天我們去臺北。」

「臺北在那裏？」大女兒問。

「在……很多人的地方。」她答道。

「像街上那麼多人？」二女兒問。

「比那還多。」

二張小臉現出光亮復遲縮的神情。

「我怕人多……」

空氣凝滯，他望著她，而她仍然沒有看他一眼。他端著碗筷，感到無法逃躲那兩對頻頻

遞過來的細脆的眼神。

「爸爸會保護你們。」這句話像一道空虛的音符撞上一張空白的紙張，每個人都震了一下，然後晚餐繼續下去。

他實在想跟她說話，問她爲什麼突然決定要走，但是從她削薄的臉龐，從她每晚躺在他身旁的僵硬身軀，他懷疑他還要問什麼，他只能輕輕地說這個「噢」字，做爲他在黑暗中坐了卅八年的結論。

她站起來把鍋子內的熱水舀進大木盆裏，把木盆推向牆邊，水溢出來，她拉上布幔，身影遁失了。他可以感覺她除去衣服的皮膚粗率的顆粒和沁出的如新割的青草的味道，他想起這麼多的夜晚他坐在雕花圓椅上聽她的潑水聲，總會令他想起小時候躺在澡盆裏，母親把水輕輕潑在他身上的那種潤潤的暢達。而現在她的潑水聲多麼凌亂，多麼衝激，他感到的是陣陣針扎的劇痛。他又嗅到那股濃烈的藥味，小火爐上擱著藥壺子，母親屈身搧火，濃烈的中藥味溢出來，他想嘔。

他站起來，打開木門，冷風灌進來，驅散藥味。他走出去，抬頭望天空，黑夜無窮無盡地罩下來，他不必躲，太久了，他在黑暗中站太久了，他已無力走向光亮。他只是這樣站著，不思不動，黑暗一滴一滴地滲進他骨髓。他站著，一秒、一分、一天、一年，時鐘滴滴答答地走著，剎那間，他在黑暗中已不止站了卅八年，而是整個陳家從陳孔周起的一百多

年。

他想：「我們家從來没有人怕黑，假如媽媽能活久一點，我就可以更不怕黑了。」他這樣想著時，冷風捲起他的衣角，他知道他已無法不思不動地站在黑暗中了。他移動脚步，有一樣東西撞上他的鞋，他俯下身拾起它，那是一柄黑色的柴刀，剛才她劈了柴忘記拿進去的，他握著它，進入厨房。

她已不見了，他關了門，熄了燈，走進臥房，黑暗中他能分辨出她的鼻息，那是像一道涓涓水流般的流暢的音符。他在窗邊坐下來，眼睛對著床舖的方向，他發現她的鼻息岔了，她翻過身，涓涓的水流聲又接續下去。

他就這樣坐著，望著黑暗中的床舖，時鐘滴滴答答地走著。小兒子夢中喊話聲穿進他耳裏，電燈「啪」亮了起來，她探出蚊帳外，匆迅地望他一眼。

「怎麼不睡呀！」

他没有回答。她的臉轉開去，下了床，打開衣櫥，拿出珍藏的紅絲絨套裝，在衣櫥旁邊背對著他，換起衣服來。之後她打開另一個橱櫃，抓出那個他從美國帶回來的褐色皮箱，開始把一件件衣物放進去。

他望著她，而她不再看他，一逕垂著頭從衣橱裏挑揀衣物疊進皮箱裏。突然他發現她疊進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他的，他全身顫抖，他站起來，走向她。

「妳不要扔下我。」他全身抖著。

「當然希望你也一起離開。」她仍然没看他。

「我不能走。」

「我一定要離開。」

「不要！」他扎掙著。

她抬起頭來瞪著他，兩隻充血的眼珠暴突，她瞪著他，大聲叫道：

「讓我出去，我不要在這裏陪你一起埋下去，你是鬼，你是空殼的鬼，我不能陪你，這間大厝已經都壞了，以前我看你是神，現在我只求你放我走出去，我有三個小孩——」

她突然看到他右手上握著柴刀，那柄黑色的柴刀逐漸上揚，她退後一步，瞪著他平靜的、溫和的臉，她衝向門口，他在門檻上追上她，她幾乎没有叫出聲就倒了下去。

他轉過頭，蚊帳縫口有兩對驚駭的眼睛對著他，他走過去，掀開帳子。

「來，爸爸替妳們換衣服，我們去臺北，不要怕，爸爸會保護妳們的。」他溫和地、極富感情地說。

他把沾血的柴刀擱在床沿，開始替她們換衣服，那兩對驚駭的眼睛仍然望著他，他撫撫她們的臉頰，溫柔地說：「爸爸帶妳們去臺北。」

他探身進去床底抱出小兒子，望著他微蹙的眉頭，他全身又開始發抖，他把他抱在懷

裏，無力舉起刀。他喃喃唸著：「爸爸會保護你們，爸爸會保護你們。」他感到兩臂痠麻。高大的屋頂密密遮壓著，他是無處逃躲的，他想他的兒子也必然無處逃躲。

他打開房門，走出屋外，天已濛濛亮起，遠處有鷄啼聲。他走完最後一趟的家園，再回到房間來，換好他父親的唐裝衣褲。然後把他們帶到客廳裏，然後自己也躺了下來。

那一夜

•鄭寶娟

鄭寶娟，一九五七年生於台灣雲林，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廣告公司文案、美商公司秘書、《中國時報》藝文記者，現在法國進修。著有短篇小說集《短命桃花》（1986年希代版），散文集《本城的女人》（1988年希代版），中長篇小說《望鄉》（1984年聯經版）、《青春作伴》（1986年聯經版）、《他們・她們》（1988年時報版）、《從前從前有一條蛇》（1988年希代版）等十餘書。

本文收入鄭寶娟短篇小說集《短命桃花》（1986年希代版）。

他再一次遇見她，在由台北開往淡水的最後一班火車上。

她由另一節車廂上車，穿過一節又一節的車廂，在晚班火車疲倦的乘客之間，以一種夢遊般的步容，向他坐的地方走來，放棄了一個又一個的座位，筆直地走向他，把自己安置在他旁邊的位子。當她坐下時，他聽見她輕輕歎了一口氣。

她把原來掛在她肩膀上的一只帆布背包除下來擺在雙膝上，安安靜靜地坐著，眼光望向對面車窗外冷寂的月臺。

這是他第四次——或第五次——在同一班火車上遇見她。先前幾次她總是坐在他對面遠遠的地方，雙手擺在她放在膝頭的皮包上面，眼光穿過清冷的車廂，靜靜地望著他。她看起來年輕、健康，結實而苗條的身軀裏，有一股藏不住的青春活力，像商業廣告影片裏賣清涼飲料的業餘模特兒。但是不，不完全是那個樣子，在她白裏泛紅的臉上，那一對大而憂悒的眼睛，使人在深深的一次對視後，完全消滅掉先前她明麗的外表給人的愉快印象，那眼睛裏除開憂悒以外，還有一種輕微的焦慮，像一個遺失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而又被迫放棄去追尋者會有的失落神色一樣。她憂悒、焦慮的眼光，一開始就困擾著他。

現在她終於走向他，坐到他身邊，她與他之間的距離小得只容得下一本書。但是她不再看他，她的眼光淡淡地飄遊在月臺上稀落而行色匆匆的行人上面。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讀她的側面像，瀏海斜斜地覆住她半邊的額頭，有幾根頭髮幾乎要飄入她的眼睛裏，她有女人臉上少見，濃而黑的眉毛，大而長的單眼皮眼睛，瘦削的鼻樑，微微顯得俏皮的小圓鼻頭，還有一張唇形明確的嘴。細緻而富彈性的皮膚標示了她的年齡。他猜她只有二十歲，但是如果把她那對透著疲倦和憂傷神色的眼睛也考慮進去，也許她是二十五歲、二十六歲，甚至是三十歲。

當月臺上鈴聲劃破逐漸靜寂的空氣，火車汽笛聲隨後拉起時，她的眼睛輕輕地閉著，濃而長的眼睫毛在雙眼下面刷上兩道淡淡半弧形的陰影。她似乎知道他一直在讀著她的側面影，當火車開動時，她張開眼睛，突然轉過頭去望著他，遞給他一個迅速而短暫的笑容。

有一瞬間，他的意識陷入一種白盲狀態，是她望著他的眼光和那抹突然的笑容，撞擊到他內在最隱秘的部位，像無意中發現的一張老照片，頓時把人拉向某一個遙遠的時間與空間的點一樣。她使他想起他最熟悉的一個人。

那是他的亡妻。一年多前，她在一場冗長而痛苦的疾病糾纏之下，從醫院她所住單人病房的窗子往外一躍，提早結束了她年輕的生命。那年她才三十歲，在那場病之前，她是一個年輕、美麗而又令人愉快的伴侶，他們一起生活了三年多，像世上所有最相愛的夫妻一樣，

每天兩人在各自上班前與分別下班後，都會以長長長長的擁吻與一串串甜蜜的叮嚀做爲惜別儀式，他愛她愛得幾近瘋狂，她的亡故幾乎把他徹底擊垮，有一段時間，接近他的親友爲了防止他尋短，背著他做了協議，以安慰他的喪妻之痛，輪流到他的住處去監守著他。

他爲了逃避他們難以抗拒而又惱人的關懷，也爲了尋求心靈上的自癒，毅然辭去了原來那分平穩而具發展潛力的企劃工作，離開台北，離開他與他妻子共同的家，離開那分日夜盤桓在他心口腦際對往事不死的記憶，散髮於山林。

但是記憶不死。他對他亡妻的愛變成一種向虛空拋擲的徒然呼喚，那呼喚落回心中，越沈越深、越積越厚。她已經成爲他的一部分，而一個人是無法逃離自己的。他在漂泊了半年多後回到台北，找到一份在期貨公司翻譯電文的晚班工作，搬離台北，住到依傍著淡水河出海口一棟被屋主荒置多年的小別墅，在黃昏時出門工作，在近午夜時才回到住處，過著一種半退隱的生活。他的朋友和老同事說他「大隱隱於市」，把他當成一個現代爭相競奪大都會裏的逃兵，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逃避的只是過度喧嘩的都會生活，那種生活會擾亂他企求平靜的心靈，擾亂他對他亡妻完整的回憶。

是的，回憶不死。在台北開往淡水的晚班火車上，一個綺年玉貌女子丟擲給他的一個明媚笑貌，就足以勾起他深埋心底的回憶。他再一次吃驚地發現，他失去多麼珍貴的東西。他匆匆回報他身旁的年輕女子一個屬於陌生人之間的禮貌性微笑，然後把眼光拋向對面車窗外

緩緩流逝的流麗都市夜景。

火車經過北投時，他坐的車廂上來兩個夜歸乘客，那兩張被生活榨得不餘一絲生趣的臉孔擺在他視線的正前面，有幾分鐘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他在心裏跟自己玩一種在長期搭乘晚班火車後培養出來的「讀人」遊戲，他由對方的衣著及行爲語言去猜測他們的出身、學歷、職業及家庭狀況。

但是眼前那兩個中年男人挑撩不起他業餘心理學家的興趣，那兩張表情空白的臉，令他的想像力疲倦，他跟自己宣佈放棄了。他的眼光再回到身邊的女子。

當眼光游走到她手上捧的那本書時，他結結實實吃了一驚。那本墨綠色封面、燙金字體的洋文書，第一眼就搶去他所有的注意力。他微傾著身子，以便在更近的距離下看清印在封面的書名及作者名字。他重複檢閱了兩次，才確定他眼睛所看到的並不是出自幻覺。燙金字的書名是「Grateful to Life and Death」，作者是R.K. Narayan。那是當代印度小說家那萊陽所著的小說「感謝生命與死亡」，書中描述印度人所用荼毘方式的喪葬風俗，講述人在臨終前，如何親密地與親友共度生命中的最後時刻。他知道那本書。

他的心在胸腔中卜突卜突地跳。那本書對他具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意義，那細緻流麗的燙金書名像是一種記憶索引，在幾秒內把他推回曾令他深深苦痛的過去，而伴隨回憶而來的，卻是一種令他無以名狀的亢奮情緒。

就在他妻子亡故前最後幾個星期中的某個下午，他在中山北路一家外文書店裏找到那本書。那個時候，他跟辦公室告了長假，全心全意地陪侍著他的妻子，當她清醒著時，他便唸些有助於安撫病人情緒的書給她聽。在書店的架子上看到那本書時，他第一眼便爲那深富哲學意味的書名所吸引，他感覺自己需要一本能幫助自己以更豁達的態度，面對生命中疾苦與離散的書，他爲自己買下那本書。事實上，在那一場與惡疾冗長的纏鬥中，他所承受到精神上的苦痛並不亞於她。但是他不能在她面前顯露出受打擊的樣態，他必須每天儲備足夠勇氣與微笑的能力面對她。

但是那萊陽的「感謝生命與死亡」並沒有帶給他額外的力量。在故事的末尾，那個悲傷絕望的丈夫在法師把他的愛妻遺體投入熊熊燃燒著的火中時，他感覺他的生命已空無一物，他還記得那個丈夫在葬禮歸途上的內心獨白，「當猛烈的火光逐漸吞噬掉她時，我們踏上歸程，一羣麻木不仁的人。在我們穿過樹林時，我抵抗不了回頭張望的衝動。我望著火焰伸向天空，那景象在我心中留下一種怪異的疼痛。生命裏既已不再有訝異和震驚，因此我望著那道火焰也就不再激動了。對我來說，最大的真實莫過於此，其他都不具意義……從今以後，生活裏再也沒有什麼事物能使我焦慮或興趣的了，因爲我已喪失了所有的一切。」

幾天以後，他的妻子從病房那扇鑲在七樓的窗子往下跳，把自己跟體內長期凌遲著她的頑疾一起摔得七迸八裂。他還記得那一天裏每一秒鐘所發生的事。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場

景，就此跟定了他一輩子。

他記得那個早晨，她在醫生與護士巡視過病房以後，她打了個手勢要他到她的床頭去。

他只要一閉上眼睛，便能看到她唇上那道下垂的曲線，使她的臉呈現出一抹抑制的微笑。她說：「你應該回家把自己好好洗刷乾淨，換一套漂亮的衣服，而且你頭髮也太長了，像把亂草。我原來那個英俊的丈夫那裏去了？」

他對她微笑。她是個勇敢的女子。他應允她：「好，給我兩個小時，我去把他找回來。」

她笑了，伸出插著針管的手去摸他的臉頰，說：「好人兒，在你去把他找回來之前，我先親一下這個邋遢的丈夫一下。」

他把臉遞給她。她突然伸出雙臂緊緊箍住他的脖子，把他整個拉向她的胸腹，在他耳邊呻吟著說：「愛人，我的愛人，我多想好好再抱你一次，好好再吻你一次，但是我沒有太多的力氣。而且我病得太厲害了，病使我變得非常不漂亮，我很傷心。」

「不要說傻話，妳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如果他們舉行全醫院的選美活動，妳一定會當選本院最美麗的病人。」他企圖顯得幽默與樂觀，說詞自己聽起來都覺得像外國電影裏的對白一樣肉麻。

她給他一個倉卒而微弱的笑，把頭偏向另一邊。他看到兩顆淚珠從她的眼眶迅速地滑落

到枕上。

他俯身向她，雙手捧住她的頭，用唇汲乾了留在她臉上的淚珠。

當他走向病房門口時，她又輕輕挪動身子，以瘖啞的聲音說：「昨天下午我看了一段Narayan 的那本書。後來那個女人死了，我看到大夫告訴她的丈夫，她的體溫在逐漸下降。」

他打住步子，回首吃驚地望著她。

她嘆了一口氣，又說：「後來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不過我想那是一本有趣的書——不是有趣——這樣說不對，如果我沒有生病，我會把它當成一本嚴肅的有深度的小說來讀。」

他又企圖微笑。他想，也許討論一本嚴肅的文學作品有助於轉移她對自己病情的注意力。他折回她的床頭，以一種大學生在教授與同儕間起立發表研究心得的口氣說：「那本書對印度人所用的喪葬風俗有很深刻的描述，尤其是他們所用的荼毘方式——荼毘這兩個字妳懂，我想這樣翻譯是沒有錯的。我想就文化的觀點來看，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他報告的研究心得支離破碎，不知所云。那時他腦中突然閃過一個荒誕的念頭，他想，當我們面對人生真正的災難時，一切的哲學都不再管用了。

她顯然也對嚴肅的文化差異問題不感興趣。他看到她胸部急速的起伏，乾澀的嘴唇輕微地抖動，她的眼窩泛著一圈焦褐色，但是她的眼睛卻出奇清亮，也許是因爲剛剛才被淚水洗

刷過。她專注地凝視著他的眼睛，提出另一個問題：「但是他愛她吧？故事最後怎麼說？」

他花了一分鐘才意會了她的問題，她急於知道的是那個丈夫在喪失了妻子之後，心中最真的感受。他用嘴唇在她鼻尖及唇上各啄了一下，才回答她的問題：「他愛她，愛得超乎他自己的想像，當他們把她火化以後，他發現他的生命已經是空白一片了。」

她顯然被那樣的結局打動，輕輕地吐了一口氣，眼中又泛起一層淚的清光。她說：「他們那麼相愛，她一定捨不得離開他，我想她還會回來跟他在一起的，她一定捨不得把他一個人孤獨地丟在這個世界上。」

「書中沒有說，不過我想妳猜得對。」

她再一次跟他要求一個吻，他給她許多許多個。她用淚水回報他，他把她新生的淚珠在兩人面頰中一一擠碎。然後他回家去幫她找那個她要的「英俊的丈夫」，回到醫院時，她已經玉碎了。那本那萊陽的小說歪歪斜斜地攤在她的睡枕上，事後他在倉卒間看到扉頁中的一句話：「分別的時候到了。」

而此刻他身旁那個年輕女子正在讀那本冷門小說，在近乎子夜的時刻裏，在一輛隆隆駛向黑夜核心地帶的晚班火車上，這樣離奇的邂逅，這樣離奇的巧合，不由得令他心中產生一個混合著不安與亢奮的奇異情緒，而最令他難以自抑的，卻是她先前拋給他的，那充滿焦慮與渴求的眼光，那眼光中承載著一種難解的訊息，逕自引著他去尋找譯碼。

火車停靠在關渡站時，他坐的那一個車廂中其他幾個乘客都下車了。車窗外零零落落飄過幾個步容蹣跚的夜歸人。月臺木柵前幾盆垂頭喪氣的植物，在清寒的路燈照射下，葉片泛著一種迷夢般的銀色光澤，更加深夜的淒涼光景，長久以來，他已經習慣在一種灰色的基調下審讀屬於夜的姿容，沒有任何景物可以在他沈靜的心湖上挑撩起波紋，他仍然呼吸著、行走著，像枚螺絲釘般地寄生在社會的大機器裏，他的心却已經停止去接收與反應外界的一切波動。

但是這樣的一個夜晚令他不安。他下意識地等待事情下一步的進展，就像是一扇深閉的門橫在他面前，他隱隱知道門後有某件宿命性的事物等待著他，只要他把那扇門打開，他就會打開一個謎面。但是他沒有那把開門的鑰匙。

火車再度開動時，他腦中響起一種近似交響樂朦朦朧朧的回聲。火車進入山洞，窗外一片漆黑，車窗玻璃上是車廂內燈光强烈的反光，他腦中的交響樂逐漸消逝，當窗外再度出現閃爍的燈火時，他把臉轉向身旁的女子，正迎向她拋給他的深沈的注視。

他快速地準備了一個笑容，同時找到了開場的話題：「我以前看過Narayan的小說，就是妳正在讀的這一本。這本書在一般書店並不容易找到，呃——這位印度小說家並不是很有名，這本小說也不是一般人會有興趣讀的，所以，」他停下來尋找適當的措詞，幾秒鐘之內，他又決定對她直話直說：「所以當我看到妳手上拿這本小說時，我吃了一驚，嗯，很大

一驚。事實上，這本英文版的小說也不容易讀，有些生字我甚至在一般的英文字典上也找不到。妳這麼年輕——。」他接下來準備要說的是：「妳這麼年輕，怎麼有興趣、又怎麼有那種外文程度讀它？」但是他沒有接下去說，他發現自己的開場白太長，同時他的思考也被她清明、專注的眼神給打斷了，那眼神他是如此熟悉，他跌入她深深的瞳孔裏，像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家，躺在自己的床上一樣，外界的一切早已自然退位了。

「這本小說我一年前讀過，讀了其中一小段，那時候我正生着很嚴重的病，連呼吸都覺得費力，所以就把它扔在一旁，沒去讀它，」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眼光在他臉上搜尋着他的表情，像一隻走在仙人掌上的貓一樣謹慎地緩緩對他綻放出一朵笑容，接著又以出奇的興奮口吻對他宣佈：「後來，我又好過來，重生一次，完完全全的又好過來了，我想起我以前沒有讀完的那本書，唉，對不起，我說的是這本書，」她輕輕拍了手中那本書的封面一下：「了不起的Narayan，我忘不了這本書，結局太美了。我一個最重要的朋友曾經跟我說過這本書的結尾，你知道，那是一年多前我害着重病的時候。跟你說過了，後來我重生了，不再生病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這本書來看。這本書不好找，我寫信給我在美國的一個姑媽，她花了一個下午，才在柏克萊書店街的一家書店幫我找到這本書。」

她長長的敍述一度把他的神經絞到瀕臨崩裂邊緣，有關她一年多前害着令她連呼吸都覺得費力的病，有關Narayan小說中那個淒美的結局，有關一個她最重要的朋友曾跟她講述

那個故事的尾巴等等，都把他推在那扇關著謎面的門微啓的細縫旁，然後當她提到那個遠在美國的、曾經花一整個下午在柏克萊書店幫她找 Narayan 小說的姑媽時，又一記把他扭回現實。

他坐在一部隆隆駛向午夜的火車上，想起他美麗、早凋的妻子，那個他在人世間最愛重的人兒，內心再一次興起一層深沉的悲愁。他想，相思是一條無岸之河，會把人拋擲在一種意識的空茫狀態裏。他把頭轉向車窗外，窗外遠方是淡水河上朦朧而迷茫的漁火，還有觀音山沉沉的側身影。他對自己苦笑，笑自己竟然期望在一個火車上多次巧遇的女孩身上，找回一份已註定永遠失落的感情，他甚至强迫自己承認，曾有那麼幾分鐘時間裏，他以迎接人間至高奇蹟的心情，錯把眼前這個雙十年華的少女當成自己的亡妻，把陰陽、天人之隔當成一道運動競賽場上的低欄，只要輕輕提起身子便能一躍而過。罷了罷了，他强迫自己承認因爲對亡妻思念成疾，而導致短暫的意識錯亂。罷了罷了，下了這班火車之後，他終究會把自己安置在活生生的現實裏頭的。

火車停靠在終點站。他拿起公事包，像一個好教養的紳士一樣，對與他共行一段夜路的女子欠身、道再會，他說：「妳也住淡水？」

她對他猛烈地搖頭，緊緊抿住雙唇，好像一個重刑犯堅持不肯招供，以免除可能的刑罰一樣，她堅定地坐在原來的位置裏，用那雙專注得近乎無恥的眼睛反視着他，等待他進一步

的行動。

他的眼光由車廂游向月臺。他看到乘客一個個魚貫走出月臺，看到收票員機械性地從一隻又一隻的手中接過車票，看到月臺上已完全沒有乘客的蹤跡。他的眼光再回到她臉上，回到她的眼睛。她正以堅定的眼光迎接他的逼視。

他輕輕移步，提醒她：「月臺門要關了，不下車嗎？現在已經沒有回臺北的火車了。」

她像一尊石像般地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只有眼睛還在活動，在他臉上來回搜尋，像在等待他的邀約或斷然的拒絕。那一瞬間，他不由自主地做了個決定：「下車吧，否則妳會被鎖在黑漆漆的火車上。」

她把手遞給他。當他與她穿過月臺時，那個矮胖的中年站務人員從他手中接過兩張火車票，以一聲砰然的關門聲做爲他們讓他逾時工作的精神制裁。他們走出月臺，走到火車站前的廣場時，他才驀然發現她一手緊緊勾住他的腰身。他用一隻巴掌輕輕覆在她擱在他腰際的手上，只要用一點點想像力，他想，他們就會像一對倦遊歸來的戀人一樣，朝著同一個目標前進，走向一扇門、一個家。

但是事情並不是這個樣子的，完全不是。現在掛在他手臂上的是一個陌生的年輕女子，他不知道她來自何處，不知道她是何許人，更嚴重的是，他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安置她。

他拿開她擺在他腰上的手，轉向她，說：「好晚了，」他舉起左手，作勢看了一下腕

錶：「好晚了，糟了，妳怎麼辦？妳家在那裏？」

她終於開口了：「我不打算回家。」

「那麼妳要到那裏去？」

「也許你願意先讓我陪你走一段？」

「然後呢？」他問。

「然後呢？」她用左手的食指輕輕敲她左邊的太陽穴，再把同一個問題拋給自己一次：「然後呢？然後你可以不管我。」

「我不能不管妳，」他堅持：「我不能不管妳，」他想說，妳那麼年輕，那麼美麗，那麼吸引人，我萬萬不可能把妳拋擲在這子夜荒涼的小鎮上。但是他說：「告訴我，妳爲什麼坐火車到這裏來，無親無故的，又不想回家，又不知道該在那裏落腳？」

她再度緊緊抿住雙唇，擺明了拒絕回答他的問題，只是站在他跟前等待他發落。

他僵直地立在她面前。下一秒鐘，她伸出雙臂，緊緊勾住他的脖子，用一種近似乞求的聲音，在他耳旁低語：「讓我陪你回家，讓我，求求你。」

她整個人都在他的懷抱裏，那個年輕溫熱的身軀，令他記起女人會帶給男人生理上的亢奮狀態，那種滋味已經離他好遠好遠，像一場醒過來後難以確切記憶的夢境一樣。他放縱自己，兩隻巴掌大力握住她的腰身，把她提離自己一步，說：「不要這樣子，妳並不認識我，

妳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人，妳怎麼可以跟我回家？」

她仰頭，向著他：「我知道你，很知道。」

他反問：「很知道？」很知道？知道我的過去，我的現在？知道我的苦痛與厭世？知道我曾經擁有過又失去的情愛？他知道自己又準備跳那道陰陽與天人兩界的低欄了，他知道自己不斷地在盼望奇蹟、盼望超現實的際遇。但是他不容許自己如此地在活生生的現實裏迷失自己，他緊急煞住，重新再提出同一個問題：「妳知道我，很知道？多知道？告訴我，多知道？」

她一手握住他的腰，仰著頭冷靜地回答他：「很知道，知道得比你想像的多。」

她很篤定地對他點點頭，表示承諾。他跳離她一步，壓著聲音嚷：「說：說妳知道我什麼？快說，說——」他在一伸手就可觸及她的距離正面對著她，她的臉半邊罩在不遠處路燈泛著青綠色的銀光之中，原本顯得圓潤的臉蛋突然呈現出一種奇異的蒼白與瘦削，片斷的記憶浮上他腦際，場景是在醫院那間他最熟悉的病房，同樣泛著青綠色的燈光，他正把一串在地下道買的玉蘭花掛在吊點滴藥瓶的鋼架上，他的妻子輕輕喚他的名字：「正傑？」他帶著一抹悽楚的笑轉頭向著她，看到她蒼白而瘦削的臉上那對依舊清亮的眼睛，他的妻用微弱的聲音說：「把那串玉蘭花給我，」他把花擺在她攤開的掌心之中，她把那串還帶著水珠的花兒拿到鼻子前，露出愉快的笑容，說：「好香，我喜歡這花兒。」

他閉上眼睛，對自己搖搖頭。又來了，也許我該去找一位心理醫生，也許他會告訴我，我創造了一種精神病醫學裏的特殊病例，「一個遭受喪偶之痛的男人以幾近瘋狂的方式，搜尋他配偶復活的各種證據，並且完全說服了自己。」云云。

他眼光又回到她臉上，對她猛烈地搖頭，像個害著熱病的人一樣語無倫次對自己說：「不可能的，她不過是愛搭晚班火車夜遊的怪異女孩，她那麼年輕，那麼健康，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瘋了，老天爺，求求祢，這是不可能的。」

她望著他的眼中充滿祈求與愛憐。她對他伸出一隻手，輕輕撫摸著他左邊的臉頰，喚他的名字：「正傑，你怎麼啦？」

他拍額頭，對她攤攤雙手，氣急敗壞地答：「我瘋了，我竟然把妳想成另一個人，把妳想成我太太，我瘋——」他講到一半，突然停下來，有幾秒鐘彷彿石化了般地僵立在她面前，接著倒退一步，歪著頭，壓著聲音問她：「剛剛妳叫的是我的名字？妳叫我正傑？我沒聽錯？」

「正傑，我叫的是你的名字，」她冷靜地回答他，然後沉靜地站在他前面，等待他的反應。

他一個大步趨前向她，一把把她攫向自己，這次他沒有控制聲量，像一個身分被揭穿的情報人員一樣，準備放手做最後一搏，「說，快說，」他搖撼著她的肩膀，對著她的臉吼：

「快說，不要再那樣神秘兮兮的了，說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說妳原來說的，說妳怎麼很知道我，知道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多。快說！」

她掙脫開他的掌握，退離他幾步，眼光投向遠處的街道，陰著臉跟自己商量如何回答他一連串的問題。她考慮了很久，也許有三分鐘或五分鐘，也可能是二十分鐘那麼久。他叫自己冷靜，他等待的是最完整的解答，他不能嚇退她。

「好吧！」她重重地吐了一口氣，臉上表情凝重得像是準備退掉一枚訂婚戒指或忍痛宣佈放棄一樁永遠不會有結果的戀情一樣。她眼光游回他臉上，正視着他的眼睛，說：「好吧，正傑，我告訴你，我喜歡你，嗯，你可以說，我在暗戀著你，我到處打聽有關你的一切，打聽你從前上班的公司和現在上班的公司，也打聽你什麼時候下班，搭什麼車子回什麼地方。好吧，我告訴你實話，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找到你，你以前的老同事告訴我你離開台北，跑去隱居起來，我又去打聽你的爸爸媽媽，他們說你很傷心，不準備見任何朋友，你媽媽說你的心碎掉了，她在電話中講着講着就哭了起來，她拜託我如果見到你，要好好的勸勸你，安撫你——對不起，我騙她是你大學的同班同學，跟你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個月前我又打電話到你爸爸媽媽那邊去，你媽媽告訴我，你回到台北了，在一家期貨公司上班，她把公司的電話號碼告訴我。我在你公司門前等，等了好幾天，沒看到你上班下班，後來我又打電話到公司去詢問，他們告訴我你上的是五點半到九點半的晚班，於是我又去等你下班，跟

你到火車站去，跟你一起上火車，跟你一起坐到終點站。」

她說得很完整，像是一個私自演練多次的證人在法庭上提出的證詞一樣合理、無懈可擊。但是他隱隱感覺有某些地方有漏洞，他知道她說的只是部分的事實，最關鍵性的部分被很技巧地遺漏掉，而那被遺漏的部分恰好就是真正的謎底。

他在腦中重述她的說詞。好吧，正傑。你可以說我是在暗戀你，我到處打聽有關你的一切。好吧，我告訴你實話，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找到你，你以前的老同事……。好吧，正傑。他在這裏煞住了思考，好吧，正傑，正傑。「好吧，妳一開始怎麼知道我叫正傑？」他停下來，他知道自己充其量也只是個玩票性質的偵探，「好吧，妳又說妳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找到我。現在告訴我，在那一年多以前，妳又怎麼碰到我，發現我——我的可愛，妳說妳在暗戀我——好吧，假設我是可愛又可被暗戀的。那麼一開始妳又怎麼知道我的名字，怎麼知道我原來上班的是那家公司？」一席話說完之後，他立即更正自己對自己原先的估計，事實上，他已經提出了最關鍵性的問題，只要稍加訓練，他認爲自己可以當個合格的偵探。

她似乎沒有預期他會提出如此直指核心的問題，一下子被夾在思慮的死角裏。她做出一臉凝重的沉思表情，像是在腦中一路回溯上去，去到某一處時空的際合點。當她再把臉轉向他時，她又恢復了冷靜的神情，同時遞給他一個倉卒的笑容：「我曾經在中山北路的一個地下道看過你，那時候你停下來，跟一個小女孩買一串花。我想起來了，你買的是玉蘭花。你

臉上的憂悒表情吸引了我，我想也許你正準備去跟一個朋友道別或送行。我看到你拿着那串玉蘭花，走出地下道，我想你是個溫柔、深情的男人。我承認，我被吸引，一路追隨。」

一路追隨，追隨到午夜，追隨到一處火車支線的終點站。他再度對她也對自己搖搖頭，他想，要不是我把大部分自己丟擲在對過去的回憶裏，也許在如此的時刻，面對如此的人兒，會有更尖新的感受。但是他太過敬仰自己曾經擁有過的情感經驗，以致於再無餘裕去接受並且容納任何新生情愛的喜悅。他由她的臉望向子夜小鎮清冷的街道，嗅着遠方海上吹來的帶着海潮腥味的風，腦中浮起年輕時代默誦過的片斷詩句。慌亂底夫人，妳急於探詢我的航程，卻沒有察覺我擱淺的心。假若我不能從妳腰身探測出我的航圖，夫人，我已從妳貴潔的頸項聞及陸地的氣息。貴潔的夫人，在這深夜裏——我們閉目啓程，往被時間湮沒的港口駛去。他又想起另一些句子，是這樣的：揣變我的孤寂需要這無邊、賣力底關注，是不是？貴潔的夫人？

「妳被吸引，因爲我向一個小女孩買了一串玉蘭花？所以妳一路追隨？追隨到這個小鎮來？」

「是的。」她答。

他執着她的手，像個父兄一樣：「有一些瘋狂，也許在我年輕一些的時候，我會被打動，但是現在我很疲倦，我下班後只想回家看看書、聽聽音樂，洗個澡，好好睡一覺。

走，」他拉着她的手：「走，我們找輛計程車，我把妳送回家去。」

她投給他一個帶着戀慕與乞求的眼光，那眼光打動了他，他整個跌入她黑眼珠裏瞳孔最核心的部分，像一個倦遊歸來的旅人把自己交給自己最熟悉的一張床一樣。他在心中喃喃呼喚他亡妻的名字，然而在這樣的時刻裏，他發現他更需要的是一點屬於人的溫熱的鼻息。

她把身體貼近他，用一種低得像耳語般的聲音對他說：「帶我回家，帶我回家吧，我走了千迴百折的路，就是想讓你握着我的手，接我回家，回我們的家去。」

夜降得更低了，他們頭頂上的水銀燈撩起夜幕的一角，他們像兩個演員，在觀衆都離席散去之後，還置身在荒漠的舞臺上處理未了的劇情。他拿起她纖細柔軟的手，帶着惜別的意味，說：「忘了妳剛剛說的傻話，現在我們去找輛計程車，我送妳回台北，送妳回家去。」

她把手平貼在他的心房，嘆了一口氣，面對他疲憊的臉孔，終於決定讓步，她對他點點頭，冷靜地說：「好吧，你送我回家吧。」

在駛往台北的計程車上，他重重地把自己擲向後座椅子的靠背。已經過十二點了，在平常那個時候，他早已把自己洗刷乾淨，安置在床上了。而現在他正陪着一個剛剛認識的年輕女孩回家，像大學時代舞會結束後，屬於年輕戀人之間午夜的漫步一樣。

進入市區之後，她簡短地指示司機方向，又維持住沉默。她把頭轉向窗外，靜靜審讀着夜台北的姿容，偶爾回過頭來，憂傷地望他幾眼。車子在她指示下，轉入一條深深的巷中，

她打開車門，跳了下去，跟他說：「到了，我就住在這一棟大樓。」她指着車子左邊一棟兩層樓洋房。

他移動身子，靠向對着她的車門那邊。那一刻，他突然不能忍受在一次峯迴路轉的共行之後，與她那樣草草道別。他走出車門，握着她的一隻手，跟她說：「不要再去公司等我下班，不要再搭那麼晚的火車到淡水，不要胡思亂想，那很——」

他的話被她猛然轉頭的動作打斷了。那道鐵門在鏗然的金屬撞擊聲中打開了，一個年約五十歲的男人霍然走出鐵門，筆直地走向他們兩個人站立的地方。

他還來不及開口，那個男人便大手一揮，指着女孩說：「妳回二樓去睡覺，上樓前先去跟妳媽媽說一聲妳回家了，她還在等妳。」

那女孩匆匆地看了他一眼，微啓着雙唇，好像準備開口說話，但是下一秒鐘，她緊閉起嘴巴，別過頭，向橫在她前面的男人點一點頭，一閃身便穿過兩個男人，隱身在那道鐵門後面。

他注意力回到前面那個男人臉上。那個男人向他揮手示意，他們兩人都前進幾步，暴露在車前燈的照射之下，他那一瞬間突然明白了對方的用意，他一定是被當成一個誘拐年輕女孩的放蕩男子，那個做父親的想要在强烈的燈光下仔細審閱他的人。

他用抗議的口氣對那個足以當他父親的男人說：「車子在等我，我得再回淡水去。」

對方以堅定到近乎霸道的口氣對他說：「車子很多，隨招隨到，先讓車子走吧。」說完便大步走向司機座位旁的窗口，以同樣堅定的口氣對司機說：「這個先生還有點事要辦，你先走吧！」然後退離一步，等待他的反應。

他毫無選擇餘地。眼前這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像一個面對足以傷害他孩子的頑敵一樣，具有一種不怒而威的父性脅迫力，另外，他也有停下來與對方談談的衝動，那種衝動是起於半個晚上一直被他强行壓制下去的好奇心。他掏出皮包，付了計程車車資，揮手要司機把車子開走，然後冷靜地等待眼前這個男人的進一步指令。

「孩子已經上樓去睡覺了，進來屋子裏談一談吧。」對方的口氣已經和緩下來，但是用的仍然是命令句式。

屋子裏燈火通明，顯然這一家人都還沒準備睡覺。他進入寬敞的客廳，一眼撞入他視線的是那張掛在牆上的，放大的彩色全家福照片，照片中的背景是這一家的客廳，嚴父慈母坐在沙發椅裏，臉上帶着一種飽經人情世故的父母慣有的開明中略顯驕矜的笑容，立在沙發椅後面的是兩個粉雕玉琢的年輕男孩與女孩，他認得那個女孩，不，認得那張臉，但是照片中的她是那樣不更人事，天真明朗，今晚他所見的她，卻是那樣凝重與憂悒，使得他幾乎難以在兩者之間畫上一道等號。

「那張照片是她哥哥準備到美國留學前拍的，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那個時候她沒考

上理想的大學，正在補習班上課，準備重考。」那個男人站到他身旁去，與他一起看那張照片。「你看得出來嗎？這個女孩變了，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似的。」

他對他身旁那個男人點點頭，說：「她以前顯得比較活潑、天真，比較快樂，」他下了個結論：「您的這一對兒女真是出色，您一定很驕傲，擁有這樣兩個金童玉女。」

做父親的似乎被他的話打動了，再開口時已完全撤除對他的防心：「他們一向乖巧、可愛，從沒真正讓父母擔過什麼心，」說着，指着對面的椅子要他坐下來。「直到她發生車禍，我指的是女孩。一年前，大概接近兩年了，她正離開補習班回家的路上，在過十字路時，被一輛機車撞昏了，從此雖然傷好了，她卻變了個人，什麼都不對。從醫院回家一年多，她甚至没有叫過一聲爸爸或媽媽，好像她只是這棟房子的房客。」

做父親的說到這裏，停了下來，口氣又恢復了原先的冷峻：「我還沒有請教這位先生的大名？你跟小女是怎麼認得的？」

是的，回到正題了，做父親的正開始盤查女兒的交遊對象，企圖在對方身上尋找把他女兒帶離正軌的證據。他豎起背脊：「先生，我必須解釋一下，事實上，我幾乎算不得是她的朋友，我只是個陌生人，今晚她跟我搭同一班火車到淡水去，就坐在我身旁，到了終點站已經十一點多了。我知道她只有一個人，便送她回家。當然，」他補充：「我們在車上曾聊了一會兒。」

對方仔細地聽他陳述，思索並審核他話中的真確性。他想起那女孩在火車上跟他說過的話——「好吧，正傑，我告訴你，我喜歡你，我在暗戀你，我到處打聽有關你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告訴一個父親這樣的談話內容，雖然對方看起來是一個經得起打擊的人。他把背輕輕放回沙發椅背，說：「先生，這就是事情全部的經過。」

對方臉上顯現出一種不耐煩的神色，像一個訓導長般用嚴厲的口氣說：「對不起，你們下了計程車時，我正站在鐵門後面，我一直在等她回家，車子一入巷口我就聽到聲音，準備出門去看看是不是她回來了，」他停下來，兩眼直逼他的眼睛，好像要用凌厲的眼光直接逼出事實一樣，「對不起，我聽到你跟她說的話，你說什麼來着？」那個父親臉上有着顯著的不滿，他引述他對那女孩講的話，「你說，不要再去公司等你了，不要再搭那麼晚的火車到淡水。我看到你握着她的手對她講話。對不起，你很難教我相信你與她只是剛剛才在火車上認識的朋友。」

眼前是一個精明嚴厲的男人，他面對對方的質詢，一時竟無詞以對。他沉默了幾秒鐘，尋找應對之道，但是兩個男人之間劍拔弩張的局面被從內室裏走出來的一個女人打破了。那是個年約五十歲的女人，顯然爲了出來見生客而先在房間整個裝，顯得整潔、端莊。他在牆上的照片中看過她，她是這個家庭的主婦。

她坐到她丈夫的身邊，看了他一眼，然後轉過頭問她丈夫：「這就是送她回家的那位先

生？」她語調輕柔溫暖，不像她丈夫那樣嚴厲逼人。然後她遞給他一個友善的笑，說：「我們都爲那孩子擔憂死了。」

他想，她顯然在內室裏仔細聽過他們兩人的對話了。他說：「我聽說了。」

她變得急切起來，好像對着一個醫生描述孩子的病情一樣，凌亂、快速的把事情仔細再陳述一次：「她被車子撞了，補習班打電話到家裏來通知我們。她傷得並不重，左腿小腿骨折，醫生說傷勢沒有大礙。幸虧撞到她的只是一輛機車，否則，啊——」她用手輕輕掩住嘴巴，彷彿她撞到的是一個令她不敢去想像的念頭。「醫生說一切會沒事的，她只在醫院住了五天，她曾經在被撞到時嚇昏過去，她一向膽子小，不能見血的。」

她說到這裏突然停住，轉頭過去看她丈夫一眼，好像在徵詢他的同意，讓她把一樁不能輕易示人的家庭秘密宣告出來。

她丈夫拍拍她的手背，示意她繼續說下去。她又看了他一眼，眼中是出奇的坦然與信賴。「她傷好了，甚至沒留下什麼明顯的疤痕，但是她人整個變了，醫院曾經提到那是一樁遺忘症，說人在碰到嚴重的意外傷害時，有時會出現短暫的遺忘症現象。但是她一直沒有記起以前的事，她甚至好像不認識我，不認識她的父母，這件事情已經有一年多快兩年時間了。」

他曾經聽過類似的故事，但是那是屬於高深的精神醫學的範疇，沒有他置喙的餘地，他

能夠提供給眼前這對焦慮的父母的，只是一個專注的傾聽者罷了。

他們都在等待他的意見。他在他們殷切的注視下，提出了屬於一個旁觀者的意見：「我看她滿正常的，她思路——她說話條理明晰，而且我看到她在火車上看的那本書，那是一本很難讀的英文小說，我跟我太太都是外文系畢業的，以前我們買過那本書。以她的年紀來說，能看那樣的書，外文程度一定很高。」

「這就是最教我們感覺吃驚的事了，」那個父親突然顯得不安起來，好像他又再一次被迫去面對一個令他深感頭痛的問題一樣，他說話的口氣已經失去原來的冷靜：「她發生車禍以前，英文一向唸得不好，她大學兩次報考的都是甲組，因爲她理工方面的頭腦比較好。好啦，她撞了車之後，英文突然唸得很好，補習班的老師後來打電話來說，請我們讓她改報乙組，因爲她語文方面的程度很高，唸文科對她比較有利。」

他太太接着說：「很怪是不是？連醫生都拿不出解釋來，我們帶她到處去找醫生，醫生都說她是醫學上的特殊病例。她簡直變成另一個人。一年多前她有時候回家都還會迷路，但是她卻知道很多別的事情。補習班的老師說她書唸得很好，一定可以考上最好的國立大學外文系。她書架上的書都被她換掉了，她讀的都是洋文書，前一段時間她一個姑媽從美國打電話來，還跟我們提到她寫信要她幫着買一本英文小說的事。她姑媽也吃驚，說她連字體都變了。」

他也吃驚，他想起那女孩看的那本那萊陽寫的「感謝生命與死亡」。他感覺有股寒流由他的背脊一路往上竄，竄到他的腦門，把他的思考凍結住了，只感到「轟——」的一聲，有幾秒鐘時間，他的意識陷入一種白茫狀態裏。

那個母親焦慮地審讀着他的臉，帶着疑惑的口氣探問：「很怪，對不對？」

那個父親也被他妻子的疑惑感染了，望着他，說：「聽起來真不可思議，是不是？幸虧我們都是讀書人，不容易相信牛鬼神蛇的事情，否則真會亂了方寸。」他力持冷靜，回到他妻子出現之前的談話正題：「先生貴姓大名？剛剛你提到跟小女在火車上碰面的事，你還没說完。」

他幾乎失去了思考能力，但是他知道他必須冷靜下來，讓自己一步步走向事實的核心。他倉卒地答：「噢，我以前在同一班火車上看過她幾次，但是今晚我是第一次跟她聊天。您知道，抱歉，之前幾次我們只是搭同一班火車，她遠遠坐在一旁，我們不可能講話的。」說完他才想起他還没告訴他們他的身分。他翻公事包，在裏頭找到一張名片，遞給男主人。

「張先生？」男主人遞給他一個禮貌的詢問眼色，好像終於決定採信他所有的說詞，口氣裏是對一個陌生人應有的客氣：「我應該謝謝你送她回家，淡水離台北的路那麼遠，讓你這樣來回跑兩趟。」

女主人同時陪了一臉表示感謝的笑容。她說：「你還没孩子吧？做父母的總是這個樣

子，爲孩子擔驚受怕的，」她停下來，不安地看了她丈夫一眼，又逕自把話說下去：「我先生說過的，我們都是讀書人，不輕易相信那些江湖術士的話，不過說來很巧，有一個禪寺裏的住持提過，說一個人在面臨生死交關的時候，神魂會游離軀殼，飄向虛空，那時候，如果附近有死不瞑目的鬼魂在遊蕩，會乘機强佔他的軀殼，住了進去，就像一隻鳥强佔另外一隻鳥的鳥巢一樣——」

男主人這時伸手去抓他太太的手掌，阻止她說下去。做丈夫的清清喉嚨，正色地對他說：「女人一慌起來，就會到處去求神問佛，什麼事都信，也難怪她，連醫生都處理不了的事，你教她去問誰出主意？」女主人把手從她丈夫的掌握中抽出來，好像是要澄清他對她的印象，下定決心把話說得更清楚一些：「其實我也不是迷信，實在是事情發生得太巧了。那個下午，當我女兒在綠燈亮起，已經快要穿過十字路口時，就快走到對街了，但是她突然停了下來，這是那個撞到她的年輕人說的，她突然停下來，紅燈已經亮了，停住的所有的車子都開動了，她突然在慢車道站定，抬頭望向斜對面的大樓，於是車子就撞向她了。」

她在看什麼？她看到什麼？「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那個憂傷的母親提出一個問題，又自己回答了那個問題：「她看到對面那棟醫院，有個人，有個女人，從一扇窗子往外跳。有人跳樓自殺啦，她被嚇住了，嚇得魂兒都飛啦，所以像塊石頭一樣定在那兒，就給機車撞上啦。」

男主人把他的妻子摟住，用摟着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做安撫的動作，一邊爲他妻子沒有講完的話做了補述：「我女兒被送到醫院。那個晚上，我們從護士小姐那邊聽到一件事，說住在七樓的一個女病人，因爲久病厭世，趁她丈夫回家的時候，從她住的病房的窗子往外跳，當場把自己摔死。我女兒顯然正巧看到她跳出窗子，所以當場被嚇壞了。」

他張大嘴巴，從面前的一張臉望向另外一張臉，當他的眼光游離開那對老夫妻的身上時，一眼看到由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正站着他在火車上邂逅的那個女孩，她正用焦慮、憂悒的眼光靜靜地看着他。

新世代小說大系

——時代的注脚

您對當代小說家及其作品有無完整深刻的認識呢？

身爲現代人的你我，在爲近四十年文壇上傑出的小說家喝采的同時，我們更想爲時代留下一些注脚——「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完整地蒐錄當代名作家最具代表的作品，希望能爲現代史作爲一個印證！

如果您喜愛當代小說，那您一定更想對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有更深入完整的認知。藉著「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我們企圖抓住台灣戰後四十年來快速複雜的變貌，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多位名家都給予本書十分大的肯定。其中余光中先生也鼓勵本書：「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讀者之前。」

生在富裕的自由中國，唯有更好的文學環境，才能培養國民寬廣的胸襟及高遠的見識。

而「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是當代最值得您收藏的一部時代智慧結晶！

新世代小說大系

卷	定價	卷	定價
1政治卷	定價200元	7科幻卷	定價160元
2都市卷	定價160元	8神秘卷	定價160元
3工商卷	定價160元	9武俠卷	定價160元
4鄉野卷	定價200元	10校園卷	定價160元
5心理卷	定價160元	11愛情卷Ⅰ	定價160元
6歷史/戰爭卷	定價160元	12愛情卷Ⅱ	定價160元

全套精裝定價：四五〇〇元
全套平裝定價：二〇〇〇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　劃撥：0017944—1

〈張曼娟二書〉

- 海水正藍（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笑拈梅花（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彭樹君二書〉

- 薔薇歲月（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給愛麗絲（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詹玫君三書〉

- 曾相識（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血色的桃花（中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趴在窗臺上的貓（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陳稼莉二書〉

- 遭遇（中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在夢的邊境（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楊明三書〉

- 風箏上的日子（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薄荷心事（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在陽光下道別（小小說） 定價120元

〈陳凌二書〉

- 最後的溫柔（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當我醒來風滿樓（小小說） 定價110元

〈苦苓編選四書〉

- 心的露珠（勵志小語） 定價100元
- 考試過一生（小說精選） 定價120元
- 一考定終生（小說精選） 定價120元
- 中國2020年（散文精選） 定價110元

…………最好的希代！

縱橫文學領域　馳騁書的世界

希代文叢　希代書系

最值得攜帶！…………

〈感人五書〉

- 感人的書（名著欣賞） 三毛等著　李敬、許燕選編 定價140元
- 感人的詩（詩詞欣賞） 琦君等著　蕭蕭選編 定價110元
- 感人的散文（散文精選） 林文義選編 定價120元
- 感人的信（名人書信） 應鳳凰選編 定價130元
- 感人的日記（名人日記） 應鳳凰選編 定價120元

〈文壇才女書〉

- 明月前身（短篇小說） 鹿憶鹿著 定價100元
- 宛在水中央（散文精品） 王靜蓉著 定價100元
- 若望今塵（短篇小說） 林雯殿著 定價120元
- 打開心內的門窗（散文精品） 黃雅歆著 定價110元
- 六分之一劇（短篇小說） 蔡素芬著 定價110元

〈情愛系列〉

- 花自飄零（長篇小說） 林剪雲著 定價110元
- 把愛找回來（短篇小說） 高雷娜著 定價110元
- 摺紙鶴的女孩（短篇小說） 楊秋生著 定價110元
- 未加糖的咖啡（短篇小說） 蓬丹著 定價110元
- 雙面火鶴（短篇小說） 陳艷秋著 定價120元
- 高樓上的心（短篇小說） 陸玉清著 定價120元

〈苦苓著作六書〉

- 書中書（好書評介） 定價100元
- 小小江山（雋永散文） 定價120元
- 外省故鄉（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誰偏激？（雋永散文） 定價120元
- 不悔（浪漫情詩） 定價110元
- 愛人天下（雋永散文） 定價110元

〈大陸文學〉

- 人啊，人！（長篇小說） 姜穆序 戴厚英著 定價140元
- 懷念蕭珊（巴金十年作品） 巴金著 定價100元
- 貞女（短篇小說） 古華著 定價120元
- 性的獨白（長篇小說） 祖慰著 定價120元
- 甦醒的春天（短篇小說） 賈平凹等大陸作家合著 定價110元

〈有情五書〉

- 當時年紀小（稚情散文） 李敬編著 定價120元
- 親情就是根（親情散文） 許燕編著 定價120元
- 鶼鰈情深（愛情散文） 桑柔編著 定價100元
- 濃濃的鄉情（鄉情散文） 林錫嘉編著 定價100元
- 我從眷村來（眷村散文） 青夷選編 定價100元

〈傑出散文〉

- 颱風眼（小說散文） 林文義著 定價100元
- 離離散紅（散文精品） 蔡碧航著 定價100元
- 感性蕭蕭（蕭蕭散文自剖集） 蕭蕭著 定價140元
- 背後的腳印（散文精品） 林仙龍著 定價110元
- 宛若昨日（散文精品） 鍾喬著 定價120元
- 花間心事（散文精品） 詹錫奎主編 定價110元

〈侯文詠二書〉

- 七年之愛（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誰在遠方哭泣（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郭強生二書〉

- 掏出你的手帕（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傷心時不要跳舞（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黃凡三書〉

- 都市生活（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東區連環泡（小小說） 定價110元
- 你只能死兩次（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林黛嫚三書〉

- 也是閒愁（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閒愛孤雲（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閒夢已遠（小小說） 定價110元

〈蘇菲三書〉

- 借花行（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待月女孩（短篇小說） 定價110元
- 絲路花雨（中篇小說） 定價110元

〈吳淡如三書〉

- 淡如輕風（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人淡如菊（短篇小說） 定價120元
- 昨日精靈（散文精品） 定價110元

〈汪笨湖二書〉

- 長江有愛（長篇小說） 定價110元
- 男子漢大豆腐（掌中小說） 定價110元

〈阿盛主編二書〉

- 新台北人　定價 130 元
- 新小說人　定價 120 元

〈尤今三書〉

- 迷失的雨季（遊記散文）　定價 100 元
- 沙漠裏的小白屋（遊記散文）　定價 140 元
- 太陽不肯回家去（遊記散文）　定價 120 元

〈吳玲瑤二書〉

- 女人難爲（生活散文）　定價 100 元
- 化外集（生活散文）　定價 110 元

〈林清玄四書〉

- 雪已經開始下了（散文精品）　定價 120 元
- 雪中之火（美學散文）　定價 200 元
- 孔雀的幼年時代（精美小品）　定價 110 元
- 海的兒女（報導精品）　定價 140 元

〈海外文學〉

- 海的哀傷（散文精選）　田新彬選編　定價 100 元
- 夢的流浪（小說精選）　林煥彰選編　定價 110 元
- 從美國下手（報導文學）　李勇著　定價 100 元
- 深山薄雪草（散文精品）　綠騎士著　定價 100 元
- 生氣吧！中國人（政治散文）　叢甦著　定價 110 元
- 家在美國（短篇小說）　謝家孝著　定價 120 元
- 赤道鄰居（遊記散文）　林豐明著　定價 110 元
- 隨我到天涯（遊記散文）　呂慧著　定價 130 元

〈鄭寶娟三書〉

- 短命桃花（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本城的女人（散文精品）　定價 120 元
- 從前從前有一條蛇（長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年度代表作〉

- 海峽散文 1986（散文精選）　阿盛主編　定價 160 元
- 海峽散文 1987（散文精選）　阿盛主編　定價 160 元
- 海峽散文 1988（散文精選）　阿盛主編　定價 140 元
- 海峽小說 1986（小說精選）　黃凡主編　定價 120 元
- 海峽小說 1987（小說精選）　黃凡主編　定價 140 元
- 海峽小說 1988（小說精選）　黃凡主編　定價 160 元

〈黃秋芳九書〉

- 我的故事你愛聽嗎？（小說集）　定價 120 元
- 金針菜（極短篇）　定價 110 元
- 速寫簿（隨訪錄）　定價 110 元
- 風景（文學筆記）　定價 120 元
- 紅塵舊事（散文精選）　定價 110 元
- 吻痕如刀（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雪星星（長篇小說）　定價 100 元
- 蓮花（長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盛夏之雪（雋永散文）　定價 110 元

〈阿盛著作四書〉

- 散文阿盛（十年自選集）　定價 150 元
- 阿盛別裁（當代雜文）　定價 120 元
- 吃飯族（當代雜文）　定價 120 元
- 滿天星（當代雜文）　定價 120 元

〈精彩小說〉

書名	類別	作者	定價
•長夜漫漫	(中短篇小說)	陌上塵著	定價 100 元
•不該遺忘的故事	(短篇小說)	林央敏著	定價 110 元
•回家的方式	(短篇小說)	履彊著	定價 100 元
•溫瑞安回來了	(短篇小說)	溫瑞安著	定價 100 元
•朝九晚五的故事	(短篇小說)	許振江選編	定價 100 元
•親愛的……	(短篇小說)	今靈著	定價 100 元
•上海人	(長篇小說)	吳正著	定價 180 元
•我是你的憂鬱	(短篇小說)	王定國著	定價 110 元
•俑舞	(中篇小說)	何偉康著	定價 130 元
•惡地形	(短篇小說)	林燿德著	定價 130 元
•櫻吹雪	(短篇小說)	葉桑著	定價 110 元
•解謎人	(長篇小說)	黃凡、林燿德合著	定價 120 元

〈世界文學〉

書名	類別	作者	定價
•伊甸園	(世界名著)	海明威著 劉蘋華譯	定價 120 元
•完美的陌生人	(中篇小說)	楊錦郁譯	定價 100 元
•總主教之死	(文學瓌寶)	維拉・凱瑟著 劉蘋華譯	定價 110 元
•格雷的畫像	(文學瓌寶)	奧斯卡・王爾德著 劉蘋華譯	定價 110 元
•芳草天涯	(文學瓌寶)	戴西亞・馬瑞尼著 劉蘋華譯	定價 100 元
•樂天者的女兒	(文學瓌寶)	尤朵拉・韋爾蒂著 劉蘋華譯	定價 100 元

〈生活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有話直說	李・艾科卡、桑尼・克廉費爾合著 胡洲賢譯	定價 180 元
•愛・生活・進行式	利奧・巴士卡力著 吳玲瑤譯	定價 110 元

〈新世代小說大系〉

書名	編者	定價
•政治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200 元
•都市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工商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鄉野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200 元
•心理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歷史／戰爭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科幻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神秘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武俠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校園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愛情卷 I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愛情卷 II	黃凡、林燿德主編	定價 160 元

〈小說族叢書〉

書名	類別	作者	定價
•都市夜窗	(短篇小說)	《小說族》策劃	定價 120 元
•他在幽暗盡處	(短篇小說)	《小說族》策劃	定價 120 元
•我的未來不是夢	(短篇小說)	高雷娜著	定價 120 元
•31 個女人心	(小小說)	《小說族》策劃	定價 130 元

〈詩歌之旅〉

•情詩·詩情	(古詩賞析)	戚宜君著	定價130元
•單身日記	(新詩精品)	林　彧著	定價100元
•人間短歌	(小品精選)	張雪映選編	定價110元

〈文化報導〉

•過橋集	(文化散文)	陳　橋著	定價110元
•人間燈火	(報導散文)	古蒙仁著	定價100元
•開放的美感	(美學欣賞)	蔡宏明著	定價180元

〈外遇系列〉

•遊戲之後	(小說精選)	許振江選編	定價100元
•美麗的錯身	(情書實錄)	無　葉著	定價100元
•愛的深淵	(日記實錄)	李芸兒著	定價120元

〈定價如與書本定價不同，則以書本為準〉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3·7172226·7135736
FAX：7176097
郵撥：0017944-1

東區連環泡

你有沒有想過：在公元紀元的某一天，通過台北橋時，得搭六個鐘頭的臥舖，或者是乘坐熱汽球？

你有沒有想過：當你從台北西區要到東區去時，必須手執羅盤針，再帶上開山刀、登山索？在路上，甚至有人攔截你高喊：此路是我開，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

你還有沒有想過：有一天過馬路時，必須像買公車票一樣，購買路票，再由專人護送你穿梭過千百倍於今天的擁擠車陣？……

這些，如果你還沒想過，黃凡都已替你想到了，他用一貫的精準筆法，描寫出台北市東區連串的精彩「事蹟」。

黃凡小小說

——《東區連環泡》

定價110元

「新台北人」的作家世界

林雯殿——

《若望今塵》 在超越她的經驗範疇裏，她能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個小說人物，她的小說，煥發出理想與抱負來。

吳淡如——

《淡如輕風》 她多變的風格，大概源自她多變的個性吧！「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寫小說總有這樣淡淡的無奈。淡如說。

《人淡如菊》 吳淡如的第二本書，風格與她的第一本書迥然不同，有兩情不負的似水柔情，有無怨無悔的溫柔。

棘茉——

《寂寞星期六》 一名叫棘茉的女子，道出都市中一則則寂寞的傳奇。她以諷刺、詼諧而又幾許憂傷的筆意，來詮釋寂寞。

詹玫君——

《曾相識》 詹玫君說，對自己最大的期許，不過就是寫點東西。這麼單純使她快樂的念頭，讓她提筆寫作，願意在生命裏，騰出最大的空間來容納。

《血色的桃花》 詹玫君給人一種沈鬱安靜的感覺。文章亦復如此。她企盼每位讀者，從書中看到一個流麗鮮活、冷暖有情的世界。

蔡素芬——

《六分之一劇》 蔡素芬下筆很嚴謹。如同她對人性衝突，對許多現象，所持謹慎觀察與反省的態度。《六分之一劇》正是這樣一本謹愼而具反省性的小說作品。

「新台北人」的作家世界

楊明——

《風箏上的日子》 楊明筆力很强，行文清淨有思，出手甚高。「風箏」被她拿來作爲愛情的象徵，所以風箏的收放和愛情的收放，便有意義上的關聯。

《薄荷心事》 什麼樣的記憶，可以在風中留藏？透明的心事，容不下太多滄桑……

蘇菲——

《借花行》 春若有夢，不在歌樓，秋若有情，總如水流。踏花或是看花，無非人生道上借路行過。

《待月女孩》 蘇菲說，我一直深深喜愛著自己筆下這些故事，因爲是我用它們來留下我的成長，表達我在青春歲月曾經有過的一些夢想、追求，或者失落。

《絲路花雨》 甫走過絲路，蘇菲一襲風塵僕僕。逍遙自在的跳脫之後，擁有一顆靈敏細膩的心。

林黛嫚——

《也是閒愁》 她的筆調特殊，看似平常的故事中，卻細膩鮮活的描繪出人物心態，尤其女性的纖柔、特質。

《閒愛孤雲》 林黛嫚說，沒有什麼事是始終一致的，人如此，生活如此，我的小說世界也如此。

《閒夢已遠》 林黛嫚說，《閒夢已遠》是個結束，結束其求變的心意，也是個開始，開始下一個階段的行程。

新小說人

他們都很年輕，却不是現實的社會人。
他們都有赤子之心，却不是懵懂無知。
他們把關心社會的責任担在肩上，因此，他們得在明朗的外表下，加上一份智慧與冷靜。
讓我們一旁凝視，看看這些「新小說人」在抛開輕狂，留下無華時，如何向年少道別，放歌一路隨風去！

阿盛主編

本書由：郭強生．江兒．洪維勛．安克強．林群盛．林文華．侯文詠等合著

20位當代名家推薦

苦苓（作家）

台灣的小說家一向紛爭最少而創作最勤，如果台灣文學界要拿這四十年的成績與人較量，那麼小說是當然的代表隊；而這套「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有如小說國手的選拔，具有時代的及歷史的意義，甄選工作的客觀與認眞，更保證了這支代表隊的優異素質。

梅新（中央副刊主編）

台灣小說已經進入一個整合與再出發的紀元，《新世代小說大系》適時推出，驗證了台灣小說的新變貌，從中我們發現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嶄新的主流，以及新典範的確立，這是一部深具文學史意義的鉅製。

康來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讓我想起小說史的《太平廣記》《三言》《二拍》《晚淸小說大系》以及新文學運動後《中國新文藝大系》。而較以上諸系列尤具特殊意義的，是這套大系將登陸「社會主義中國」，以展現「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希代的用心和行動正是，「書寫當代」「創造當代」的見證。

陳信元（文學史料專家）

在即將跨入九十年代前夕，這一套大系的出版，有它劃時代的意義。一是囊括了百位新世代的佼佼者；二是依作品類型分卷的編選方式，擴大了讀者視野，深化了對社會各層面的關照；三是提供了近二十年來社會變遷的縮影並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游喚（建國工專教授）

①註明原刊雜誌名稱，發表時間。②相關評論宜列於附註。③已入選之每一位作者已出版著作（小說爲主），或單篇未結集作品，而皆未入選者，宜一一列於參考資料欄。④作者生平資料及個人之寫作觀亦可簡短文字列存之。

新世代小說大系

黃永武（台北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可以量測出這股後浪的高度。後浪當然是以前浪爲推波助瀾的依憑，所以它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前浪的洶湧澎湃，也可以預知未來一波更後浪的滔天之勢。

詹錦基（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八〇年代的文壇特色，在於新人輩出，形成群雄逐鹿的熱鬧紛紜景象，而《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正適時的爲這繁華景象訂做了一個美麗的框架，掌握了新世代的呼吸與脈動。這樣的一套書系，是值得嘉許與期許的。

葉石濤（元老評論家）

我一向認爲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壇對於新生代作家是冷漠的，而且對他們的評估太苛酷了些；這冷漠和苛酷的背後隱藏著老一代作家的自私與誤會。我希望「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給海峽兩岸的老一代作家帶來瞭解與反思的機會；究竟他們是台灣文學未來的旗手呢！

[illegible]（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

這是一套極有價值的大書。新世代小說家在質和量上比上一代更值得探討，但年輕作家常被忽視，感謝希代爲文學貢獻心力。

龔鵬程（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1.總序太簡單，能不能對台灣這四十年來小說作者之成長與小說寫作，做一綜覽全局的評述？現在的總序，有點像編輯報告。

2.或放棄「總序」，改寫爲編輯凡例或編輯室報告，然後再於每一卷卷首自撰或邀人撰一通論該卷小說之序文。